

第三十九卷　第九號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 第九號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初版

（渝版）每冊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郵費

社長 王雲五

編輯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商務印書館

三十二年六月份

出版新書

工商管理一瞥 王雲五著 定價國幣一元

本書敍述工商管理範圍深入淺出，不僅工商界所應讀，即各種職業學校專科學校皆可采爲課本。

當前的物價問題 伍啟元著 定價國幣二元

本書說明當前物價問題的性質，分析物價變動的原因，和建議解決物價問題的方法。

現代中國社會問題（第三册） 大學叢書 孫本文著 定價國幣三元六角

本書爲全書的第四編，討論農村問題。

蘇渥洛夫大元帥 東國譯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本書爲一劇本，敍述俄國蘇渥洛夫大元帥自我犧牲之精神。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陳寅恪著 定價國幣壹元捌角

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綱要，悉包括本書中。

教育行政（上卷） 國立中正大學叢書之一 羅廷光著 定價國幣伍元貳角

本書用哲學的、歷史的、比較的及科學的四種方法以研究教育行政，陳義精微，取材淵博。

法律之謎 唐表民著 定價國幣玖角

何爲法律？乃法律哲學上爭論百餘年而尚無答案之大問題。著者在本書中發表其對於此一問題之看法。

比較地方自治論 呂復著 定價國幣三元

本書分三編：第一編論地方自治之定義，起源，區域等等；第二編論高級地方自治組織，第三編論下層自治機構。全書系統完全，以實用爲旨。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一本第一、二分合刊 定價國幣肆元貳角

本集刊括有「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兩漢刺史制度考」「漢代社祀的源流」「漢簡中的河西經濟生活」「跋高句麗大兄冉牟墓誌兼論高句麗都城之位置」「登科記考訂補」「唐代物價的變動」「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 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等九編。

廣東省的華僑匯款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叢刊第十八種 姚曾廙著 定價國幣玖角

著者調查十六個地點之華僑匯款機構，及僑匯之數額，翔實可靠，足供研究僑匯問題者之參考。

新原人 馮友蘭著 定價國幣肆元伍角

此爲馮友蘭先生貞元之際所著書之第四種。論人生中諸種境界及才、命、死、生諸問題。書序中謂係繼「新理學」而作，爲人安心立命之用。已讀「新理學」者不可不讀此書。

中國之電信事業 趙曾珏著 定價國幣一元

本書對於我國電信發展之經過，全國電信網之佈置原則，電信材器、業務、人事與財務都有簡明扼要之闡述。

外交學 蔣科遜原著 郭節述譯 定價國幣貳元捌角

本書追溯外交理論之歷史的發展，研究晚近外交行政的變遷。並闡述外交政策，外交禮節，外交人員考選和任用方法，網羅宏富，立論精到，允稱外交學中罕覯之傑作。

以上各書均照定價十倍發售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東方雜誌

第三十九卷第九號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國際問題的看法問題

陳啓天

什麼是國際問題？國際問題就是國家對國家的問題，除國家對國家的問題以外，別無所謂國際問題。國家對國家何以有問題？因為每個國家都想求各自的生存發展，自然不免利害衝突，而生出問題來。各個國家對於有關的國際問題，必須有適當的做法，然後才能保障其生存發展。要求有適當的做法，又須先有正確的看法。做法是隨看法而來的，沒有正確的看法，便難有適當的做法。

對於國際問題的看法，因人而不同。粗略分說起來，有常人的看法，有專家的看法，有通家的看法。常人對於國際問題的看法，多半是依據斷片的國際消息，而雜以個人的感想與希望而成。這種看法，有時也能偶中，但不正確的成分佔多數。專家對於每個具體的國際問題，能夠提供較多的資料，以證明其看法。因此專家的看法比較常人的看法為正確。這是專家的長處，也是人們所以重視專家的緣故。不過專家也有短處。專家的最大短處是他的看法，常常不免有所偏蔽；是他的看法，只能看見局部，不能看見全體；只能看見小處，不能看見大處；只有分析的看法，缺少綜合的看法。這即是通常所謂「專家的偏見」。常人的看法多誤，自不可輕於信賴。專家的看法多偏，也不宜完全信賴。我們對於一切國際問題，要不為常人的看法所惑，又不為專家的看法所蔽，便須有更進一步的看法。所謂更進一步的看法，便是通家的看法，也可稱為超專家的看法，或政治家的看法。有了這種看法，然後可以衡量常人和專家的一切看法，而不為他們所誤了。

所謂通家的看法，我們以為須常常把握着以下三個要點：第一、通家對於國際問題，須先有當前整個世界的基本看法。當前整個世界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世界？通家對於這個問題，須有一種正確的解答，即須有一種正確的看法。要正確的解答這個問題，不可先有成見在心，只須實實在在看看當前整個世界究竟如何。原來當前整個世界，不過是有許多國家在地球上各求生存發展。國家與國家間的競爭，非常劇烈。只有治強的國家，才易於生存發展。弱亂的國家，便難於生存發展。這是自古以來的事實，不僅當前整個世界如此而已。換句話說，當前整個世界，不過是一個「新戰國時代」的世界，強國努力爭霸，弱國努力爭存，與我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有些相似。新戰國時代的看法，便是我所說當前整個世界的基本看法。如果我們談論一切國際問題，不能常常把握着這種基本看法，便難免於自誤誤國。我們常常把握着這種基本看法，才知道一切國際問題的重心，不在國際，而在國內；不在空懸世界理想，而在力求國家治強。國家能治能強，對於一切國際問題，都易有辦法。國家不治不強，對於任何國際問題，也難有辦法。國家已治已強，不妨高談世界理想。國家未治未強，雖有世界理想，也無救於自己的滅亡。所以韓非說：「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見韓非子五蠹篇）內政是外交的根本。國家治強，是解決一切國際問題的鎖鑰。我們如不正確認識當前整個世界是一個新戰國時代的世界，便難免忘卻一切國際問題的根本與鎖鑰，而漫談空中樓閣了。所以通家對於一切國際問題，須先有當前整個世界的基本看法，即須有新戰國時代的看法，才不至以幻想當事實，以希望當可能，而摸不着國際問題之門！（我國甲午戰役以後，即有人提出新戰國時代的看法，例如墨子閒詁俞樾序文，已有「今天下一大戰國也」的話，可惜沒有人接着詳細發揮。

愼戰前，我與幾個朋友重新提出此種看法，詳見中國法家概論及國防中心論兩書。抗戰以來，我們又繼續發揮此種看法，詳見新戰國時代論叢，新社會哲學論，及民族的反省與努力三書。）

第二、通家對於國際問題，須有戰前戰時與戰後的一貫看法。戰爭是自有國家以來的一大事實。這一大事實，使原始社會變成原始國家，使原始國家變成封建國家，使封建國家變成君主國家，使君主國家變成民主國家。這是國家本身因戰爭而產生的演變，有各國歷史可資證明，不待詳說。這一大事實，又使國際關係發生劇烈變化。有的國家，因戰爭而強盛了；同時，也有的國家，因戰爭而衰亡了。戰爭旣也可使國家衰亡，於是有些人厭惡戰爭，詛咒戰爭，而主張停止戰爭，使世界大同，永久和平。果眞世界能大同，和平能永久，也是人類的大幸福。可惜事實告訴我們，世界尙未大同，和平不能永久。我國先哲富於理想，在兩千年前，卽已提出世界大同、永久和平的說法，但是至今還未見實現過。今後何時能實現之，也沒有人敢斷言，並給我們以保證。過去每經一次大戰爭，總有理想家提出種種永久和平計劃，然而實際只有暫時和平，並無永久和平。前次世界大戰後，我國有些人相信永久和平可從此實現。不料不到二十年，又發生這次世界大戰。這次世界大戰尙未了結，又有人在那裏高談戰後永久和平問題。我敢大膽告訴永久和平論者：永久和平，也許一百年至一千年以後，可以實現。但是這次大戰以後，則決不能立卽實現。因爲這次大戰，決不能解除永久和平的一切障礙。戰後經過若干和平時期以後，仍舊還要發生戰爭。我們明白了這一點，然後可以談戰後世界問題及戰後中國問題。我們要眞正明白這一點，尙須先有戰前戰時與戰後的一貫看法。依據歷史的指示，戰爭之後有和平，和平之後又有戰爭。沒有永久戰爭，也沒有永久和平。無論人們歡喜不歡喜，戰爭是從來無法長期避免的。一個國家爲防戰爭的忽然爆發，在平時不得不從事戰爭的準備，於是戰爭由戰時延長到戰前了。旣經戰爭以後，又須收拾戰爭，於是戰爭又由戰時延長到戰後了。戰前與戰後的和平時期，每每難於很長。通常多半是前一戰爭尙未收拾完結，後一戰爭卽須開始準備。因此戰後不但有和平問題，而且又有戰爭準備問題。戰後的和平，除收拾前一戰爭外，只成爲另一戰爭準備的掩護而已。戰前是戰爭準備時期，戰時是戰爭實施時期，戰後又是另一戰爭準備時期。戰爭貫通於戰時前後，這是我所說戰前戰時與戰後的一貫看法。如果我們沒有這種一貫的看法，便不必高談什麼戰後和平問題，以免自誤誤國。我說這話，並不是說戰後中國不要和平，也不是勸人不談戰後和平問題，只是說我們不可誤信戰後有永久和平，也不可過信任何國際和平組織，而忽略了戰後的另一戰爭準備問題。這次戰後，當係接着下次戰前。這次戰後有戰爭準備，卽是下次戰前有戰爭準備。戰後不忘戰爭準備問題，才配談戰後和平問題。只談戰後和平問題，而忘卻了戰後仍有戰爭準備問題，恐怕不成爲癡人說夢，也要成爲閉門造車了。

第三、通家對於國際問題，須有以本國爲主眼的獨立看法。我們對於國際問題，不但應有看法，而且應有以本國爲主眼的獨立看法。所謂以本國爲主眼的獨立看法，是要徹頭徹尾的着眼於本國國家的生存發展，去看一切國際問題。這種看法，旣不可雜有以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爲主眼的意見，也不可盲從外國理想家或外交家或宣傳家的說法。現在我國談國際問題的人，意見非常參差。其中有一部分原因，由於他們雜有以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爲主眼的意見在內。甲有以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爲主眼的外交看法，乙也有以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爲主眼的外交看法。甲與乙的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的利害不同，因而甲與乙的外交看法也不同。這種不同的外交看法，不但反映出國家的分裂，而且可以促使國家分裂。要使國家免於分裂，必須要求一切談國際問題或外交問題的人，都要以整個國家爲主眼去談，不要再各以一個外國做背境去談。一切在表面上以一個外國做背境的外交看法，就是在骨子裏以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爲主眼的外交看法，決不是國家所需要的。國家所需要的外交看法，必須以國家爲主眼才可。我國人對於國際問題

的看法非常參差之另一部分原因，則由於談國際問題的人，有意或無意間，受了外國理想家或外國外交家或外國宣傳家的影響，隨聲附和而不能自己提出以本國為主眼的獨立看法。當長期大戰的時候，總有少數理想家提出各種國際理想來。一切國際理想，都是可欲的，但不一定是能行的，縱是能行的，也未必於中國有益。如果我們盲目附和，便不免置中國於不顧。所以我們對於任何外國人所提出國際理想，不但要看看國際形勢能行與否，還應以中國為主眼去看看中國可否贊同，並可否參加。每個強大國家的外交家，無不以他的本國為主眼，提出種種外交看法或辦法，以求他國與之一致。為[illegible]他國懷疑，有時還用各種花樣派遣專人在他國宣傳。外國外交家的辭令是動聽的，外國宣傳家的說法是巧妙的。如果我們缺少以本國為主眼的獨立看法，便隨時有墮入外國外交家及外國宣傳家的圈套之危險。又我國談國際問題的人，以外國留學生居多數。因為留學國不同，而發生國際看法的差異，更是常見的現象。甲國留學生的國際看法，有的不免近於甲國。乙國留學生的國際看法，也有的不免近於乙國。又甲國留學生則多主張中國應聯甲國，乙國留學生則多主張中國應聯乙國。因而我國人在外交意見上又發生甲國派及乙國派的差異。殊不知中國所需要的外交看法，不是甲國的看法，也不是乙國的看法，而是中國的看法。中國所需要的外交人才，不是甲國派，也不是乙國派，而是中國派。我國人對於國際問題，多甲國派或乙國派的看法，而缺少中國派的看法，即足證明缺少以本國為主眼的獨立看法。無論在平時或戰時，我國固須盡量爭取與國，以免陷於孤立。但決不可完全以任何外國的國際看法，當做中國的國際看法。外國是外國，中國是中國。他有他的國際看法，我也應有我的國際看法。我國的國際看法，雖有與人相同的，但決不能完全相同。如果我國完全以任何外國的國際看法，做中國的國際看法，則中國便成為外國的附從，而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了。

總之，現代是世界交通時代，任何國家不能閉關孤立，任何國家都有國際問題或外交問題。一個國家要求適當的應付一切國際問題，便須先有正確的國際看法或外交看法。常人的看法，不及專家的看法比較正確，所以我們應該尊重專家的看法。不過專家的看法，仍或不免有所偏蔽。我們應求更正確的看法，那便不能不有賴於通家了。通家對於一切國際問題的看法，首須認定當前整個世界是一個新戰國時代的世界，次須認清戰爭貫通於戰時前後，戰後只有暫時和平，並無永久和平；最後還須抱定以本國國家為主眼的獨立看法，既不可雜有個人或派系或地方的私見在內，也不可盲從任何外國人的看法與說法。這樣的一種看法，才是中國最需要的。所以我們不但希望中國多有幾個國際問題專家，還希望中國多有幾個國際問題通家！

怎樣維持戰後的世界和平

——戰後問題叢談之一——

史國綱

盟國勝利，在緬甸北非之後，可說是為期匪遙了。但是擊敗侵略國，剷除侵略的惡勢力，祇是實現我們理想的一種方法，而我們的最後目的，卻在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否則勝利祇能給與我們暫時的慰藉，對於人類的真正幸福，並不會有重大的供獻。

有人以為在戰爭時期裏，勝利第一，不該談與戰爭無關的事情，以免削減團結的力量。假使勝利是我們唯一的目標，而除勝利之外我

們並沒有其他的希望，這是很對的。不過我們還有比勝利更大的目的。同時依事實而論，祇有在作戰時期裏，在精誠團結的情況之下，各事才容易得到合理的解決。如若我們不利用這個機會，使同盟國之間，對於如何建立和維持戰後的世界永久和平，至少在原則上獲得同意，那末在勝利降臨後不但進行上要事倍功半，恐怕也難有完滿的結果。

所以最近同盟國在美國舉行的各種會議，如救濟難民會議，糧食會議和貨幣會議等等，的確是很好的現象。這可見同盟國方面，已在利用共同作戰時期裏融洽一致的情緒，以謀取關於戰後建設各種問題原則上的決定。由於這點，已經可以使我們感覺到這一次大戰以後世界的前途，必定要比上一次的光明。希望這種會議，趁早多多舉行，範圍展及戰後建設的每一個問題。爲此作者提出怎樣維持戰後世界和平問題，一方面引起同盟當局的注意，另一方面供獻給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們參考。

怎樣維持戰後的世界和平，當然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如若以爲戰後成立一個國際機構，而這個機構有完美無缺的憲章，以及壓制一切侵略的實力，就足夠維持世界和平，未免太簡單了。這實在是多方面的，某一方面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徹底去實施，便足以影響全局。現在且把最低限度的條件，敍述於後：

最重要的，就是對於戰後世界和平的實現，各國是否有堅決的意志。我們知道，在戰爭時期裏，勝利第一，所以同盟國協力同心，精誠團結，而把自己的權利觀念，暫時放棄，以爭取勝利。不但各國士卒，並肩作戰，糧食軍械，互相接濟；就是自己的軍隊，也不妨劃歸他國的將領統率，自己的領土，也可以讓他國的軍隊來防禦。凡是遇到意見不一致的時候，總竭力設法，互相讓步，避免同盟國間感情上可能發生的裂痕，而減弱作戰的力量。這種美滿合作的境地，是獲得勝利不可或缺的。但是和平同勝利一樣，祇有各國願意爲爭取和平而團結，而合作，而讓步，甚至犧牲，眞正的和平才能實現。要知道實現和平的艱難，並不亞於爭取勝利；萬不可在勝利既得之後，就放棄共患難的精神，又恢復自私自利的立場。再重複說一句：同盟國能保持戰時爭取勝利的精神，在戰後來實現世界和平，人類才能有享受眞正和平的希望。

其次，不論關於結束這次戰事的處置，還是建立戰後世界新秩序的辦法，都要以「公」和「平」爲原則。這範圍是很廣泛的，也祇能說其大概。例如對於戰敗國家，決不當專致力於壓迫侵略暴力的復活，而當用感化方法，使這些民族自動成爲擁護正義與公理的信徒。各國疆界的劃定，不應以國防和經濟爲唯一條件，而應考慮民族劃分的眞正界限。世界的資源和市場，應當根據共同繁榮的原則來支配。各國教育，應當以仁愛互助爲其哲學基礎。這種新秩序的建立，不但要使獲得勝利的同盟國之間，覺得公允平正，並且要使中立國和戰敗國，也有同樣的感覺；那末戰後世界才可以說眞正踏上了和平的大道。然而這方面最重要的，還是全人類知識程度的提高和生活水準的增進。換句話說：各民族之間文化進步的情形相等，生活狀況沒有鉅大的差別，眞正和平方始有永垂不朽的可能。能夠互相了解，互相認識，才會精誠團結，協力合作，不至於被野心者所蒙蔽。生活程度相等，窮富情形消滅，各民族之間的疑忌才會盡釋，而能夠安樂相處。有人顧慮到政治思想和主義的不同，或者是今後世界實現眞正和平的最大障礙。然而這個問題，並不像表面上看來那樣的難於解決。祇要各國都誠意爲大多數人民謀幸福，而不爲少數特殊階級爭權利，思想和主義的不同，祇不過是次要的問題。所以戰後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但以公平爲處理的原則，並且要努力設法使牠達到公平的地步，世界才會成爲人類的樂園。

再次，人們保守的習性，應該極力革除，務使有前進和改良的精神。這點看來很小，和上面所說的不相稱，但是關係卻非常之大。我們細細思索一下，已往政治改革，社會演進，那一次不是牠從中作梗。在國際關係中，我們也常聽見一個名詞，就是維持現狀。這顯然

是保守習性的產物，而且是釀成這次世界大戰重要因素之一。當初公平的處理，由於情形的改變，往往會成爲不公不平。假使知道了因環境的改變而成爲不公不平，仍堅持現狀的維持，不力求改善，那末這種頑固保守的態度，爲害至深。勝利降臨後，凡是足以破壞和平的因素，都應該在事前竭力設法摧毀，決不能再被保守的習性，或墨守成法，貽誤大局。所以維持現狀的主張，絕對不能讓牠存在；一切可以增進人類幸福和維護和平的辦法，當積極的和澈底的去實施。

以上所說，乃建立眞正世界和平的基礎。沒有這種基礎，不論上面的建築如何鞏固，也不能持久。因此牠也是任何維持和平國際機構能有實效的先決條件。各國沒有這種態度，這種精神，這種決心，即使戰後的國際機構建立得十分完善，亦難免再踏國際聯盟的覆轍。但是這些祇是使眞正和平實現的方法，需要較長的時期才能夠達到所期望的目標。在這過渡時期內，爲防萬一起見，戰後設立的國際機構內該有制止任何破壞和平行爲的規定。

在這方面，第一，應當再度宣佈非戰公約的原則，就是各國不但絕對不能利用戰爭爲調整國際關係或實現國策的工具，並且承認戰爭是非法的。在戰後，法律尊嚴的恢復，總該是毫無問題的了。所以參加國際機構的國家公認戰爭爲非法，卻是必要的步驟。非戰公約的長處在承認一切戰爭的非法；牠的短處在缺少制裁這種非法行爲的規定；祇要採取其長而補救其短，牠便是維護和平的重要規律。

第二，國際機構內詳訂解決國際糾紛的程序。在檢討這問題之前，必須提及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參加國際機構國家的宗主權，決不應再是絕對的，而對於國際機構的職權，也不能有任何保留的條件。這樣，再把這問題分兩部份來說。一方面是國際機構以內的解決程序。凡是參加國家之間一切的糾紛，到通常的外交方法不能解決時，可以提請國際機構處理。這不但是參加國應有的權利，並且也是一種義務。同時國際機構見到參加國之間的爭端，已有不能利用通常外交方法解決的情勢，但是雙方還不請求代爲處理，經過任何參加國的提議，可以強迫雙方接受國際機構的調解。而對於第三者的這種舉動，應當認爲是善意的。另一方面是國際機構之下，應當設立國際法庭，處理參加國之間偏於法律方面的爭執，以及裁判國際機構所提交的事件。牠的職權範圍，和國際機構一樣，不再有已往種種不合理的限制。總而言之，關於政治性的國際爭執，直接由國際機構處理；關於法律性的國際爭執，由國際法庭處理。如是任何國際爭執，都可以有和平解決的路徑，無利用武力來解決的必要了。假使國際機構的調解和國際法庭的裁判，都已經有正式的結果，但是當事國卻不接受，或接受了而不遵照實行，那末這些便是違法的行爲。至於沒有參加的國家，祇要經過國際機構要求牠爲這事而參加之後，牠的地位就和參加國完全相等。

第三，凡是對於現狀不合理的情形，國際機構內應當規定調整的程序。例如條約，因爲時間的經過，情況的變遷，使簽訂時的作用完全消失，反成爲增進邦交的障礙，雖然牠仍舊在有效時期內，國際機構也應當自動的或被動的，立刻設法修改。又如這次戰後，或者還有委任統治或國際共管的制度。假使在這種區域裏，人民自治的程度已經提高，但是這種制度還存在着，那末國際機構同樣地就該立刻加以調整。其他類似的情形很多，不必細述。第二、第三兩項的目的，就是對於一切足以破壞和平的國際爭執和情況，多開和平解決之門，使戰爭的惡魔，絕對沒有假借或藉口，而有抬頭的機會。知道了這種用意，擬訂細則，便不困難了。

第四，訂定侵略的定義。上面雖有種種和平調解的方法，但是國際間武力的使用，或者是仍舊不可免的，所以訂定侵略的定義，卻非常重要。已往除蘇聯和鄰邦所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中，有規定什麼舉動是侵略外，並沒有其他公認的定義。這便是國際聯盟不能行使裁制的權能，終於坍台的重大原因。關於戰後侵略定義的釐訂，蘇聯的固然是一個很好的參考，但是有一個原則，應當牢記在心：就是侵略的定義，必須要周密而明顯；並且任何舉動，在發生之後，就可以判定

牠是否侵略行為，不必經過調查或討論後才能夠決定。這樣，侵略的舉動一經發覺，就立即可以加以制裁。遲延躭擱，非特使制裁喪失效力，尤足以使制裁的辦法根本難於實行。

最後，對於非法違法和侵略的行為，當規定懲罰的辦法。這又可分三部份來說。(甲)國際機構以內各國的關係，照上面所說的，不但是基於「公」和「平」，並且是誠意互助互惠，以實現共同的繁榮，普遍的進步。這是參加國的權利，而非參加國所不能享受的。這樣，一方面可以吸引世界各國，都來參加，達到四海一家的目的；另一方面開除參加國的資格，便是一種懲罰的辦法。最後國際機構能夠把開除來作為懲罰的一種辦法，牠自身的價值也就提高，而可成為眞正有效能的組織了。(乙)經濟制裁。取消參加的資格，祇使被懲罰者不能享受互助互惠的特權；而經濟制裁，則和被懲罰者完全斷絕經濟的關係，使牠沒有生存的可能。這當然是比開除更為利害的一種辦法。在現今互賴的世界裏，祇要經濟制裁的施行能夠澈底，牠的效力必定足以應付一切。(丙)武力制裁。組織國際軍隊，分駐在全球軍略上重要的地點，的確是使武力制裁易於實施的辦法。但是擬訂方案的時候，有一點應該特別注意，就是任何一國，都有成為侵略者的可能。因此國際軍隊的組織，必須富於靈活性。即使牠的參加份子裏有一個或數個變為侵略者，卻能夠立刻改組，不至於影響牠的效力，或者甚而至於使牠失去運用的能力。所以傳聞中所謂平分海洋防務的辦法，把世界劃分為若干區域，由主要的同盟國分別擔任警衛的職務，未必妥當。概括言之，各國對於國際軍隊，要有人民對於警察同樣的信心，那末牠才是武力制裁有效的工具，集體安全可靠的保障。

這樣，治標與治本，兼籌並顧；世界永久和平，庶幾可期。

戰後德義日的改造

汪叔棣

一

如果認為，一經德、義、日軍事機構完全崩潰之後，對正義陣線作無條件投降的時候，那時，擊潰暴力主義者的工作，就已經完成了的話，那末，也就如同認為正義陣線接受暴力主義者挑戰的時候，就已經完全擊潰了德、義、日龐大的戰爭機構一樣，是同樣的輕信，是同樣不成熟的樂觀，是同樣的錯誤。

當全世界的正義力量，一致地起來，先後與暴力主義者開始了決戰之後，那時起，德、義、日的覆滅命運，當然已經注定；可是，中、美、英、蘇及一切盟國，為了達到牠們實際的軍事勝利，還必須經過了像當前這樣的漫長而又艱苦的鬭爭。同樣，將來德、義、日軍事上完全崩潰的到來，雖然已在不遠；但是從那裏，一直到正義力量完成擊潰暴力主義的工作之間，也還有着相同的距離，而需要牠們再作更進一步的努力。

那末，到底是軍事上擊潰德、義、日戰爭機構這一段工作艱鉅呢，還是由軍事勝利到完全掃蕩暴力主義目標之間的這一段工作，來得艱鉅？看起來，現在恐怕沒有人能夠作肯定的回答。

二

不過，在對德、義、日的軍事獲勝中，畢竟是包含了許多的深刻意義。

首先，牠將是進步的潮流，覆滅了各式各樣開倒車的幻想。德國

納粹主義者的所謂 "to put the clock back"（「使時間倒轉」）的業績，終於化為一場幻夢。義大利法西斯蒂黨徒所謂「恢復羅馬帝國光榮」的狂叫，也跟着落了空。而尤其荒謬的，日本軍閥們中古式的所謂「八紘一宇」超級帝國的夢囈，也徒徒留下了一個笑柄。從中、美、英、蘇及一切盟國的勝利裏，證明了歷史前進力量的偉大。不管開倒車的暴力怎樣雄厚，佈置怎樣周密，其結果，都是徒勞的。

其次，由彼此組織方式上看，牠表明了民主的體制，終於戰勝了獨裁與半獨裁的國家。德、義、日備戰的期間，要比民主的中、美、英、蘇等國長得多。開戰以來，我們也不斷聽到獨裁者們對於民主國家動員緩慢，作戰方法迂緩的種種嘲笑，以為僅僅這一點，已經足以作為牠們擊敗同盟國家的根據了。而不料在始終堅守民主方式的信念下，中、美、英、蘇等國，終於全體動員了起來，鍛鍊了出來。而今被少數獨裁者、野心家、軍閥們支使着，強迫着，催眠着作戰的德、義、日的軍隊，已經面對了以百萬千萬計的，普遍覺醒的英勇戰士，人人富於機動性的戰士。不管希特拉、墨索里尼是怎樣的「超人」，普魯士軍人怎樣的能征慣戰，日本軍閥怎樣捨得「切腹」蠻幹，可是，在壓倒的集體力量打擊下，德、義、日的戰爭機構，祇有一個根本覆滅的前途。這是獨裁制與半獨裁制的慘敗，同時，當然是民主制度與方法的再度顯示了牠的優越性質。"slow but sure"（「緩慢，然而確實」）這一個英國民主制度的格言，到今天，毫無疑問的，被證明是正確的了。

第三，德、義、日好戰主義者們，對於人類善良性格所作的種種侮辱與嘲笑，到今天，他們慘敗命運當前的時候，總算是即要受到應有的報應與懲罰了。依照他們的觀點，愛好和平也者，根本是懦夫遮羞的飾詞。正義感也者，根本是偽君子們不敢挺身而戰時所作的哀鳴。世界上祇有一個美德，祇有一個可以無往而不利的力量，這就是戰鬪，戰鬪，戰鬪！抱着這樣好戰的狂熱，與蔑視一切人類善良美德的心情，德、義、日的暴力主義者，方敢於從事征服世界的狂妄舉措。而不料，事實終於證明了不可磨滅的真理：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到底還不是以戰爭為目的，以戰爭為手段的，德、義、日式的，徹頭徹尾的黷武主義，而卻是愛護和平，富於正義感的，全體人類剷除強暴的力量。依中國習用的方法來表示，匹夫之勇發揮的力量，終於在大智大勇所蘊蓄所發揮無比的大力前面，遭到了根本的潰敗。

所以，這一次大戰的勝敗，是除了德、義、日三國的失敗，與中、美、英、蘇等國家民族的獲勝而外，本質上，根本是開倒車企圖的失敗，獨裁體制的失敗，以及迷信武力的失敗；而同時是前進潮流的勝利，民主體制的勝利，以及正義力量的勝利。不過兩方面都把力量集中在軍事的尖端，於戰場上，於戰爭中，逐漸分出高下與雌雄來而已。

那末，對於這樣意義重大而且深刻的初步勝利，我們將如何推進牠，完成牠，鞏固牠，而且進一步使牠充分貢獻於整個世界與人類社會呢？這卻是一到軍事行動結束後所必須解答的課題。而牠的解答，一定要在戰後改組及整頓德、義、日三國的過程中，逐步逐步地出現出來。

那時起，人類就要開始澈底掃蕩暴力主義的第二步工作。

三

當然，從一方面說，戰後改組及整頓德、義、日三國的方案與內容，根本上，必須受同盟國家軍事獲勝的程度所限制，必須受戰爭結束的方式所影響。

但從另外一方面看，決定同盟各國所欲取得這個軍事勝利程度之淺深的，卻也正就是牠們對於侵略者所要從事的戰後改造計劃的要旨與其具體項目。

改造德、義、日三國方案的內容，可以決定中、美、英、蘇等國在戰爭中，在戰場上，所要以軍事力量獲得的，對德、義、日三國行動與處理自由權力的大小。於是，為了取得這樣的行動與處理的自

由，中、美、英、蘇等國，也方可以在事先決定了，到底要打到一種怎樣的程度，到底要在一種什麼方式之下，牠們方可以停止軍事戰鬬。這是第一層。

第二、主要的同盟各國，必須及早把牠們的方案提出來，經過討論與會議的程序，先求得一個共同的結論，以便獲取盟國一致的支持與擁護。這樣，牠的本身，就可具有了道義與實際的兩重力量。

還有，爲了促進勝利的早日到來，減少人類的痛苦，同盟國必須趕緊明白宣布牠們的方案，號召德、義、日三國國內的潛伏正義力量，共同起來，與盟國合作，消滅共同敵人的德、義、日暴力主義。這是第三層。

四

戰勝的同盟各國，在擬議及訂立改造德、義、日三國方案的時候，牠們第一個所必須採取的角度，依我看，應當是爲了掃除發動這一次空前人類浩劫的，德、義、日三國一切邪惡勢力的殘餘。

戰敗而投降了的德、義、日三國的戰事機構，不用說，當然要首先處置。一切德、義、日與戰爭有關的機構和組織，都必須立刻置於盟國的共同管理之下，而不應加以取消或聽其自動消失。一切從事及參加實際戰鬬的人員，都必須立刻由盟國加以監視及拘禁，而不應加以解散或聽其自動離開。一切與戰爭有關的器械或原料，都必須由盟國予以接收，或強迫各部主管者負責檢交出來，而不應容許絲毫的隱匿或消燬。能逐條逐項地做到了這樣的地步，那末，德、義、日三國，方可以算是眞正被解除了武裝。

次一步，就是要使這個「解除武裝」的狀態，至少在主要意義上，在實際作用上，要澈底化，要永久化。自始至終，絕對不能像上次大戰後對德國似的，再採取人員一解散與武器一沒收就大體算完事的，那樣偷懶與省事的辦法，以免再蹈覆轍，一遇機會，組織又可以重建，人員又可以集合，武器又可以大量製造，再去醞釀人類浩劫的戰爭。舉例來說，這次德國屠殺人類的戰事機構裏，有許多都是上次大戰中的宿將。這次大戰結束之後，除了情節重大，應當受法律審判的少數人員而外，其餘凡是著名的將領，得力的幹部，都必須一一加以監視或管理，強迫他們根本改行，另尋正當職業。絕對不能再加放任，遊手好閒，使他們依舊可以承襲一貫的好戰主義，專以殺人放火爲光榮，把專門研究作戰的方略，當爲世傳的衣缽。能這樣，德國普魯士軍人們數百年來專門打仗的傳統，義大利法西斯蒂黨徒的好戰狂，以及日本千餘年來一脈相承的，野蠻和非人道的所謂「武士道」，方可以在人員方面，先有了根本剷除的希望。此外，無論是對於直接間接與戰爭有關的一切組織，或是對於可以直接間接用之於作戰的物資和器械，都必須採取和這相類似的，嚴密的管理和審愼的注意。

於是，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直接搏擊德、義、日三國指揮作戰的精神因素本體了。

德、義、日黷武主義者與夫侵略主義者們，除了在傳統和機構方面，有着他們的憑藉外，即使在理論方面，也有着他們特殊的依靠。比如最主要的，像希特拉的「我的奮鬬」，墨索里尼的自傳，日本所僞造的開國史等等，就都是些顚倒是非黑白，掩蔽眞理的代表作。牠們的作用，主要就在於養成國民狂妄的自尊心，激起好戰侵略的狂熱。搏擊這一類理論，一個最簡單而卻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指明眞理，讓廣大的三國人民，自動一天一天地踏上正途。以今天世界文化的高度水準，去擊倒像希特拉「我的奮鬬」中那些幼稚而荒謬的言論，當然是一椿輕而易舉的事。不過，成爲問題的，卻是收效的時間。德國人民受了將近十五年的催眠與麻醉。義大利人民受了二十多年的欺騙與教唆。而尤其東方的日本人民，似乎自從出世以來，就根本沒有聽到過關於牠本身正確的歷史與估價。所以，在這一點上，三國似乎應當分開來辦理。但儘管時間長短和詳細辦法各有不同；但最基本的方針，卻應當完全一致。國際上必須成立專門處理這件事的，「解除侵略者精神武裝委員會」這一類性質的機構。在英文，可以稱之

爲"Committee for the Spiritual Disarmament of the Aggressors"。

不到德、義、日三國精神上侵略與好戰毒素完全消失的一天，一切愛好和平正義的人們，無論如何，都無法安枕的。當然，這件艱鉅的工作，也許要延長到十年二十年之久，但看上去，我們此外卻絕對沒有什麼其他取巧或規避的途徑。

從這裏再前一步，我們還必須從三國的經濟結構，政治體制，以及社會組織上，去掃除牠們一切帶有好戰色彩，或足以醞釀戰爭及侵略的各種因素。比如，三國專以擴張及奪取海外市場爲務，與人民生活無關的工業機構，尤其是龐大的軍需工業，都必須加以有計劃的調整和限制，政治上，無論如何，要立卽實現眞正和普遍的民主。而在社會組織方面，最要緊的，是廢除牠們向來的階級分野，禁止一切鼓吹迷信和好戰的結社和集會，並同時禁止一切不正常的過度英雄崇拜。

這是改組戰後侵略國家工作中最複雜而又最繁難的一方面。但簡單一句話：爲了澈底保證侵略和黷武主義的不至再起，至少在相當期間之內，國際正義的力量，必須掌握對於德、義、日三國的監督和警察大權。

五

改造戰後德、義、日三國的方針中，應該依照的第二個根本出發點，必須是以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爲目標，而在逐步將德、義、日三國改變過來，促醒過來，使牠們自動地，一天一天重行參加國際社會的重建工作，以提高人類的共同福利。

首先在文化方面，德國的工業技術，義大利的美術建築，日本的輕工業，不獨在過去，曾經對世界作過很大的貢獻，就是在將來，值得大家效法的地方，也非常之多的。而德國民族的進取與創造精神，義大利民族愛好美術的傳統，以及日本民族善於模仿的習慣，在未來世界重建工作中，就都是些萬不可棄置的因素。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在戰後世界重建的過程中，牠們必須一面眞正願意接受世界的共同文化，而與其他民族慢慢同化；而同時，牠們全體約近二萬萬的人民，也必須是眞正願意供獻他們所有的聰明智力，爲提高人類水準而努力。像戰前德國焚燒所有猶太人的著作，甚至焚燒優於德國人的其他民族著作的舉動，以及日本人數典忘祖，接受中國及西洋文化後，而反過來突然鄙視中國和西洋的心理等等，這一類的舉動，無論如何，是再也不能允許其再行出現了。

總之，爲了世界，也爲了德、義、日的本身，這一次戰後世界重建工作中，我們必須使德、義、日澈底和世界同化，而牠們的固有文化，則必須與世界文化交流。

其次，在經濟上，於戰後重建工作一開始的時候，就必須樹立及確定德、義、日與世界全體或其鄰近區域互相依存的原則和聯繫。舉例來說，德國是富於煤鐵而缺乏食物的國家，那末，在戰後，牠應該取消全部的軍需工業，及大部分的重工業，把煤鹹運出國外，交換各國的食品與糧食。這樣，牠就可以不至再有「大炮代牛油」的枵腹現象了。再如日本，是根本沒有煤鐵，天然不適宜於重工業的國家。那末，牠將來儘可以致力於輕工業，以其產品向各國換取所需要的東西。當然，這裏絕對不能再有經濟帝國主義的色彩，把德、義、日三國根本再爲殖民地，使牠們成爲剝削自肥的對象。不過最緊要的，必須使牠們深刻地感到與世界全體及其鄰近區域經濟依存的關係，不至再有向外擴張及征服世界的夢想，而同時也無法再踏上這樣途徑。

再次，德、義、日的民主化，重建工作開始時，就必須立卽付諸實施。而且，民主化的範圍，要澈底普遍到一切方面。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甚至一切日常生活上，都要立刻從事根本的改造，儘速地注入民主的精神。英美方面向來的看法，是說德國民族根本沒有民主的傾向，也缺乏民主的可能。日本呢，據我們看起來，似乎與民主這個觀念，恐怕比起德國民族來，還要生疏和遙遠得多。但無論如何，這到底不失爲挽救德、義、日民族最根本而且也是最後的一着。

如果這一個根本改造德、義、日，使牠們可以和世界全體共存並榮的途徑，最後還是行不通的話，那末，擺在德、義、日三國面前的永久命運，就真祇有如德國納粹們所說，不是牠們統治世界，就是被別人所統治了。

最後，是最根本的種族上的改造和同化。爲了減少德、義、日以後與其他各民族的誤會和隔閡，戰後的世界裏，一定要鼓勵並且提倡其他各民族與牠們雜居和通婚。

六

假定，我們把以上所述的改造德、義、日三國的兩個根本觀點，前者稱之爲消極的觀點，後者稱之爲積極的觀點的話，那末，我們還必須再加上一個第三個觀點。這就是，在預防和改造牠們的同時，我們最後還要站在牠們本身利益的立場上，徹底爲牠們打算一下。

首先是賠款的問題。在同盟國方面，無論如何，絕對不能再採取這個向來錯誤的途徑，向這次戰敗的德、義、日索取大批的賠款。從同盟國家方面來說，如果牠們於完成了擊潰侵略者的神聖使命之後，到底還不免於斤斤較量賠款問題的話，那末，那實在即使對於本身，也是一個相當的侮辱。從德、義、日方面來說，固然羅掘俱窮的時候，絕對無力償付；即使勉強償付的話，大概也沒有能夠償淸的時候。上次歐戰後德國賠款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何況，一般說起來，這又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舉動！牠不獨要使現在對於侵略舉動毫無責任的德、義、日的全體的人民，都受到賠款的懲罰，而甚至，受到犧牲迫害的，牠們當中特別善良的人民們，以及未來德、義、日民族的後代，也都要受到這次賠款的拖累。

此外，比如人口過剩的問題，物資缺乏的問題等等，凡是不含着對外侵略性質的一切合理要求，盟國方面，爲了建立整個世界合作規模的前途起見，在沒有允許德、義、日三國取得和其他國家相同的地位，一體加入世界性的國際組織之前，都應該分別地，予以應得的考慮。在戰後世界性的最高組織下面，不妨設一個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的「德、義、日三國申訴考慮局」。在英文，我們可以稱之爲 "The Board for Considering the German-Italian-Japanese Complaints"。這個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於處處以平等地位待遇德、義、日三國一個過渡的暫時辦法。

七

總之，戰後德、義、日的改組和整頓問題，需要我們以非常嚴重然而卻又非常堅決的心情去處理。

固然在實際上，我們絕對不可存着部落時代的征服心理，企圖把戰敗的德、義、日，一舉而置之於奴屬的地位；即使在形式上，如果可能，也要盡量不把戰敗國的屈辱，加之於三國國民的心頭。但是，爲了全世界的前途和安寧，而不得不採取的種種措施和考慮，那當然就不在此限，是不待言的。

還有一個必須指出來的情形。就是，萬一在戰爭沒有結束之前，德、義、日三國中的任何國家，突然內部發生了變動或甚至革命，推翻了現在當局們的時候，那時，是不是應該要把牠分別開來，另外予以處理？假如那樣做，那就是最錯誤，最危險的途徑！同盟國家必須堅持徹底掃蕩一切侵略主義和暴力主義的根本原則，於實現對牠們全體及個別的軍事擊潰之後，再貫徹戰後對牠們改組和整頓的一切步驟。絕無例外，也絕不徬徨。

我們寧願於戰爭結束後，花費十倍百倍的心力體力，一氣呵成對德、義、日三國的根本改造，而絕對不願意暫時苟安一下，不久再被迫而準備下一次的對德，對義，或是對日的戰爭。

第二戰場開闢聲中英美與蘇俄東西響應及其空海陸並進戰略

張君勱

留心戰局者，對於歐洲冰雪溶解，與北非戰事結束後，所爲延頸以俟者，每曰德國之反攻如何，其以斯城之奪回爲目的乎？其仍三路進攻之原計劃乎？抑此二者外，別有出奇制勝之策乎？反之，就俄言之，其傾全力驅德於俄境之外乎？抑且直擣柏林，推倒希氏政權而後已乎？此德俄戰事方面，人人心中所懷想而求解決之問題也。今德意軍隊已見擯於北非之外，英美所揭櫫之第二戰場，欲稍緩須臾而已不可得，其在一地如意大利，如法國西北角上登陸歟？其在北歐之瑞，挪，西歐之西，葡，與南歐之法，意，與巴爾幹各地同時登陸歟？其有局外中立之國，如土，西，葡等等之參戰歟？此因第二戰場之開闢，人人心中所懷想，而求解決之問題也。以上兩方面，在去年斯城圍攻之日，與英德爭奪北非之日，猶爲分離而各自獨立之事，今則漸有合爲一爐之勢。伸言之，德俄兩方之戰略，將因第二戰場之開闢而決定，而第二戰場之開闢，又不能不與俄德戰場之戰略互爲配合也。

一　英美與蘇俄之東西響應

德俄戰場與第二戰場之相互影響，試再具體言之，有以下各種情況。

第一、設想德俄之今春攻勢，先於英美之在歐登陸，其情況如下：(甲)倘蘇俄先攻，則德將以全力還攻，三年來戰事之重負，仍由蘇俄獨當之；(乙)倘德圖雪斯城之恥，下令攻俄，而英美登陸旋踵而至，則德勢難再以攻俄之師移至西南歐，故先發動攻俄，不獨俄之所不願，亦德之所不願。此則今年春季攻勢所以遲至六月中旬而猶寂然之大因也。

第二、設想英美之登陸，先於德俄戰場上今春攻勢，則其情況如下：(甲)德之對俄，築成一道防綫爲取守勢之計，傾其可移用之兵力以至西南歐或其他地點，則英美既有登陸之難，又須以德之全力爲對手，此爲英美之大不利。(乙)倘英美登陸之日，而俄自居於壁上觀，則英美所受打擊尤甚，盟國中自起猜疑，墮入戈培爾離間之陰謀，尤爲反軸心方面之大不利。由以上第一、第二情況言之，東綫之單獨行動，爲俄德兩方之不利，西南綫之單獨行動爲英美之不利，此兩綫之所以必會歸爲一也。

英美俄三國之所求，曰雙方行動之一致，卽欲使敵人陷入兩面戰爭，甚至三面四面戰爭之局勢中，而無法自脫於此種戰網之外。五月中第三次美京羅邱會議後，曾派台維斯氏攜函至俄，外間紛紛揣測台氏攜函之內容，(甲)曰爲邀請史氏會見，(乙)曰爲第三國際解散，(丙)曰爲蘇波爭執，(丁)曰爲借用西伯利亞爲轟炸機場。依吾人觀之，報紙上載有台氏函於史達林面前隨讀隨譯之語，又云史氏極表愉快之感。吾以爲甲乙丙丁各事皆不在其列，而必爲雙方交利歷久求而不得之事，卽戰略上之同時夾攻德國是矣。何以言之，史氏與羅邱兩氏之所以遲遲會見，由於俄國所提出之第二戰場，迄今猶未實現，且俄日兩國至今未入於交戰狀態，倘雙方見面而各爭所求，以至於面紅耳赤，反不如不見而得保其和好面貌之爲得。以云第三國際爲俄二十年來之國策，其存其廢爲俄國之事，英美決不爲此事啓齒，以增全俄人民之不快。俄波疆界之爭之解決，必待戰事略見分曉之日，以艾登

之詞言之，此爲戰後之細節，非現時爭勝負之關鍵所在。至於借與西伯利亞機場，自爲英美心中之希望，邱吉爾氏於其演說中亦既公開言之，然此爲亞洲對日之事，與俄不關痛癢，與其求之於方今日俄未開戰之日，不如求之於今後德國既敗之後。以上問題，雙方各有其所持之理由，有不易片言力決者，故羅氏函中之所涉及，決不爲以上四事，而爲一蘇俄與英美之所交利，且史氏企踵久待之事，此則惟有雙方同時攻德之一事而已。英美登陸，則蘇俄之擔負輕，蘇俄同時進攻，則英美登陸尤有成功之望，此種函件，乃能使史氏爲之欣然色喜也。

二　德國對於新局勢之策略

德國爲最善於運思之國民，上次大戰中之每次大仗，皆爲一種新計劃，而非舊計劃之重演。今北非戰爭結束，第二戰場開闢迫於眉睫，德國參謀部處此形勢之下，必先有所抉擇：（一）德國兵力能同時應付東西兩方之敵乎？（二）其先擊潰俄之主力，再移師以西乎？（三）抑停止東方之進攻，改爲守勢，而以大部主力應付登陸之英美聯軍乎？此三策中，就德國目前之兵力言，第一策無實行之可能，以德平日可徵調之兵，爲九百萬至一千萬，現時蘇俄戰線上之德軍，依邱吉爾氏所報告，計爲一百九十師，是爲三百八十萬人，而德在東方之死亡數，德國百萬，佔領地爲意大利之駐軍約爲百師，計二百萬人，雖謂其千萬人之可徵者，已盡數調用，無不可矣。德政府爲搜括剩餘之人力計，移本國之軍火，工人以用之於前方一也，停止不需要之業務（如娛樂館）之工人移爲軍火廠工人之用二也，再徵戰敗國之人民爲工人三也。據戈培爾氏六月五日之報告，據此次全面動員之結果，參加生產登記者三百五十萬人，其能充當兵役者，有數十萬人，則德國人力，部署英所希以擊敗俄，猶有不濟之虞，更何足以言應付東西兩敵乎？惟如此德國處今後兩方夾擊之局中，必爲一攻一守，或兩方同處守勢，其東攻而西守歟，西攻而東守歟，抑東西兩方之同爲守勢歟？此正世人所拭目以俟者也。

英大使館情報六月七日倫敦電云：

德國電台上軍事解釋人狄武茂將軍暗示本年內德國在俄無大規模之軍事行動。惟倫敦方面不信狄將軍以眞情告人。

狄將軍所以作此廣播，殆將導聯合國人民於錯誤的安全感覺，或其言專爲對德國人民而發。抑或狄將軍之言所以告人曰：德大軍行將西移，英美關於第二戰場之開闢，必受甚大犧牲，不如能休之爲得。

狄將軍言今年對俄仍不免有地方的作戰行動，消滅俄軍之突出地以修正德國陣綫。此種地方的作戰行動，如能成功，可以騰出德之戰略預備隊，移用於第二戰場以應付英美。

自他方面言，倘紅軍維持其現時陣地之兵力，除德人能修正陣綫外，殆難將兵力移至西方。

更自另一方面觀之，狄將軍之暗示，或者與德國最高統帥部之計劃相符合。誠如狄氏所言，可以證明以下三事：（甲）俄國冬季攻勢，大削弱德軍攻擊力，（乙）聯合軍之北非勝利，更使第二戰場易於實現，（丙）英空軍之轟炸魯爾區，使德國軍火生產爲之減少，不足以彌補大攻勢之消費額。自此三點觀之，可見聯合國之戰略處處有相關聯之妙用。

英國人對於狄將軍之言，爲之下種種解釋，抱一種疑信參半之態度。吾人以爲有一事焉，初不在狄氏言論範圍之內，而確爲世所共見共聞者，卽去年德國之春季攻勢發動於四月，而今年則已屆六月下旬猶寂然如故也。德國軍部豈不欲於冰融雪解之後，毀滅俄國主力若干，然後移師以攻登陸之英美聯軍，其奈揆既往兩年之經驗，對俄一戰之經過，絕無勝算可操，倘兩國交綏之際，而英美遽於西南歐登陸，既無大兵可調，而西方腹地爲敵所乘，雖勞師遠攻於外，而本國根據反有傾覆之虞，則不如及早退取守勢之爲得計矣。此則德軍統帥部所以拋棄四五兩月之光陰，而坐待第二戰場之揭曉也。依吾人觀

之，狄將軍今年內俄殘無大戰事之言，已有事實爲之證明，而無須枉費疑猜者矣。

或曰：德國軍事傳統，向主攻勢，今子言德於東西兩方將一守一攻，或兩方同守，豈非與德國平日所習者相反乎？吾應之曰：德人非不幾於東西兩方同時進攻，然人力缺少之日，除多選要塞，憑之以爲攻勢之用外，別無他法。法國所以費鉅萬之數，以造馬其諾防綫者，豈不在此乎？今德人視全歐爲要塞，名之曰歐羅巴堡壘，即歐洲之東南西北，無處不以要塞爲阻制敵人登陸之計，遇有敵人登陸之際，務使英俄犧牲至大之兵額，彼將以死亡過多爲慮，或停止進攻而與德言和，則德國雖屈居人下，而國權損失，或尚不至過大，此其所以採取守勢之勝算之所在也。

抑時屆六月，德人猶觀望不動，已大足爲德在東綫上但有地方的行動之明證，德人但願俄人一日不大攻，則彼亦以略與周旋之態度報之，以俄人之無意於再受大損失，德人知之熟矣。萬一俄人來攻，則德以相應之人數應之，留下餘力爲應付登陸之師，其所以左右望而不敢下注者，正以兵數太少，除兩方分配足資防禦之外，無他道矣。此固不得謂爲德人勝利之道，惟其求所以生存於今後者，獨有此一途而已。

三　英美之空海陸並進與炸開侵襲之路

德軍部之方略，既如上所推測矣。英美之所以開闢第二戰場者何如？據十四日路透社華盛頓電云：

盟國進攻歐陸計劃，共有三項：(一)立即在多數地點大規模登陸，與紅軍之大攻勢相配合。(二)延遲進攻，直至希特勒已發動對莫斯科，列寧格勒或高加索新攻擊之日。(三)在巴爾幹或挪威北部建立初部陣地，而繼續空中攻勢，以圖主要目的地之減弱。此間負信無論最後採取何項途徑，盟方最短期內必將藉空軍及海上之猛烈掩護，進攻西西里及地中海中之敵方其他前哨。美京權威方面聲稱，此間並不以爲進攻若干孤立島嶼如班泰雷利亞之成功，即爲戰事僅賴空軍可以獲勝之證據。班島一若突尼西亞之役，僅再度證明可付較低代價以獲得陸上之勝利而已。

此項電文所指陳之三策，其第二項所謂待至希氏下次發動攻俄之日，盟軍再開始動作云云，依上文所述，德俄兩方目前所有事，僅爲地方的小衝突，決無大規模攻勢可言，此種我等人先，人等我先之雙方相候，其毫無結果，可斷言焉。以云英美立即在多數地點舉行大規模登陸，依吾人觀之，今尚非其時，以地中海上尚未肅清敵也。除此二者外，第三策殆庶幾近之。(甲)先佔領地中海上之各島嶼，(乙)空軍與海軍每日對敵國內或登陸地加以強烈攻擊，(丙)登陸之舉，待至敵人在某地上抵抗力喪失之日。此三者稍有識者所共見及者也。然登陸之舉自爲難事，希氏所不敢行之於英者，在英美自亦視爲畏途。歐洲沿海岸，德人均已建築要塞，處處變成陷阱，除大量犧牲人命外絕無其他通過之法。而德方復以登陸之不易傳達於英美，殆欲使英美知其難而罷手也。

瑞京琪頓尼格柏林特派員曾評論反軸心軍在歐洲登陸作戰之不可能。其言曰：「反軸心之登陸作戰程序，大致以五萬人爲一組，分乘多數驅逐艦護衛之運輸船，以向目的地進發，而在此時，首須戰艦及巡洋艦一齊向海岸地帶轟擊，空軍向德軍防線轟炸，其後則反軸心陸續分百二十八爲一組，乘陸艇上陸，並再運小型戰車登陸，但德潛水艇亦必能於此際襲擊反軸心軍之艦隊及運輸船，至少可使其半數沉於海底。此外德戰鬥轟炸機隊當亦參加作戰，可予反軸心軍以重創，是以反軸心軍於登陸後若擬確保陣地，則須自百公里至百五十公里之正面使用五萬兵力，據德軍觀察稱：反軸心軍於多維爾海峽若能以全兵力二成三分登陸，即可謂爲大成功，惟在彼輩未能進抵德軍要塞線之前，即遭德軍之猛攻反擊，今假定其三批登陸部隊爲十五萬人，內六萬五千被殲於水岸，三萬戰場失蹤，所殘存之五萬五千即或能進展約達二十八里，亦當不值德軍之一擊，

且反軸心軍雖企圖再大舉登陸，而兵員運輸之船舶問題，則亦不易解決也。」

雖然德所視為難者，英人則告以此事自有解決之法，解決之法維何，則非洲勝利之經驗是也。

十四日合衆社電云：關於自東歐西北歐衝進歐陸之能力之最後一點疑慮，已因地中海上空軍之勝利而掃清矣。如此云云，非謂盟國將即日自法國，荷蘭，挪威發動，但其中確包含一義，即盟國深信其空軍能在納粹沿海岸防綫中炸出一條道路，如未耜之犂田然，以達於第三帝國之心臟。

地中海空軍勝利之成就，僅賴一個第二等空軍力，即以英國為基地之空軍之三分之一。非洲統帥部之所以建此功績，賴有轟炸機七千架至八千架，東歐洲空軍力之大小，自為一種軍事祕密，惟英空軍與美空軍襲德之數目，已宣佈於外，自此項所宣佈者言之，則盟國於最近將來中甚易集合一萬架至二萬架之飛機。

為打開一條侵襲道路計，為第二次渡過英倫海峽計，每一轟炸機在開始侵入階段中，每二十四小時內可來回三次或四次，其所攜炸彈之數，視遠襲德國之飛機，可增一倍，最近英國重轟炸機襲擊魯爾區者，攜炸彈共二千噸，其在渡過海峽，每二十四小時，可攜一萬六千噸，即視魯爾之襲擊倘多八倍，美國之空中堡壘，其載重之數亦與此同。此外倘再補之以中型轟炸機，盟軍對於加爾海岸，每二十四小時內，可投彈二萬五千噸，即高炸彈燒夷彈五千萬磅。

盟軍何為乎有此鉅大轟炸盤備，亦曰夷德之防綫為平地，以便盟軍深入而已。惟盟軍有此轟炸力，試之於北非而大效，則德方防綫雖險，而盟軍已有所以制之之法矣。惟其然也，盟軍殆將於多數地點登陸，使德國備多力分，其心中所注重而又以全力赴之者，或不外乎一二點，即由此以攻入德之心臟者也。

其與紅軍之配合將如何乎？應之曰，在懷疑者視之，以為蘇俄之斷求，以逐出德軍於俄境之外為止，不必與英美同甘共苦迄於勝利之日，竊以為自紅軍驅德出境之策略言之，亦以與英美聯軍登陸同時並進為得策。何也，英美自西南進攻，德軍為抵抗計，分兵以禦之，則東綫之德軍，因而減少，就英美言之，倘紅軍同於此時進攻，德人不能不留大部主力於東方，而所以制裁英美之兵力因而減少，此正蘇俄與英美交利之事也。反是者，倘英美登陸，而蘇俄袖手於東，萬一英美大挫之際，德人又回師而東，俄其何以禦之，俄經一九四一年夏日之懲創，痛定思痛，而懷有滅此朝食之心必矣。十五日倫敦路透電云：『今夜列寧格勒方面廣播，作下列諸言，盟國進攻歐陸時，蘇軍亦發動攻勢，盟軍自西方攻擊納粹德國之際，蘇軍同時自東方予以猛烈打擊，此事無可置疑，兩軍將會合成一大股力量，為法西主義者敲喪鐘。』此項諸言，殆即史達林氏覆函，由台維斯攜歸以報告羅斯福之內容也。或曰所謂同時究作何解？倘兩方面動作有兩三月或半年之差，則不得謂為嚴格之同時，吾以為此二字不能作為鐘表上時刻之同時解，而為英美登陸形勢之安排就緒，蓋謂英美誠在西方登陸，則俄方在東方決不袖手旁觀也。英美誠令百萬大兵在北歐西歐南歐登陸，又得紅軍以窺伺於東，吾知德軍惟有憑要塞以資守禦，而決無如昔日之閃電戰之反攻，可斷言焉。

結論

竊以為德國之馳譽於世者，每曰其軍事計劃之準備嚴密，施行澈底，上至軍官，下至兵卒，無一不忠於職守，此世所公認者也。然德軍部所注視者，每為雙方可見之兵力，曰彼方兵力多少，我方所以攻之者何如，雖其在己者已無絲毫人力之不盡，然其執行之際，一有差忒，則全盤計劃付諸流水矣。上次大戰於瑪恩河一役之後，絕無挽回之法，又處英國經濟封鎖之下，以致資源缺，糧食匱，人民饑寒交迫，卒致一敗塗地，此無他，參謀部但以可見之兵力為計算之根據，以云其他不可知之因素，則非彼之力所能控制者矣。此次大戰中，其對波對法之勝算，可謂如願以償，然英帝國於法降以後，不肯與德言和，此德人預料所不及者一也。俄國主力之擊潰，德初以為數月可了

者，不圖情報錯誤，戰爭已逾兩載，而俄之堅強一如昔日，此爲德人預料所不及者二也。德忌美之援英，早訂三國公約爲解毒之劑，然因日本之對美宣戰，而英美成爲同盟國，兩國軍火產量大增，德人雖與之並駕而馳，此德人預料所不及者三也。今戰事雖未達於終局，然即此三項已足推翻德國軍事家之一切廟算而有餘矣。德人之作戰，每以先立計劃預爲之地，有時因合於籌算而勝，如一八七〇年之戰，有時因誤於籌算而敗，如第一次之世界大戰。其爲英國者，向不立計劃，每於戰後乃始擴張軍隊，增加軍火，拉攏可以爲友之國，而常能應付裕如，以達勝利之目的，雖一戰之經過，不能事事盡如人意，如上次大戰中德國之敗，此次大戰中法國之敗，皆爲算計錯誤之顯例，然就每次戰爭之全局言之，英人未嘗以無如德之參謀計劃而大敗不可收拾也，英國之所以能若此，亦由於其島國之地位，海水環之，敵難飛渡，因而英人雖在一二次小挫後，猶能從容準備以爲反攻之計，其立於局外之國如美者，又以英人善於縱橫捭闔之故，甘爲之援助，此又英人雖不注重於參謀計劃，而自有其轉敗爲勝之妙算也。一國之軍事，豈以有計劃如德爲是乎？抑以無計劃如英爲是乎？竊以爲所謂計劃，乃就國內人力物力預爲安排之謂，誠有科學知識與技能之普及，誠有大工業大工廠之林立，誠有餘時餘地爲迴旋之計，雖平日無精密之參謀計劃，而所以構成其軍力之主要因素，因已具備，則戰前雖無計劃，而猶能於戰後爲彌補之計也。況若戰爭延長若干年以上，所遭之敵國，日增月益，不獨戰前之計劃難於適用，即就戰後言之，亦惟有因時立策，以資應付。德人雖好先立計劃，然德因對俄作戰之失敗，而原定計劃爲之一變矣。繼而美國參戰，運歐之軍火，由大西洋彼岸源源而來，乃擴大潛艇戰爭，謀軍火增產之設備，此爲原定計劃之又一變矣。名爲平日有計劃，而計劃在日變之中，則有計劃亦等於無計劃，經此戰爭之後，自一八七〇年以來世界艷羨之參謀計劃，殆必有恍然大悟其非而認爲不可恃者矣。此次之大戰，始焉以中歐北歐西歐爲戰場者，約一年之久，繼則由西歐而至於南歐東歐，又以意大利參戰之故，戰事延及地中海之南，其間意大利雖一時得意，卒爲英軍所敗，而盡失其北非屬地。惟一九四二年六月之際，隆美爾將軍猖狂一時，幾奪取埃及之亞力山大港，且駸駸有與日本攜手近東之勢。幸焉自太平洋戰爭勃發以後，英美成爲盟軍，軍火也，飛機也，美人無不傾其所有以爲歐非兩洲戰事後盾。自去年冬日美軍在北非登陸，於是英軍自東而西，美軍自西而東，以夾擊北非之德義，迄於今而軸心之北非勢力，蕩然無存矣。今戰局重心，又由北非而返諸歐洲，英美兩方均爲注重海權之國，其作戰也，向由外圍而達中心，所以先取班島蘭島與其所以轟炸西島撒島者，皆此種由外向內之戰略有以致之。今後繼之以起者，爲敵國內地之轟炸，爲登陸路綫之選擇，此豈獨德意參謀本部之所未嘗夢見，即在英美亦爲苦戰以後學習而得之教訓，亦即其因時因地因應制宜之計，非所謂預定計劃也。今日爲武器日新月異之時代，自一九三九迄於一九四〇年，波蘭與比法之戰，德國利用其他國所無之降落傘與大量坦克車，攻敵人之不備，今則英美憑其飛機產量之多，將挾一萬架飛機，每二十四小時投彈二萬五千噸，以攻德之不備，其爲德人驚訝而不知所措又意中事矣。然則處此新武器層出不窮與賴有大量之資源人力爲大迴旋之時代，德國即有第一等軍事家，亦無法再建其轉敗爲勝之計劃，可以斷言者矣。

三二，六，十八日。

由西西里海峽望軸心崩潰

龔德柏

我在本雜誌第七期曾有一文，論及士氣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因見軸心士氣已非常衰落，曾豫言盟軍所到之處，軸心軍有隨即投降之可能。不料我這種豫言，尚不免有多少失出之憾。因爲事實證明：不但盟軍所到之處，軸心軍投降；即盟軍尚未到之處，軸心軍已有投降

的。這事實就是西西里海峽中三個重要島嶼之無抵抗投降！

這三個島嶼，一個是班泰雷利亞，係六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四十分投降的；一個是拉姆培杜薩，係十二日下午六時投降的；最後一個是里諾薩，係拉島投降後九十分鐘投降的。在三十四個鐘頭內，西西里海峽的三重鐵門，自己向盟國開放，並使之轉變為盟國的鐵門，用以阻礙意大利海軍的行動；兼為其進攻前哨，以鎌擊軸心，而制其死命。這不是士氣降到冰點以下，已成土崩瓦解之勢，是不會發生的現象！

海中的島嶼，在太平無事之時，世人比她為沙漠中的水井。她可供來往船舶的煤水，有了她航海得到很多的便利。而到戰時，島嶼的價值，更為重要，有時在重要地點的一個小島，勝於百萬雄兵，她的得失，可以決定全盤戰爭的勝敗。譬如太平洋中的中途島，在十年前還是一個無人小島。自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咄咄逼人，美國始注意該島的價值，而把她闢為海空軍根據地。假使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就能佔領該島，去年六月初的慘敗，就不致有，重大的損失可以避免了。該島西南的威克島，也同為美國最近開闢的海空軍根據地。倘若日本不於開戰時佔領該島，我相信日本早已被美國空軍炸得一塌糊塗。再進一步說：假使日本於開戰時，乘珍珠港偷襲的機會，冒險一點，把夏威夷羣島佔領，我相信日本雖不能獲得最後勝利，至少可多支持三年，或者獲得對等之講和，亦未可知。

再就歐洲方面說：地中海中央的馬爾他島，可說是意大利右手邊的一把尖刀，他隨時可以砍斷意大利的右手，而直刺其心臟。因為這樣重要，所以英國不惜犧牲一切，來保守該島。當北非戰爭逆轉時，英軍退到埃及，馬爾他島完全孤立。那時候，地中海東西兩面都無法通行。但英國為供給馬爾他島駐軍的糧食軍火，不惜以大隊軍艦護航，並派英國最缺乏的航空母艦隨行。中途遇軸心海空軍的攻擊，往往十損七八，等行到馬爾他島，只剩少許船舶。而英國對於這種供應，還是依時送到。而在軸心方面，一年則空襲馬爾他島二千餘次，餉以若干萬噸炸彈。我們由中途島威克島之得失與馬爾他島之爭奪，可以充分證明一個小島關係全盤戰爭的重要性！

班泰雷利亞島，意大利比她為馬爾他島，其面積雖只馬爾他島的一半，為三十平方英里，但防禦工程，則費時七年，可比美馬爾他島或且過之。而其關係意大利的運命，還較馬爾他島關係英國運命為大。因為英國失了馬爾他島，於英倫三島毫無關係，不過影響地中海的戰略而已。而意大利失了班泰雷利亞島，馬上威脅意大利長靴半島的安全，而成為祖國存亡的重大問題了！但這樣關係重大的班泰雷利亞島，僅受短期間空襲，於盟軍登陸後二十二分鐘，意軍一萬五千人即全部投降。這真不愧為閃電式的投降，超過三年前德國閃電式的勝利多多了！

班泰雷利亞島，位於西西里海峽中間，東北距西西里島六十三英里，西距崩角四十五英里。島上除防禦工事外，並有現代進攻設備，如飛機場，海軍根據地等。有她在意大利手中，盟國海軍與運輸艦，要通過西西里海峽，須冒重大危險。若軸心空軍有力，則絕對通不過。北非肅清後，雖宣傳盟國地中海航路已通，其實並不那樣簡單，英國地中海艦隊司令肯寧漢上將說：「地中海雖可航行，但不免有損失」，就是說明此中真相。但班島投降後，地中海航路的安全，比較從前已大有進步。其關係盟國整個戰爭殊為重大！

拉姆培杜薩島，位於班島的東南，北距西西里島百五十英里，西距突尼斯八十英里。島上也有飛機場與潛艇水雷艇根據地。雖位置稍偏，不若班泰雷利亞之正扼西西里海峽咽喉；但在盟國軍事行動上，仍不失為一重大妨礙。所以該島之投降，也為盟國重大勝利。

里諾薩島位於拉島東北三十英里，北距西西里島只百二十英里，其投降亦有重大關係。

這三個島在西西里海峽中，以中國古話說：可比「丸泥封函谷」之丸泥，現在這個丸泥，已掃除淨盡，函谷關可以任漢兵自由通行了！地中海航路真正全通了！盟國今後對於中東，印度的軍運，可以

得到非常便利。尤其於盟國在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更有絕對重要性。因爲不經過地中海運輸，在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爲不可能。現在這一航路開通，巴爾幹第二戰場可能了！

至於軸心方面，因該三島的投降，其打擊是致命的。第一盟國今後進攻西西里島，不但途中已無阻礙，而且更接近了！因爲該三島的軍事設備，盟國可以利用。這種一正一負的作用，是如何的重大。

其次意大利海軍，已被分而爲二，受到致命的打擊。元來意大利是有相當海軍力的，她的海軍分駐在意大利長靴半島的東西兩面海上，而主力則在東面海上。從前經過西西里海峽，可以東西連絡。現在西西里海峽已爲盟國空軍所扼，意海軍要通過，雖非不可能，至少是非常困難了。此外只有通過西西里島與意大利長靴半島之間的墨西拿海峽。但這海峽太狹，白日通過，時時有被盟國海軍轟炸之危險；晚間通過，亦不能藉燈臺之助，不免有相當危險。所以意海軍之活動力，必大爲減低。海軍作戰，須集中全部力量，若被分爲二，就有被各個擊破之危險。而意海軍則陷於這種不利狀態。將來盟軍若在意國西部登陸，意國大部海軍不能出而妨害。若全部艦先集中在西面海上，而盟軍在東部上陸，又不能妨害。況集中西面海上後，該方面軍港形勢，不及東面優良，有全部被盟國海軍殲滅之危險。所以西西里海峽之喪失，在意海軍爲致命的打擊！

班泰雷利亞等三島，既是關係重要，凡屬意大利人，當然是人人知道的。既是人人知道，應該竭力抵抗到最後一個人，是不待說的。但班島則不加抵抗而使盟軍上陸，並於盟軍上陸二十二分鐘後投降，而拉里兩島則未待盟軍登陸，即自動揭出白旗而投降。這除士氣低落到冰點以外，還有政治上之理由！

元來意大利國民，對這次戰爭，本來不熱心，所以意軍到處無不是投降，至少是撤退。戰爭三年間，絕對未聽說意軍痛痛快快健鬭一番。目前軸心最後勝利的希望已完全消滅，意大利人亦當非常明白。今後多打一日，只有增加意人一日之痛苦；而意大利國家，亦必與德國同歸於盡。所以意大利人最好的方法，是不戰而降，不但可使本人免於犧牲，並且可以解除意國人民之痛苦。這種方法雖不爲德國與墨索里尼所喜，而他們卻是不能顧慮的了！

意大利軍隊既是喪失鬭志，而又認爲投降是最善的政策，而在德軍方面，恐亦大致相同。德國人民最初本也不歡迎戰爭；但在中途，爲希特勒的勝利所眩惑，一時相當興奮。惟自侵蘇失敗後，德國人民也發現最後勝利希望已完全喪失。今後多支持一日戰爭，徒增加人民一日之痛苦，所以他們也希望早日結束戰爭，而發現投降爲最善之政策。觀史達林格勒與突尼西亞之全部投降，我們已發現德意軍隊之喪失鬭志，幾無區別可言。所以今後即令德軍代意軍防守西西里島撒丁島或意大利長靴半島，其不能堅苦作戰，與意軍不至有不同的地方，是可以豫知的。

由班泰雷利亞等三島之情形看：今後盟軍在意大利任何地方登陸，在未登陸之前，一紙勸降文告，或者不會即刻生效。但一經登陸，守軍即不即刻投降，也不會有激烈的戰鬬。而在登陸時，也不會付重大的犧牲。所以我相信盟軍可以一帆風順，征服意大利全國！

意大利作戰雖不濟事，但究竟還是德國附庸國中的大哥，她被完全征服，或者不待完全征服，而先投降，影響所及，其他較小的附庸國，也有望風崩潰的可能。本來戰爭是一種氣勢，一方氣竭勢衰，就是土崩瓦解。中國古代稱之爲「破竹之勢」，數節之後，迎刃而解。這種情形，古今中外是同樣的。上次戰爭，是保加利亞先降；次土耳其；次奧匈帝國；最後德國也迅速投降了！所以這次戰爭，只要同盟軍先決心征服意大利，意大利投降，即成破竹之勢，德國也只有投降，要想決鬭到最後，恐不可能！

所以我始終認爲歐洲戰場，很有意外迅速解決的可能；而世人所豫期的逐步摧毀歐洲堡壘力戰到柏林的苦戰，大概不至發生吧！

六月十五日稿

納粹的宣傳戰略

薛正斗

「宣傳」，在英文名之為"Propaganda."杜布(Leonard W. Doob)在其所著「宣傳之心理與技術」一書中，謂宣傳為一種社會的現象，足見其發生甚早；但被廣泛的採用，而在政治上發生相當作用的，乃是最近幾十年的事。

共產黨在政治上利用宣傳的地方很多，德國自上次歐洲大戰以後，也在宣傳上用功夫，德國設有宣傳部，以有名的戈培爾為部長，是盡人皆知的。其他各國都相當重視宣傳，認為是推行對內或對外政策所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在戰時，宣傳尤其重要，因為從事戰爭的國家，要根據她戰時的國策，擴布戰爭的意識，激起作戰的情緒，使被宣傳者，發生積極的參戰行為。同時在國內要造成一種濃厚的戰時空氣；消極的使妥協、求和、失敗主義者的論調被說服，進而阻止一切危害國家作戰的行動與傾向。

就國際宣傳而論，對於戰爭的關係，亦不容忽視，國際間的同情與援助，要靠宣傳去獲得，從精神上打擊敵人，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宣傳。所以在上次歐洲大戰中，各交戰國除了普遍地採用間諜和反間諜的方法以外，更發明了一種新的進攻方法，就是宣傳和造謠。德國在上次歐洲大戰的時候，就在宣傳上有很大的成就。這裏有個故事，可以說明兩點，一是宣傳的作用是如何之偉大，一是德國的宣傳技術是如何的巧妙。一九一七年十月初，德奧同盟軍的情報處，得悉義大利北部吐林城居民暴動，軍警彈壓的結果，平民死了好幾個。於是德國的宣傳機關，就根據這個事實，做宣傳工作，它印刷一份假的義大利報紙，把死傷人的姓名都用大字登出，並有幾篇示同情於死者的評論。這些報印好了之後，就用飛機運往義軍前線去散發。義兵拾閱後，以為是本國的報紙，知道後方有暴動情事，軍心不免為之動搖，德奧聯軍乃乘機大舉進攻，義軍多不戰而退，損失達五十萬人之多。

最近蘇波的絕交，也可以說明德國宣傳技倆的詭譎。

由此，可以知道宣傳作用的重大。所以羅望(Rowan)在其「戰爭與間諜」書中說：「一種科學的宣傳方法，有時可以不費一彈，瓦解敵人整個的艦隊，解除敵軍整師的武裝。……不僅如此，武裝隊伍的活動，只限於敵軍的前線，間諜活動也只限於敵軍的後方，惟有宣傳活動，卻能普遍於各交戰國中立國，普遍於全世界。」同時德國能巧於運用，亦是不可小看的。

說打仗，兵家有句老話：「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宣傳現在也可以交綏，「宣傳戰」一名詞早就在報章雜誌上出現了。我們同盟國與軸心國作戰，對於敵情應該儘量的加以研究，這裏想把德國在宣傳上所用的策略介紹一下。

先說戰前，德國在這次戰爭之前，宣傳的策略，相當簡單。主要的方法，是用籠絡與收買的辦法，博得一班重要記者和政論家的歡心，獲得他們的親善與合作。此外所用的策略，則見之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小巴黎人報」所載：「德國在南北美洲宣傳活動之通令」的摘要一文，後該文經一九三四年德爾(Robert Dell)所著「德國之真相」"Germany Unmasked"一書用為附錄，其要點為：『擬與非德國的新聞社之僱員，建立非正式的關係，使彼輩可獲得特殊的利益。吾人自彼輩可取得有價值的情報。例若準備次日發表之新聞，若德國新聞社能先知其內容，就可迅速的予以抵制。』

『在某種情況之下，就是免費贈閱社稿並給予秘密津貼，也是值得的。這種社稿裏，德國的評論，意見的表示和新聞的報道都用得很少，但主要的是這些外國的報評與聲明，因其不至爲讀者所懷疑。』『本部方面，應設法使敵對的新聞社常有隨時可以編發的「資料」與「新聞」，而這種資料的選擇，應使其可用令人信服的證據，輕易的予以否認或駁倒。其目的在使一班人對哈瓦斯路透合衆一類新聞社的記者的信賴，發生懷疑；並用有力的外國報紙，擾亂他們之間的關係。』

在戰時的策略，德國如何辦法呢？德國在戰事爆發以後，覺得有用巧妙的通訊社制度例若僞裝爲「中立的」的辦法改進與完成上述戰略的必要。所以最慣用的詭計，就是利用那些總社在德國境外的通訊社。這些通訊社或由德人照原名予以收買，或另更爲非德國式的名字。例若：Skandinaviska Telegram Bureau 簡稱爲 S.T.B., Radio Mundial, Norsk, Presse Telegraf, Informacio 等等，——這些社，外表看起來，與德國無關，但實際上是由德國供給資本，供給宣傳資料。這些社關於這種資料的獲得，是經過戈培爾宣傳部新聞科所屬的一個機構，叫做歐羅巴社(Europa Press)，或是通過海通社(Transocean)（歐羅巴社的創立者），這個海通社主要的是受德國新聞社的委託，在國外工作。茲分述如次：

海通社——美國國會爲調查外人活動所組織的戴斯委員會(Dies-Committee)，公佈了不少關於海通社與德國間諜機關的關係，及德國在美洲的宣傳活動。海通社的總社在柏林，分社遍於全世界，它在遠東方面有一個總社，設於上海。香港、南京、天津都有分社。南京的海通社，初遷漢口，後又遷重慶，遷渝時，漢口亦留有人員。（現渝社已不存在）及至希特勒當政時，海通社還是和其他合法的通訊社如美聯、合衆、國際等社的任務一樣。希特勒當政後，他就把海通社改組爲國外的宣傳和間諜機關。戴斯委員會指出海通社的賬目，謂自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該社債務超過資產額達一二八、二五一元，其收入在訂閱稿費方面，只有七千七百零五元，其餘收入，都是由德國大使館和德國領事館簽字發給的。阿根廷國會爲調查反阿活動所設之他波達委員會(Taborda Committee)，證實海通社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自柏林收到之款達八一四、九五五・一八元，於本埠收入僅爲二六、九九六・六五元。

自這些事實公佈之後，美國政府就自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起禁止海通社在美國活動，其後有幾個拉丁美洲的國家，亦採取同樣的措置。足見海通社再無法隱瞞，不過是一個德國的代理人而已。

斯堪的納維亞電訊社 (S. T. B.)——這個電訊社很巧妙的僞裝爲一個中立國的新聞社。其發佈新聞的來源及其日常論調的指揮者，就是德國的宣傳部及柏林的海通社和在佛蘭格孚 (Frankfurt) 的歐羅巴社 (Europa Press)，斯社在國外各地的分社，也是新聞資料供給者之一。斯社之所以能免費供給瑞典芬蘭報紙消息，也是因爲柏林供給它的經濟。斯社在斯達哥和姆(Stockholm)的社長，是費希爾(Per Jacob Fischer)，哥本哈 (Copenhagen) 的斯社，是受曾任德國軍官的基爾布特(H. E. Gilbert)少校的控制。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基氏曾身服德國軍裝歡迎德軍進入哥本哈京。自德軍進駐丹麥後，斯社在丹麥獨享發佈消息的特權。現則要求丹麥報紙增加其訂閱費。在芬蘭，斯社代表海通社和歐羅巴社。荷蘭自被德軍佔領後，斯社仍能繼續其活動，並可繁榮其業務，但其他外國通訊社，則均遭封閉。

當英德戰爭正緊張的時候，斯社利用若干北歐報紙，發佈關於英國情況的消息，作極端惡意的宣傳。雖然斯社在倫敦並無訪員，可是每則新聞都書明是某日倫敦電。

蒙的爾無線電 (Radio Mundial)——蒙的爾無線電公司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成立，其成立之主要原因，係爲海通社在美國及若干拉丁美洲國家已被取締，故另設此以代之，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德國的外交部長里賓特羅甫欲以此種組織與宣傳部長戈培爾在歐洲的通訊

社相競爭。

為便於蒙的爾無線電公司在巴西有所活動，所以派了大批外人去做各科首長。但經濟科長則為德人，其名曰棱滋(Lentz)，很明顯的此人是里賓特羅甫所僱用去領導這個公司的。

該公司有分處在歐洲十三個國家的首都，該公司會要求加入葡萄牙新聞記者公會，但被拒絕，被拒絕的理由是因為它與德國的關係太明顯。

一九四一年夏季棱滋到了斯德哥和姆，經人函介與同情納粹的某記者相見。由於這位記者的建議，聘了一位替德國說話的人任蒙的爾無線電公司斯達哥和姆分處的負責人兼新聞科長。瑞典各報所組織的新訊社 Tidningarnas Telegrambyra 拒絕蒙的爾公司加入，並禁止其運入 A. E. G. 無線電發報機。其後該公司僱用年輕婦女監視瑞典輿論并向其報告，特別是注意瑞典軍官的「業務關係」。

總之掩飾蒙的爾公司，使人不知其為德國的宣傳代理人的企圖，可算是完全失敗，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該公司被一明令宣佈破產於里斯本。

哈瓦斯——法方為表示與德國合作起見，已將哈瓦斯公司的董事會，讓德人加入。但維琪當局又發表些矛盾的聲明，例若說改組後的董事會，只能處理哈瓦斯的宣傳事宜，或新設之情報事宜。

過去哈瓦斯在美洲以及在遠東的新聞組織，現在是名目上改屬於哈瓦斯——世界電通社，該社是以同情納粹的馬里昂(Paul Marion)亦即維琪政府之宣傳主持者為社長。

哈瓦斯社曾特派人員走拉丁美洲，欲恢復舊有的關係並尋求新的市場，在智利的聖地亞哥(Santiago)建立一個法國情報機關，偽飾為海通社的通信脈絡。阿根廷為調查外人活動的一個他波達(Taborda)委員會，證實哈瓦斯世界電通社是在阿根廷京城，布宜諾斯阿利斯(Buenos Aires)祕密供給消息的一個組織。過去德國公使館在巴拿馬所分發的宣傳材料是由巴黎的 Agencia Iberoamericana 用義大利的拉丁航空公司飛機，運到阿京，再自阿京運往西海岸一帶，直至一九四二年該航線被巴西停止為止。

E. F. E.——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據公佈馬德里所有國內國外的宣傳，統歸長槍會(Phalangist Movement)的祕書路易斯得阿里斯(General Jose Luis de Arrese)將軍所指揮。方法是使西班牙 E. F. E. 通訊社的國際新聞材料，統由德國新聞社及斯坦法諾(Stefani)供給。長槍會在拉丁美洲非常活躍，他們與軸心國家的新聞記者及當地的納粹組織勾結起來，出版大批的刊物。他們自己也承認在拉丁美洲並曾出版大量的「政治與科學」書籍，足見其活動範圍之廣。

此外德國在西班牙於一九四一年之八月，曾設立一個想收巴西電報的電臺，在葡萄牙則有一個短波的發報機，德國宣傳的佈置，可算相當周密。

「中立」的報紙

戈培爾曾企圖收買中立國家的報紙，用它替德國宣傳，如此德國的官方通訊社，就可以引證它的話，擴大宣傳。戈培爾認為收買報紙是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

在德國控制下的報紙，如南斯拉夫京城的 Vreme 報，匈牙利京城的 Pester Lloyd 報和 Magyarsag 報，都是被德國收買了的。拉丁美洲德國所控制下的報紙亦有數種。

瑞典京城的某報已由德方收買，由 Torsten Krenger 主持，新的納粹 Dagsporten 日報，亦有其股份。德國在不能購買某報大多數的股票時，他就用別的辦法，例如由德國新聞社免費贈送社稿。某報如果接受德國這種辦法，而其地並無德國新聞社的分社，則德國派技術人員攜帶工具和一兩個青年編輯去設立一個無線電收報處，日夜供給該報以德國的新聞，有時把它翻譯好，一送去就可以登載。這種編輯人員是奉命去使所在地報紙編輯人員，接受德國的宣傳方法。這種方法不僅在歐洲採用，近東遠東都亦採用，特別是在拉丁美洲這種方法最通行。

在有德佔的國家，如果不能或是經濟上也不許可設在德國新聞社收報處的話，則用海通社廣播代替。在拉丁美洲海通社能夠使若干拉丁美洲的報紙得到很多歐洲的新聞。

在其他國家另一種取得控制報紙的方法，是使日耳曼少數民族納粹化，並管制其出版物（例若在美國的德籍人組織於德美同盟之內，以卐字旗為其象徵，出版德文報紙。

對　領地刊物與無線電的控制

德國在所侵佔的國家，對於出版物與無線電都有嚴格的統制。一部份是用以對佔領國內的居民，作宣傳的工具，一部份是用以接受德國的宣傳，以減少德國的色彩，例如自法國或和蘭用無線電廣播或在普拉格或哥本哈京用報紙從事宣傳，藉以避免外界的注意。

偽造假的引證——紐約的三個通訊社 Transocean, Contelunion, 及 Scherl erlag，常用的向柏林發假的新聞電，說是譯自美國的雜誌，以描述倫敦的情況。德國控制下的各地通訊社，得到海通社的電報，就公諸報端，並妄稱是倫敦某日電。

此外德國慣用的方法，有以下數種：

（一）自由製造引證，詭稱為同盟國或中立國通訊社的消息；

（二）漏去「不」字，例如說德機轟炸倫敦，損失「不」甚重，彼將此「不」字漏掉。

（三）揑造假通訊社的新聞。

（四）發表動人的新聞，而不述明其來源，例若在廣播最後說一句「所有這些消息都是從斯達哥和姆來的」。總之，極盡欺騙之能事。

中國人的保守精神與叛鬪精神

范任

中國人對事的態度，最惹人注意的是他的保守精神。中國的傳統——傳統的觀念，傳統的生活方式，傳統的工作方法，——是如此繁多而嚴密，而全社會又這樣普遍地接受着，遵守着，以至於凡是考察中國民族性的人，不論中外人士，都一致以保守精神為中國人的基本特性之一；保守精神與叛鬪精神是直接相反的，因此彷彿中國人根本就沒有叛鬪精神。間或有人替中國人辨護，舉出古代的許多偉大的發明，如絲綢，指南針，紙，印刷術，火藥等等作例證，但是這些例證不過說　我們的祖先中曾有人有過叛鬪精神，而偏見過深或含有惡意的外國人如勒任得(Dr. Legendre)之流連這些例證都否認了。

事實上，一個民族如果自身產生了優越的文化，則該民族自必有其偉大的叛鬪精神；如果這文化沒有死去而還在發榮滋長，則該民族的叛鬪精神一定還繼續存在而沒有消滅。而且，一個民族的性格是異常複雜的，其中含有無數的矛盾，我們不應該只看到這一面而忽略了那一面，恰相反，一個客觀的觀察者應該特別注意矛盾之點，加以比較，搜求其原因與夫盈虛消長之勢，這樣的研究纔能作民族改造的張本。

世界上各文明民族中最以保守性著稱的，在古代要數羅馬人，在現代要數英國人，而兩民族保守性之所以養成，似乎各不相同。

羅馬人保守性的主要原因是農業生活，富野(Alfred Fouillée)曾說：「社會學的定律之一，就是農業民族的社會關係簡單，而商業民族的社會關係複雜：在農業社會中，一切習俗彷彿自農夫辛苦耕作的田地裏分得了一種穩定性與安全性；田地的疆界本身就有一種神聖的

固定性。商業民族則不然，陡然的贏利與突然的損失，以及商業所必有的種種機遇，都發展多少有些冒險的投機精神與種種冒險行為。這可以希臘人為例。農業生活卻比較僵固得多，有更多的傳統精神。羅馬人可以為證。再加上鄉下人的自然節儉，他的謹慎，他的遠慮，他的永遠為來日操心，他等候下季收穫的長期忍耐。如果另一方面，一個農業民族同時又是戰士，則其結果是戰鬪精神與保守精神的攙合，性質頗為特殊。」

英國人根本不是農業民族，就是在工業化之前，他們生活重心也不在農業而在海盜式的商業。拜倫(Byron)說：「這些豪商們，運送他們的貨物，運送他們的法律，自海角以至天涯，自天涯以至海角，就是海上的波濤，也被迫着要向他們納稅。」這種「刮海皮」的生活顯然是不會養成保守精神的。到了工業化以後商業更加發達，按照富野的理論，自然更不利於保守性之發展。然而，近百年來的英國人卻居然以保守著稱了。這是根據社會學上另一個定律，就是一個社會在其某一固定階段中發展到一種飽和的程度，則自然產生一種滿足的心理，持盈的文化與保守的精神。英國人的保守精神就是這樣產生的。論版圖，英國已稱「日不沒」之國，論經濟，英國已經使世界上大部分人民供牠驅策，大部分的土地做牠的製成品的銷場，論政治，專制君主的大權已經被人民剝奪淨盡，人民已經個個是無冕之王，論社會，大家都有飯吃，一切都有了良善的制度與組織，民族發展到這樣的程度，還有什麼奢望呢？福兮禍所基，他們只怕好景難長，所以處處要謀保守。個人的企圖，國家的政策，誠然往往還表現出冒險的姿態，但是細析一下，便發現保守精神在日益蔓延。

中國人的保守精神實兼有羅馬人與英國人的兩個因素。中國農業雖然起源甚古，但農業社會型態的形成似乎是在周秦時代，自此以後，農業生活給予人民性格上的烙印，日益深固。中國人也和羅馬人一樣，自辛苦耕作的田地裏取得了一種穩定性，安全性，他們安土重遷，所以不願意換新環境，不願意冒險；他們僵固，重視傳統，所以不容易接受新觀念，新方法；他們謹慎，遠慮，重視生命，也和羅馬人一樣，「覺得打仗是比耕石田還要艱苦的一個勞作」，所以不願當兵。然而，羅馬地瘠民貧，原有的生存空間有限，不能不向外掠奪，所以羅馬人一丟下鋤頭就要拿戈矛，他們保守精神反在武功和法治中表現出來。中國則相反，以當時的土壤版圖與人口相較，已有的生存空間寬裕得很，中國人無需向外掠奪，丟下鋤頭的人可以拿筆桿，所以中國人的保守精神完全在文化與法治中表現出來。這就是中國人與羅馬人的分路點。

一個民族的發展，在農業社會階段與在工業社會階段裏都各有其極限。正如英國今日的發展已經達到工業社會的極限一樣，中國民族在農業社會階段裏發展的極限似乎在周秦時代就已經達到了。英國達到極限的時間未久，所以儘管已有保守精神的表現，而保守的文化還未形成；在中國，則保守的文化在周秦就已濫觴，漢以後更變本加厲。這文化的特色，對外是避戰反戰，「守在四夷」，對內則「惡巧抑末」，「持盈保泰」，對個人則「樂天知命」，「知足常樂」，「明哲保身」，「知雄守雌」，而尤其富有保守意味的就是尊古精神。尊古的風氣，在先秦時代不過是一種「幌子」作用，因為那時百家競鳴，為着顯示自己學說的重量，不能不各捧出一個祖師來做招牌，如儒家捧文武周公，墨家捧大禹，道家捧黃帝。但到後代，一般人不知道社會演進已非古法所能應付，更不覺得古代的黃金時代曾經先秦百家加以渲染，便真個以為今不如古了。於是，由尊古而自卑，由保守而復古，這種精神不知妨害了中國民族的多少發展。然而，直到東西文化未接觸之前，中國環境沒有徹底變遷，以合和守中為精神的文化卻能維持民族的發展在農業社會的極限上至二千餘年之久而不墜，中國人也可謂善於保守了。以功利為精神的國家能否像中國過去那樣能持盈保泰，還在未可知之數哩。

羅馬人和英國人的保守精神都只有一個因素，而中國人則有兩個因素，如果我們說中國人的保守精神超過羅馬人和英國人，也不為過

當。但是我們卻不要抹煞了事實的另一方面。

我們曾說，中國農業社會之成為定型是在周秦時代，而保守性的文化之確立也在周秦以後。因此，周秦以前，中國人的剏闢精神是有十足表現的。在政治方面，中國民族那時不斷地東一拳，西一脚，打開園場，毫無抱殘守缺，安土重遷的觀念與習慣，我們只要看古史所載黃帝，堯，舜，禹，古公亶父等帝王的遊蹤，箕子在朝鮮，太伯居吳，以及秦晉楚越齊魯等國的開國君臣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事實，就知道當時的中國人是如何好新奇，善開闢。在社會方面，當部落林立的時候，人民很容易並且也喜歡從此部落跳到彼部落裏來，根據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的傳說，根據「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古諺，再根據春秋戰國時各國招來客卿和戰鬪員的現象，我們常想像古代的中國人具有自由選擇首領的習慣，富有流動攻擊的精神。在學術方面，那時的中國人不斷地有新的發明和制作，一切食衣住行和祭祀戰爭的利器，都有無數的無名「聖人」製造出來。這都說明中國民族具有十足的剏闢精神和制作天才。

後來，保守的文化建立起來了。所謂保守，並不是完全排斥進取，儒家所宣揚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是很近似剏闢精神的；不過儒家所鼓勵的日進無已的精神，是用在道德的行為方面，用在平日的修持方面，他們愈把人的精力向道德範圍裏吸引，則道德範圍以外的一切剏闢活動便愈不能不加以抑制，以防分心。然而，剏闢精神是中國民族的根性，剏闢天才就和火一樣，你儘可以用死灰蓋着，但是火燄總是要從灰的罅隙發射出來。一面儒者叫着反戰厭戰的口號，另一面卻有秦皇漢武唐太宗明太祖清聖祖和蒙恬衛青霍去病馬援竇憲李勣薛仁貴劉仁軌徐達沐英鄭成功岳鍾琪左宗棠一流的英主名將出來拓土開疆；一面儒者在歌頌着田園廬墓之樂，另一面卻有張騫傅介子班超法顯玄奘鄭和林鳳朱舜水徐宏祖一流的冒險家出來發現新天地新文化，剏造新環境；一面儒家排斥自然科學的研究與器械的發明，卑之為小道小技，另一面卻有李冰張衡蔡倫諸葛亮祖冲之陸羽吳道子李淳風李龜年沈括徐光啓梅文鼎李善蘭一流人物出來替中國的實科學術大放光明。這些人都是有名的，在歷史名人中自然佔極少的數目，他們剏闢的成績不能被許多後起的人發揚光大，因此他們在歷史上又是孤獨的，如果我們單拿他們來證明中國人的剏闢精神，究竟還很有限。我們還要看社會上許多無名的剏造和集體的開闢活動。我們應該知道，中國文物，在世界上最馳名的幾種，不論是絲，是茶，是瓷，是漆，是紙張，是印刷，是字，是畫，假使我們除掉好古的眼光，單論品質，都是現代的勝似前代的，這種進步，不是一般民衆剏闢精神的集體而又自然的表現麼？我們的僑民，差不多全世界都有，僑民的數字雖然古今無法比較，但是毫無疑義地一世紀比一世紀多，他們手無寸鐵跑到陌生的地域去，結果大多數都能剏業垂統，開物成務，這不也是一般民衆剏闢精神的集體而又自然的表現麼？有了這樣的社會現象，誰還能說近代中國人只有保守精神而沒有剏闢精神呢？

中國人剏闢精神的表現，固然由於中國民族富有剏闢天才，自原始時代，隨着血統流傳下來，不可阻扼，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社會上常在刺激剏闢精神的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需要，這是屬於物質範圍的。需要是剏闢之母。人到保無可保，守無可守，或原有的環境或方法不能滿足他的要求的時候，便不能不運用他的剏闢天才，以開拓新環境，發明新方法。我們試想，如果蘇秦有「洛陽負郭二頃田」，如果張儀一開始就受蘇秦的優待，他們又安能剏為合從連橫之說，傾動諸侯？如果班超能在朝廷做到五百石的官，如果漢光武早年就做到執金吾，娶到陰麗華，前者又安能威震西域，後者又安能開國稱孤？另一個因素是自我表現慾，這是屬於精神範圍的。自我表現慾本來是人人都有，而中國人的似乎特別強，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雖然一面提倡尊古，保守，維護君權，父權，但另一面對於「俊傑」，對於「有志之士」，對於「非常之人」，對於「大丈夫」，卻非常鼓勵。這種人最大的特質，就是不同流俗，時時要出人頭地，打破現狀，另闢蹊

徑，換言之，亦即表現其十足的艱鬪精神。在歷史上，大凡在亂世致力於撥亂反正的人，不論成功與否，大都是「少有大志」，正如項羽所說：「大丈夫當如是也」；在學術上，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充滿了「自我作古」，「語不驚人死不休」，和做「錦繡文章」的精神；在社會上，中國各時代都有無數的「畸人」，不聲不響地做着艱鬪的工作，不過大多數都被斥為「不經」，因此就淹沒而不知名罷了。

由於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中國人的保守性固然很強，其艱鬪精神卻不弱。我們知道，民族性的形成，通常由於自然環境，血統遺傳和歷史文化三種力量。就本文範圍而論，中國人的本質是富有艱鬪精神的，地理環境是帶農保守精神的，而文化傳統則一面提倡保守，一面鼓勵艱鬪。因為這三種力量的趨勢是矛盾的，所以在中國人的性格裏和在中國社會的史實裏常常有保守與艱鬪兩種精神互相激盪的現象。然而這正是使歷史綿續與文化進展的兩個相反相成的力量，缺了一個，則民族便有死滅的危險。有些人絕對否認中國人的艱鬪精神，他們不特不明瞭中國史實，並且也無視於人類社會演進的常律。又有些人以為古代的中國人富有艱鬪精神，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沒有了，這也不合於歷史事實。事實是：刺激艱鬪精神的力量——需要，和便於發揮艱鬪精神的條件——如政治的紛亂，交通的進步，異族文化的接觸等等，都是現代比古代多，所以社會上艱鬪的現象，如僑民的冒險，技藝的進步，至少在數量上，現代也比古代多。不過，我們也承認，自漢唐以來，中國人的艱鬪精神沒有像先秦時代那樣表現得如火如荼，這是因為決定保守精神的農業社會與民族環境始終沒有改變過，所以一切艱鬪的行為大都只能在社會的下層或在變亂之世表現出來，彷彿火餘只能在死灰的下面醞釀着，或偶然自罅隙中衝出來一樣。現在的情形卻完全不同了。我們當前的「大時代」之所以成為大時代者，正因為中西文化的突然接觸，一面徹底改變了我們二千年來的民族環境，一面逐漸破壞了我們的農業社會，這就等於毀滅了保守精神的兩大決定力，強化了艱鬪的需要，恢復了艱鬪的自由。所以中華民族的艱鬪精神含蓄至二千餘年之久，突然以國民革命的形式熊熊烈烈地燃燒起來，其力量為中國有史以來所僅見。我們相信此次抗戰以後，中華民族必然要展開一個偉大的艱鬪時期，其範圍將逐漸由政治，由經濟，由社會而及於學術，其規模應不下於我國的春秋戰國和歐洲的文藝復興。只可惜社會上大多數的人民還沒有受到現代知識的洗禮，他們的創造潛力還在死灰下伏着，而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雖有了艱鬪的強烈意向，而學術的素養又不是以實現其艱鬪的企圖。這都是過去教育失敗的結果，因為四十餘年的新教育始終沒有達成普及文化與發動活力的任務。所以，為着使中國人固有的艱鬪力量能迅速地發揮出來，表現的淋漓盡致，還非從普及教育與改良教育入手不可；文物創造的準備，建國大業的完成，我們的教育家實負有不容旁貸的責任。

我們需要「平價報」

成舍我

「勝利愈接近，戰鬪愈艱苦」，所謂戰鬪，並非專限於飛機大礮血肉相搏的前方，舉凡一切與爭取勝利最有關聯的部門，如「經濟戰」「宣傳戰」之類，也都包括在內。因為在這一切艱苦戰鬪的過程中，我們保有許多不可磨滅的驚人優點，但儘量自我檢討，尋求本身缺憾，加以補救，似亦確為當前每一參加戰鬪者必須注意的工作。

我是一個終身從事新聞事業的半老「小兵」，現在，且將我所認為與「宣傳戰」最有關連及最迫切的問題——我們需要平價報，提請大家，尤其我們宣傳當局和新聞界的前輩領袖，共同研討。

在最近二十天以前，我從桂林到江西某處，作一兩週間的短期旅行，除衡陽耒陽兩大城市外，我曾在三個人口兩萬以上的縣城，和若干個人口五千以上的市鎮住宿，或經過。在這次旅行中，對於一般人認為難於忍受的苦痛，如汽車拋錨，臭蟲滿床之類，我都極能遵守「素位而行無不自得」及「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的教訓，毫無感覺，其眞能使我苦痛的，則是往往一連四五天，看不到一張報紙。我是不能一天不看報的人，報紙常被稱為「精神食糧」，四五天不看報，實等於四五天不吃飯，是可忍孰不可忍？起初倘以為僅向小市鎮和普通店戶找不到報，萬不料在一個縣城中，向縣黨部及國民小學去找，也都一樣的回答沒有。有一位小學教員告訴我，他們已早把看報列為奢侈生活之一，與穿西裝吃魚肉，同為可望而不可即。他們要知道國事，只有從縣政府門首張貼的一張播音記錄去尋取。但這種播音記錄，也不能一定天天貼出，也許天氣阻礙，或許機件損壞，也或許主辦的人，另有要公，遂致遺忘，所以他們知道的國事，都是東鱗西爪，不相聯屬。至為什麼會把報紙列為奢侈品，就因為一個國民小學的辦公費，通常不過數十元，而一份報紙的價值，繼長增高，由每張二角，三角，五角，加至一元，連郵費每月已在三十元以上，幾乎要佔到辦公費的全部。這如何還看得起？小學校之不能不把報紙當奢侈品，其理由在此，縣黨部的情形，大約亦相差不遠。據說，全城只一縣長公署，和兩三位發了國難財的商人，定有報紙，但我和他們不相識，未便煩擾。結果這使我每天所最臬兀不安的，倒不是汽車拋錨不拋錨，臭蟲吃人不吃人等問題 而是前線情形，盟國戰況，及世界局勢，究已進展到何等境地。每一經過地區，除極少特殊人物，對當前大局，尚能略知梗概外，其餘大抵渾渾噩噩，莫明其妙，老百姓則更多數是現着「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情態。去年九月間，我從桂林循西南國道來重慶，由金城江起，除去貴陽有報可看外，其餘各地，找報也極困難。但或者因那時報價普通還只到每份五角的關係，故困難程度，似還不及此次嚴重，縣市的小學和黨部，偶爾還能找到一兩份看。如果照此次旅行所得的經歷，繼續推展下去，那麼，將來報紙成為都市貴人的專利品，連縣政府也找不到一份報的時期，也許很快就會到來。我們的抗戰宣傳，和最多數勤勞大衆，隔離到如此遼遠，豈不是「宣傳戰」中一個急須補救的重大缺憾！

國家總動員委員會祕書長沈鴻烈氏，在考察湘贛粤桂等省限政施行情形回到重慶以後，他曾刊佈一個公開報告，認為限政宣傳沒有普及民間，是限政成效欠佳的最大原因之一。其實當前的許多重大問題，如徵兵難，漢奸多，何嘗不都和宣傳工作未曾普及民間，有着同樣的關連。當七七抗戰初起時，我在漢口大公報發表「紙彈亦可殲敵」一文，對抗戰宣傳，曾提出三個原則——指揮統一，目標集中，對象普及。我極力呼籲，宣傳應以全國軍民為對象，最低限度，每團有一陣中版，每縣有一地方版。而所有宣傳資料，連題目大小，次序先後，都應完全由中央主管宣傳之總機構編定播發。我提出的口號，是「報紙下鄉」，在那篇文章第一段，我有如下的意見：

「漢奸多，徵兵困難，一到距離戰區稍遠的縣市和鄉鎮，大多數老百姓，卽渾渾噩噩，不但看不見抗戰的準備，連抗戰氣氛，都無處尋覓。一切的一切，這是什麼緣故？我們可以追根溯源，得一個結論：就是我們由過去以至現在，忽略了 孫先生一個很寶貴的遺訓，把宣傳太看輕了，宣傳沒有和軍事配合，軍事進展，而宣傳落後，抗戰開始，這情勢還未改變，所以造成眼前種種不良的現象。」

我這一「卑之無甚高論」的呼籲，雖曾得到若干方面同情，而現今業已舉辦倘待擴展，如政治部主管的掃蕩簡報，宣傳部主管的各地簡報，也正就是向着普及軍民的大道前進，但因為戰局變化，和器材

困難，像抗戰開始時我所擬議的三大原則，似都還難即實現。一方面我們上述的宣傳原則，尙須相當時期始可完成，一方面則我們全國各大都市固有的報紙，在此時期，卻更因種種關係，其銷行愈集中於都市本身，其對象愈集中於少數公務員及知識階級。「報紙下鄉」，仍只被視爲一種空泛的理想。老百姓沒有儘量普遍受到抗戰宣傳的洗禮，其渾渾噩噩的情境，由我這一年中兩次旅行所見，比抗戰初期還要加甚。因此，除祈禱擴展中央普及全國的簡報計劃，能儘速圓滿奏效外，一方面我不能不提出一個迫切要求，——我們需要平價報。

我國報紙售價，與大多數國民生活水準，不相配合，這早在抗戰以前，就已深刻感到。民國二十年，我在北平燕京大學，講「中國報紙之將來」，曾列舉歐美各國報紙售價，與其國民收入，和我們比較，結果，證明實相差太遠。如以英國一小學教員爲例，通常月入二十鎊，即四千八百辨士，購報一份，月不過三十辨士，僅佔其總收入百分之零點六強。而我國一小學教員，通常月入二十元，購報一份，通常以每月一元計，就須佔其總收入百分之五。小學教員尙如此，更窮苦的勤勞大衆，自然尤不易有購讀報紙的資力。所以中國報紙，始終不能得到廣大的銷路。銷路最大的報紙，自己宣傳，也不過十五萬份。要像英國四大日報，每日郵報，每日快報，每日民聲報，新聞記事報——動輒在二百萬份左右，眞是無法比擬。其唯一致命的原因，就是報價太貴，老百姓看不起。因此，我曾極力主張，多辦以勤勞大衆爲對象，文字通俗，取材精要，一塊錢可看四個月（零售每份一分）的小型報。抗戰以來，我們全國報紙，隨着物價高漲的洪流，即小型報其售價也有增加到每月三十元，甚至三十元以上的。固然一般讀者的收入，亦已增加，然每月三十元，與戰前每月二角五分比增加一百二十倍。至日出一大張的報紙，以戰前日出三大張月售一元爲比例，所增亦恆在百倍左右。除了發國難財的特殊人士，誰的薪俸，能有這同等倍數的增加。其不能深入鄉村，普及大衆，那是勢有必至，理所固然的！

所謂「平價報」，正爲挽救上述缺憾而起。這一名詞，看來似乎新奇，然而牠的重要，實不在「平價米」，「平價布」之下。且自限價政策施行以來，報紙所居地位，縱不是民生必需品中數一數二的老大哥，至少也應是八種以下的第九種，可惜大家都不大注意這問題，就弄到連肥皂，牙膏也不如。肥皂，牙膏，還有人替牠議價，報紙的價値，卻始終無人過問。主辦報紙者，遭受經濟環境的壓迫，呼籲無門，不能眼看自己的報館關門，結果，也只好隨着物價洪流的激盪，由戰前每月售價二角五分的小型報，售到每月三十元以上。這當然不是辦報者願意出此，如果國家有一個精密公平的辦法，解除報館當前的困難，那麼，報紙售價，何嘗不可遵照政府管制，減到合理的標準。

三年前，國內報紙售價，通常約在每份零售一角五分至二角之間，我由香港來重慶，某次，偶應某公垂詢關於宣傳方面之意見，我當時曾痛切陳述抗戰宣傳不能普及全國的危險。並指出 着物價工資的高漲，報紙售價，恐仍將有增無已。換言之，即抗戰時間愈延長，報紙售價愈提高，一般購買力薄弱的勤勞大衆，愈將與報紙絕緣。我曾提供一個「平價報」的辦法：即報紙售價，聽由政府規訂，而由政府以適當定價，供給各報館用紙。例如政府規訂小型報零售每份一角，報館除去批發折扣，及破紙消耗外，實際收入，平均按每份五分計算。每紙一令印報二千份，是報館印紙一令，可實得報價一百元。政府於嚴格核定每報確實發行數目以後，即可以每令一百元以下之價値供給報館用紙。其市價高過一百元之損失，概由國庫負擔。倘政府能再將報價減低，仍可依此比例，減低紙價。自來純粹經濟獨立之報館，其營業方針，及收支標準，大抵以發行所入（即售報）抵紙價，而以廣告所入抵薪俸及其他一切支出。其廣告發達之報館，爲求增高廣告之效力，尙寧願減低售價至紙張成本以下，冀以推廣銷路。同時，廣告部份之增益，即可塡補發行部份之虧損。報價增減，純依紙價爲轉移。故政府只須以一定價値，供給報館用紙，報館即自無提高

報價之理由及必要。目前全國報館,紛紛提高報價,其唯一原因,即在紙價高漲。假使,這三年前「平價報」的辦法,能夠實現,則即在今日,相信我熱心為抗戰宣傳努力的全國報業先進,固仍絕對有欣然接受的必能。

從另一方面看,今日報價最高已漲到戰前的一百倍至一百二十倍,而紙價則除白報紙外,任何地所產土紙與戰前白報紙比較,似最高尚未到四十倍。如以重慶為例,戰前白報紙,通常在每令七元左右,而今日重慶土紙,限價為一百六十七元,僅當戰前白紙之二十四倍,黑市以二百五十元計,亦僅戰前之三十五倍。現在報價之所以漲到一百倍至一百二十倍,未嘗不是受着紙價漲風,無法預測的一種恐怖心理所支配。因辦報者本身,自然不願漲價,更不願效法一般商品,時時漲價,今日決定漲價時,總希望以後不再漲,最低限度,亦幾個月內不再漲,而紙價之漲到如何境地,則早晚可有極大的不同。今日之三十五倍,安知幾個月內不像幾何級數的上增,由三十五倍而到七十倍,而一百四十倍?故政府只要安定紙價,予辦報者以保障,此種恐怖心理,即自然不再存在。至報館之廣告定價,則政府可儘量放任,聽其自然。因今日一般報館之廣告定價,雖然已比戰前加到一百倍左右,但仍然還有不嫌昂貴,刊登全版或半版封面廣告的商店,可見商人藉抗戰獲得之利率,遠在廣告增價以上。雖然現在報館的各項支出,比戰前還未全部加到百倍以上,如戰前一總編輯之薪俸,通常為二百元,今則任何報館,尚未聞有月薪二萬元之總編輯。但若物價工資再有增漲,廣告定價,即再增百分之百,亦無不可。且因報價減低的結果,銷路一定擴大,而銷數擴大的結果,廣告效力一定增強,廣告效力增強,則每一全版封面,像英美報紙的比例,縱售十萬元一天,也自會毫無吝色,有人欣然惠顧。照此辦法,減低報價,對國家固可使抗戰宣傳,普及深入,其所以增強我宣傳戰鬪力量者至大且巨。對報館,毫無損失,且因供給用紙可減少紙張無限制高漲甚至缺市的恐慌,其必然的收穫,還可大量提高廣告效力,增加廣告收入。——這就是我所建議「平價報」一舉兩利的簡單輪廓。

切盼負宣傳責任的當局,及全國報界領袖,對這辦法,能予以縝密考慮,倘有實現可能,則報紙向大衆去,最低限度,二萬人口以上的縣,五千人口以上的市鎮,在國民小學和黨務機關內,總不至再有找不到一份報紙的缺憾。其於動員全民,爭取勝利,也總不至毫無補益罷。

實施新縣制的基本問題

王惠中

一 問題的提出

地方自治,是完成憲政的礎石,是建國工作的根本,故我們如果要想建設一個近代的民主國家,便非從實行地方自治着手不可。尤其在抗戰期間,積極推行地方自治,更有重大的意義。我們所以這樣說,不單因為抗戰的目的在於建國,而且因為「教」,「養」,「衛」三項自治工作,與抗戰和建國都有密切關係的緣故。

國父所著建國大綱,確定縣為地方自治的單位;國民政府於北伐完成,訓政開始之後,便遵行遺教,先後公佈了縣組織法,鄉鎮自治施行法和縣參議會組織法等等重要自治法規,以為扶植地方自治的準則。這些自治法規,就他的內容說,固然不能說是沒有價值,但是因為情形的變遷和抗戰的需要,反映出他們不能夠適應大時代的要求,

不能夠達到抗戰建國的目的。爲早日完成「抗建」大業起見，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根據　總裁在五屆四中全會的演講，制定公布了縣各級組織綱要，即日施行。行政院並通令各省政府，擬定實施計劃，預定從民國二十九年起，除有特殊情形的地區外，在三年以內，全國要普遍施行。(註)這個以縣爲自治單位的新縣制，——縣各級組織綱要——沒有遷就事實，也沒有偏重理想，極富彈性，完全可以適應各縣的特殊情形，絲毫沒有「削足適履」的毛病。

新縣制固然是近年來我國政制改革上的一大收穫，但是有治法，還要有治人，否則在實施的場合，仍有失敗的可能。例如王荆公的新政，法非不良，可惜實施者不得其人，竟不免爲世所詬病。這便是一個明證。又我國從遜清末葉創始地方自治以來，至今雖然有了三十餘年的歷史，但是自治基礎，依然沒有奠定，究其原因，也不外主持縣政的縣長，難得其人，而擔任自治工作者，又多半不學無術，反使地方自治成爲擾民的秕政。因此，在現今積極推行新縣制的時候，爲避免再蹈過去的覆轍起見，自然應該特別注重於人選。換句話說，縣長，佐治員和鄉鎮保長等的人選問題，便是實施新縣制的基本問題。以下，存就這一問題，略抒管見，以供當局的參考。是否有當，還望讀者不吝指正。

二　縣行政人員的選拔問題

所謂縣行政人員，指縣長和縣政府祕書科長等佐治人員而言。縣長是實施縣政的首腦，在推行新縣制的時候，縣長地位的重要，盡人皆知。縣長不得其人，縱令佐治員等都是優秀分子，也難於改進縣政。如果再加上祕書科長等的人選失當，縣政府的腐敗和黑暗，便不難想見了。那末，要具備什麼資格的人，纔能夠勝任縣行政工作呢？

先從縣長說起。我以爲選拔縣長的標準，第一要才識兼優；第二要公正廉明。何以說要才識兼優呢？因爲地方自治，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所以主持這個運動的縣長，一定要受過新時代思潮的洗禮，一定要對於縣政和地方自治有相當的認識。因爲縣政府是親民的機關，除辦理全縣自治事項外，並執行中央和省委辦事項，所以他的業務，包括民、財、建、教、軍事、地政、社會行政等等，範圍異常廣泛。如果縣長對於縣政和地方自治沒有認識，如何能夠督導僚屬，推行新縣制呢？這是「識」的問題。其次，縣長有「識」而無「才」，依然不能夠負起實施新縣制的重任。因爲從事縣政和地方自治工作，不專憑理想，還要有行得通的具體辦法。所以充任縣長的人，對於縣政和地方自治，不單要有充分的認識，而且要有實際的才幹。這是「才」的問題。

至於縣長要公正廉明，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常識。因爲縣長如果不公，勢必濫用私人，袒護權貴；如果不正，勢必親近劣紳，魚肉細民；如果不廉，勢必貪贓枉法，營私舞弊；如果不明，勢必被不肖僚屬和地方惡劣勢力矇蔽，不能夠洞察人民疾苦。

最後，再談到佐治人員。我以爲縣政府祕書科長等佐治員的人選標準，固然不能比照縣長人選標準那樣嚴格，但是頭腦冬烘，對於新縣制毫無理解，專以「辦公事」爲業務的人物，如所謂「紹興師爺」者，應不許其有濫竽充數的機會。

上述標準，可以說是選拔縣行政人員的最低標準。政府倘能照此標準遴選縣長和佐治員，實施新縣制，便可望頭頭是道，暢行無阻了。那末，要用什麼辦法，纔能夠求得合於上述標準的人員呢？其辦法大約如下：

(一)甄別和考試　甄別是就現任人員施行的選拔方法，他的目的在於淘汰不良或不合法定資格的分子。試驗是對於具有法定資格的志願者施行的選拔方法，他的目的在登錄有用的縣行政人員。考試通常有筆試和口試兩種。前者用以考驗應試人的學力；後者用以考驗應試人的品格和氣度。今後錄用縣行政人員，我以爲原則上必須經過考試的程序。

(二)訓練　訓練可分爲事前訓練和事後訓練兩種。前者是在分發

任用之前，對於合格人員施行的訓練，多偏重於縣行政和地方自治等的學術研究；後者是對於任職若干年的人員施行的訓練，使他們對於理論和實際都有檢討的機會。又實施上述兩種訓練時，同時不應忽視精神的因素，自不待言。我們以爲縣行政人員必須經過訓練，纔能夠養成幹才，纔能夠增進縣行政的效率。至於訓練的實施辦法，應由中央或各省政府，按照實際的需要，統籌辦理。

（三）充實內部組織　我國政制有兩大毛病：（1）頭重脚輕；（2）內外隔閡。所謂頭重脚輕，就是中央和省——尤其是中央——的行政組織異常龐大，而縣行政組織則過於簡陋。以過去縣政府而論，其工作人員，多者五六十人，少者祇二三十人。抗戰軍興，縣政府組織業經裁併者，工作人員想必更少。以這樣少數的縣行政人員，擔任如此繁劇的縣行政事務，事實上自屬困難，何況這些人員的素質還有疑問呢！所謂內外隔閡，就是中央和地方未能打成一片，致地方政府不能夠瞭解中央的施政方針，中央也不能夠洞悉地方的實際情況。今後要想剷除上述兩種毛病，似宜從速施行公務員內外互調辦法，並在可能範圍內縮小中央和省的行政機構，大量裁減冗員，用以充實縣行政組織。要這樣，新縣制纔可望迅速完成；而各級政府的行政效率，也可望同時增進。

（四）改善待遇　依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我國縣長的官俸，最高額爲四百三十元，最低額爲三百元。但是事實上各省因財政困難，多未能依此規定；在貧瘠省份，縣長每月的官俸有低至八九十元者。至於縣政府秘書科長的報酬之低下，更可不言而喻了。報酬如此菲薄，再加以地位不受保障，難怪聰明有爲之士，要藐視縣政人員而不爲了。我以爲今後爲順利推行新縣制起見，一面應增加縣行政人員的薪金，他面應提高並保障其地位。必如此雙管齊下，纔可爲地方羅致人才，並可免除貪污的弊病。

三　基層組織的人選問題

我在前面已就縣行政人員選拔問題，略陳管見了；以下再就基層組織的人選問題，作一個扼要的論述。

一個人能否健康，要看他的細胞是否健全；同樣，一個國家能否富強，也要看他的基層組織是否健全。換句話說，基層組織可以說是國家的細胞；我們要想建設一個獨立富強的近代國家，必須先從健全基層組織做起。我國政治上的基層組織，依縣各級組織綱要的規定，有鄉（鎮）保甲諸種。此外，有必要時，也可以設區；區置區署，是縣政府的輔助機關，督導所轄各鄉（鎮）辦理行政和自治事務。

那末，基層組織，要如何纔能夠健全呢？歸根結局，不外是「人」的問題，縣各級組織綱要第三十一條規定：鄉（鎮）設鄉（鎮）公所，置鄉（鎮）長一人，副鄉（鎮）長一人或二人，由鄉（鎮）民代表會就公民中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選舉之：（1）經自治訓練及格者；（2）普通考試及格者；（3）曾任委任職以上者；（4）師範或初中以上學校畢業者；（5）曾辦地方公益事務著有成績者。第四十七條規定：保設保辦公處，置保長副保長各一人，由保民大會就公民中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選舉，由鄉（鎮）公所報告縣政府備案：（1）師範學校或初級中學畢業，或有同等之學業者；（2）曾任公務人員，或在教育文化機關服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者；（3）曾經訓練合格者；（4）曾辦地方公益事務者。但在未辦選舉之前，保長副保長則由鄉（鎮）公所推定，呈請縣政府備案。至於甲長的人選，並沒有資格的限制，祇規定由戶長會議選舉，由保辦公處報告鄉（鎮）公所備案而已（第五十四條）。由於上述規定，我們可以看出政府對於鄉（鎮）長和保長的重視。但爲慎重人選起見，關於鄉（鎮）長的選舉，似可由鄉（鎮）民代表會選出候選人三名，報請縣政府圈定一人爲鄉（鎮）長。又連選固得連任，但爲預防少數人包辦地方自治起見，對於鄉（鎮）長的連任次數，似可規定一適宜的限制。至於保長人選，也可做此辦法。又鄉鎮保長等一經選定，非有特殊理由，應不准其辭職，以免藉故規避。

其次，關於鄉鎮保長等的訓練，似應由各省政府設一常設自治訓

練所，飭各縣政府輪流派遣現任人員前往受訓。至於訓練的目的，不在講習高深的學理，專在灌輸鄉鎮保長等以地方自治的常識，並檢討各項應與應革的實際問題。同時施以精神訓練，藉以養成健全的基本幹部。

（註）據中央宣傳部公布的三十一年度黨政事業成績，民國三十一年爲縣各級組織綱要實行的第三年，截至三十一年年底，已開始實行者有二十一省，計一千零五十三縣。現各縣區已成立鄉（鎮）公所二萬五千餘所；成立保辦公處三十一萬八千三百餘處。區署已調整者一千五百七十處；已裁撤者七百八十二處。（原文見三十二年五月六日中央日報）

改進高等教育芻議

——一種純現實的觀察，最低調的商榷——

蔣驄臨

一 緒言

一八一〇年普法耶拿(Jena)之役後四年，普國於大軍慘敗之後，又繼以割地賠款。民窮財盡，國庫如洗。普王菲特列三世乃適時創建柏林大學，下詔曰：「吾人努力，國家必須以智力替代已失之物力。」在教育部長馮博德氏 (Von Humboldt) 領導下，全國大學皆風從改組，革故鼎新。從此德國高等教育已不復爲哈列大學 (Halle University 成立於一六九四年）時代之「個人主義」的「自由教育」，而代以「國家至上」的「計劃教育」。終於萊比錫 Leipzig)一場血戰，失土光復，國族再興；而德意志大學遂蔚爲二十世紀初葉領導世界學術之中心。其後六十又六年（一八七六年），美人傑爾曼氏(Gilman, D. C.)效德國大學篳路藍縷之創業精神，建立瓊斯赫布金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提倡研究風氣，造就專門人才，如今史學家，均一致公認，該大學之設立，爲美國人才教育之始基。

二 六年來我國高等教育之進步

高等教育之良窳，關係國祚民運之休戚盛衰，既深且鉅，故北伐以還，我國民政府對全國高等教育之推進，向予重視，學校當局亦多能自重自愛，力謀其本質上的改善與充實，學者教授於認眞教學之餘，更多專心學術研究，其中尤以地質學、考古學、歷史學、物理學、化學、數學、生物學、生理學、語言學等項，人才輩出，在國際學術年會，均有論文發表。我國純粹科學在世界學術界之地位，乃得以奠定確立。及盧溝橋事變發生，全面抗戰開始。敵人對我歷年慘淡經營辛勤設建之高等教育，靡不加以有計劃的摧殘，捕殺師生，轟炸學校，自戰區以至後方，自華北以至西南，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而我教育當局卒能克服困難，使教界人士均能各得其所，繼續工作；烽火連天，而萬千青年弦歌之聲不輟。專科以上學校，大都隨政府西遷，教授學者或留妻子於淪陷區，隻身跋山涉川而入內地；或歷千辛萬苦，挈其眷屬同行。莘莘學子更多化裝冒險，衝過敵人封鎖線，投入祖國懷抱。此種百折不撓之精神，實爲我神聖抗戰必獲最後勝利之保障，郝爾登氏(Holdane)謂：「民族之魂，將在吾人大學中反映出來」。吾國大學師生，實可受之無愧！

及播遷甫定，我最高教育當局更能利用時機，力圖戰時高等教育之改進。若全國大學學制之統一，大學課程之整理，大學用書之編輯，學術研究之推進，教授資格之審核，公費免費貸金獎金之創設，師範教育、音樂教育、邊疆教育、社會教育之提倡，新縣制下國民教

育之普及，以及國立中學、新辦專科學校之創建等，總計六年來，專科以上學校由九十一所遞進至一百三十三所，增加四十二所。研究所由六十二學部增至七十五學部。專科以上學生由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八人，遞進至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二人，增加兩萬七千二百四十四人，一切高等教育之興革與發展，務求能與抗建大業社會需要相吻合。寸前尺進，無一非艱辛血汗之成果，也無一非努力工作之表現。聞最近教育部戰後五年計劃教育書中，更擬有「增設專科以上學校四十個單位，擴充研究所至九十學部，訓練專科以上學生達十五萬人」之方案。綜觀抗戰六年，我最高教育當局窮年累月苦心孤詣之設施，以及目光宏遠氣魄偉大之策劃，實在令人崇敬令人感奮。他年史家著近百年來教育史時，想必將對此一段可歌可泣之史蹟，大書而特書也！

三　目前高等教育之危機

但是吾人若單憑上述各種數字的遞增，即貿然判斷我全國高等教育已走上康莊坦道，可以無憂，則眞是十二萬分危險的錯覺。我們誠然不該輕輕抹殺六年來各級教界人士之辛勞與功績，然而吾人亦無法不承認，自七七事變發生以至西南國際路線的受阻，整個的歷程，確是無情地暴露了我高等教育處境之窘困惡劣。如今各級高等學校在外表上似已趨穩定，可是其內在之實質正刻刻在蛻變在動搖！學生水準之低落，大學師資的缺乏，圖書設備之簡陋，各校院系人數分配之不均，純粹科學之無人顧問，以及社會需要的求過於供，是一股逆流的數個面，在交衝合擊，再激再盪，在盡情衝刷高等教育的籬陽，三十年來堅苦奠立的大學教育，確已瀕於崩潰的前夕！

(甲)危機的表象：

(一)學生水準之低落　這是一個不忍道破的現實，然而又不能不道破。大學生水準之每況愈下，是具體的事例，即是年來大學招生時入學標準的一再降低。誠如沙學浚先生所言：「各大學必須爲被錄取的新生，從新補習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甚至國文等中學課程。英文不好，無法參讀外國書籍的，此種大學生約佔全體新生百分之八十以上。」「大學生以四年的時間研究一種專門學問，猶虞不足。現在又要消耗其中一部份的時間去補習中學課程，這對於專門學問的研究，自然要發生重大的影響。」（見「星期評論」沙學浚先生「大學教育上的一個嚴重問題」）。熊偉教授於講評中德高等教育時，曾謂：「戰前我國大學畢業生程度，只能相當於德國大學二年級生。」如以目下我國大學生水準之低落情形再與之相較，或更將失色。國人每謂大學生爲國家命脈，社會棟樑，而其每況愈下又至此田地，儻不能及時加以矯挽，國族前途，實難樂觀！

(二)大學師資的缺乏　「聘請教授不易，有系無學，有生無師之情況，已爲目下一般現象。」由於師資缺乏，若干課程勢必因此停頓，不但影響學校教育行政，且更影響學生課業。沒有師資而辦教育，與沒有軍官而要士兵作戰，實有同樣的危險，於是拉人之風便大大盛行。這種舉動本於某校某院某系科的自身立場而言，或不失爲一種有利的努力，但是被拉「空」的大學如果不便就停授其主課，則勢必只有再到別的大學去拉人，所謂未到職而先領薪，已離校而仍支給，或以私交，或以名利的種種你爭我奪，講價還價，除了增加若干教授不必要不應有的流動外，實際上還是無法消滅師資缺乏的困難。在沒辦法下想辦法，當局往往利用學校鄰近的方便，允許教授多方奔走，或作有計劃的請假缺課。或因陋就簡地升助教爲講師，升講師爲教授。而在校學生竟有因此而視大學爲商店，教授爲零售商者，師道墮落，士風澆薄，一至於此，言念前途，誠堪浩歎！

(三)圖書設備的簡陋　一百年前，在中國，一個教書先生只要有一捲行李幾本破書，就可以坐館開塾無往不利。但是現代學術的性質，已不容許大學教授可以沒有圖書儀器，而能認眞教學專心研究的，所以吾人若就二十世紀學術界所必不可少的工具，來衡量抗戰以前我國大學的設備，原已簡陋得可憐，六年來因種種有意無意的折損，圖書儀器之缺乏，更是日甚一日。大學八學院中，工學院之設備最爲

繁重，而損失亦最繁重。所以年來工學院、院系的單位雖年有增添，而各種重要的基本實習反日趨停頓，誠如陶家澂先生所說：「許多教授講到各種機械的構造時，大都只能照書本解釋，使我們每逢看到外國雜誌上所登插圖，一羣學生圍着機器來聽指手劃脚的講演，不能不疑那些照片是由好萊塢供給的。」（參見「星期評論」陶家澂先生「工業建設中的機械工程教育」。）而汪敬熙先生更率直的說：「我更親眼看見一個大學新近添設一個化學系，既無一架可做定量分析的天秤，也沒有一隻精細的量杯，在這種情形之下，學生怎能學化學？」我們又常聽到時賢嘆息於大學青年之惑於功利主義，不願進師範學院。但是我們又豈能否認目下若干師範學院內在的缺陷？陳運嘉先生說：「現有的師範學院，實欠充實，我知道有一師範學院的中西圖書，如果放在一間長寬各約四尺，而其高度又不逾丈的小房子內，恐怕還裝不滿。至於雜誌的大部份，都是毋需訂購而可長期贈送的官報之類。西文雜誌幾乎絕跡，這樣貧乏的精神倉庫，那能滿足一般青年的求知慾？」「學生進校三年，還不知道本學系的主任是誰？修業已逾一半的時間，還有許多應早開的課程尚待補習。」師資恐慌如彼，而不幸圖書儀器之缺乏又如此，怎能提高教學效率？又怎能造成優良風氣？所謂學術研究，眞是徒有形式徒有空名而已。

（四）純粹科學少人顧問　青年選習學科，關係己身前途、國家命運，但是讓我們耳聞目睹所知，多數青年於高中畢業擇校選系時，往往不問自身的興趣，不察自己的能力，但憑一時之興趣，朋友的拉扯、模糊的認識，以及社會的暗示，便輕率決定。二十年前梁啟超蔡孑民胡適之等先進提倡新文化運動，於是大學文哲科幾有人滿之患。抗戰以來，政府重視經濟建設、工程教育，於是青年又以習經濟學工程爲時髦，文理學院之純粹科學與文哲史藝等科，竟至有系無生，門可羅雀。竊以爲一個國家之富強，文化因素方面極多，彼此連鎖，互爲因果，我國雖需要大量有專門技術的人才來從事建設，同樣也需求有願意終身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才，純正的理論科學沒有基礎，應用技術決難自身進步，吾人以爲爲國家百年計，目前高等教育之畸形發展，實有及時糾正的必要！

（五）各校院學生分配不均　抗戰以前，專科以上學校多集中於沿海少數都市，此少數都市往往爲中等學校最多，中學生程度最高之區域。故任何大學均可自擬其標格，以定錄取新生之水準。抗戰發生，學校西遷，當局爲避免學校過度集中起見，曾作通盤之計劃，以地域而作比較平均的發展。在原則上，原無可批議，但是學校新址之決定，固未顧及當地文化水準及中學校之多寡與程度，故據以近年事實，當發現少數地位優越或多從事對外宣傳之學校，投考學生常有過多的現象，以至天資原可造就之青年被迫不得錄取。而同時又有若干學校，因地位偏僻，交通阻塞，未爲青年所熟悉，投考學生又往往過少。縱然降格以求，猶難錄取足額學生，即在他處普招，錄取之新生又因交通困難，多裹足不前，寧捨遠就近。以偌大之經費設備，僅作造就極少數人才之用，實有背經濟原理。且同爲大學學生，程度高低太多懸殊，一入社會，不免彼此歧視，實非國家之福！

（六）社會需要求過於供，遂促進大學人才之粗製濫造　抗戰以來，政府與人民都深感國內各種經濟事業之落伍，非大學建設不可。「建設」二字遂成舉國一致的呼聲。興建既繁，需才自然更急。大學生及大學畢業生均爲各種建設之理想幹部人才，登用既易，超躍亦速。個人致知與社會致用，原爲不可分。以我國大學畢業生之少，國家需求之切，故大學生一旦畢業，縱然身無實學，亦有工作可就。且機關愈新，用人愈寬，而待遇亦愈高。此種戰時社會之特質，無時不在影響一般青年之心理，常導之先生謂：「大學生每圖於學業以外另尋出路，乃今日現實大學之特質。」信然。目下粗製濫造之「士」，他日即爲國家之中堅人物，才職不稱，用違其學，瞻望建國前途，能不戚然憂心？

以上所述各點，均極淺顯明白，稍稍關心目前高等教育之人士，都心知其然。因此我們也常可以聽到一種對目前高等教育悲觀絕望的

勳鼻孿，認爲病入膏肓已無可爲力了，但僅僅是一些消極的呻吟，或是不切實際的高調，能轉變目前高等教育的危機嗎？我們的觀察是否定的。反之，我們又可見到若干教界領袖，把這一切危機都認作是時代的悲劇，以爲是環境使然，非少數人的力量可以挽救，也就諱疾忌醫，置這些顯著而又嚴重的問題於不顧。蔣委員長說：「發現缺點，是我們求進步最重要的途徑，弊端既顯，隨即可以加以改進。」上述六點，只是目前高等教育危機的表象，吾人願更深入內層，去探究這些缺點的成因。缺點既顯，病根既明，自然可能對症下藥！

(乙)缺點之成因：

(一)大學招生與高中畢業生總數供求失調　吾人歸納一般社會人士及教育界同人對於年來大學生水準低落的看法，總不外(1)高中畢業生程度太差，(2)大學教學效率太低兩點。這種看法原是正確的。可是另一主因，似至今猶未爲時賢所注意，即是年來大學招生名額與高中畢業生總數，已失供求比例，此乃大學新生所以每況愈下之最主要癥結所在，謹解釋如下：戰前全國大學多各自爲政，每年招生總數，教育部向無確實數字可計。作者試以一般大學招生之最高額及最低額平均推算，則每年通計或可不下於三千人，而二十五年全國高中(普通高級中學)畢業生總數，據教部統計室有案可據者，凡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人。用精取宏，大學程度，自然年有進步。二十六年抗戰軍興，政府力導建設，需才孔亟。抗戰建國綱領之關於教育者，有「訓練各科專門人才，以應抗建需要」之規定，故除創設新校外，各大學招生，多鑿倩增加。計

民國二十七年	全國大學錄取新生	五、四六〇人
民國二十八年	全國大學錄取新生	五、三七一人
民國二十九年	全國大學錄取新生	七、〇二四人
民國三十年	全國大學錄取新生	七、九五八人

增加之速，幾數倍於戰前，而同時高中畢業生，不但未見等比增進，反有萎縮之趨勢。如

民國二十五年	全國高中畢業生總數	一三、二七〇人
民國二十八年		一一、七六二人
民國二十九年		一一、〇二七人
民國三十年	待計	

普通高級中學畢業生之家庭經濟與個人學力可能升入大學者，根據戰前沿海優良中學之統計，約可佔全體畢業生百分之六十。吾人設以此比例求之，則二十九年度全國高中畢業生可能升入大學者，僅六、六一六人，而同年大學錄取新生竟有七、〇二四人。此種頭重腳輕的矛盾，正因年來大學一再降格錄取新生，以及其他各種保送免試等辦法，而順利消除。且近年來高中學生未畢業卽參加大學入學試驗，亦已司空見慣。這種貪圖近功，躐等僥倖的心理，原不可專責青年，咎在大學招生過濫，以致良莠不齊；課程太寬，以至水準日下。確爲目下大學教育危機之一。

(二)政府社會同向學校「拉人」爲大學師資缺乏之主因　大學師資不足的現象，在戰前原已存在。不過近幾年來，格外嚴重而已。抗戰以來，建設已成一種時代風氣，大學教授既爲國內有數之專家，焉得而不被各機關請去當委員擬方案，計劃各種建設。感致如何，雖待分曉；而各大學之有限師資，經此一刧，原氣大傷，則是事實。且過去大學師資之來源，十九是東西洋留學生，以往政治未上軌道，一切建設無法推動，命運註定了留學生歸國，不是做官便是當教授，如今工廠林立，農場遍野，各種私人企業更是有增無減，留學生一旦歸國，立卽會被人以重價羅致而去。大學師資之有去無來，遂爲無法倖免的事實！

(三)學校單位過多，促進人才物力之浪費　政府社會同向大學拉人，固爲大學師資所以缺乏之主因。而學校本身單位之過多，似益在加深人才物力的消損。抗戰以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計一〇八所，因戰事影響曾減少至九十一所，六年來年年增添，迄今已達一百三十三個單位，較戰前反多二十五所。學校當局大多好「大」喜功，一級

之內，學院唯恐其少：一院之中，科系愈多愈妙，吾人試以全國二、八九二位專任教授，七五九位副教授，一、三六五位講師，平均分攤到這八百個系科內，則一系僅可能有教授三人，副教授一人弱，講師一個半，其中一位教授必須兼管系主任，綜管雜務、應付人事，其餘兩位教授，便得門門都懂課課都講，集四五人之全力，以應付一系內一、二、三、四年級學生之所有課程之講授與指導，已覺心餘力拙。然各校猶紛紛請設研究部，擬訂研究計劃，誠如楊人楩先生所謂「力量愈弱而論調愈高，設備愈差而排場愈大」，因人設課，興廢無定，忽去忽來，但看機緣　學生課業，已不復顧及矣！而「此類院系相同，性質相似，設備無一完備之大學，又往往麕集一地，在院系過度重複下，各無所長地分道揚鑣」，實為目下各「文化區」之特質。(見「星期評論」郝景盛先生「談我國大學教育」)。最高教育當局若不思從學校機構上另尋解決之方，想單憑若干幹練的校長院長周旋其間，或追加預算以維持現狀，縱然煞費苦心，結果如何，應難設想。

(四)教育經費太少，為目前高等教育最大癥結之所在　總裁說：「現代國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經濟、武力三個要素所構成，教育是一切事業之基礎。」而高等教育更是教育中的菁華，故世界各先進國家，無不重視其發展，寬籌其經費。美國哥崙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每年經常費為五百萬美金，合法幣一萬萬餘元，而我國目前大學一百九十二個學院之全年總經費，恐猶不及哥校一院之經費。蘇聯苦戰經年，舉國呼聲為「一切工作為前線」，但其高等教育之研究費尤佔全國總歲出之千分之八，而我國高等教育之總經費(包括教師俸給、學術研究費、辦公費，以及購置圖書設備等臨時費。)在國家總歲出上，恐猶不到此數。我國目下人才之缺乏，正足以說明吾人過去對人才教育之忽視，而目前之高等教育，正是作育未來人才之唯一機構，使命之重大可知，不意其經費之短缺，竟至如此！抗戰以來，為適應國家需要，高等教育業務之擴充與推進，至為衆多，而高等教育經費，在國家總歲出之百分比上，不但未見增加，反較戰前為少，眞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再則，抗戰時間，人人都該吃苦，原是天經地義。但是吾人實不能說，從事他種職業的人可以享有比較合理的生活，而專以吃苦期待於各級教師。固守崗外，安貧樂道，本為教界中人之素志，但是若至物質生活低至無可再低時，同為火食之驅，也無法叫人安守其位了。吾人回顧四年來，各種物價的劇烈增漲，各種經濟事業的畸形發展，已足令人談虎色變。就目前物價情勢觀察，前途似仍滿佈坎坷。又加以高等教育內在缺點之交織互擊，關係國家命脈的高等教育，實已臨最惡劣的關頭。政府當局設不能及時增加教育經費，或在學校機構上予以徹底之改造，則影響所及，不僅人才教育的使命難以達成，甚至道德人心也有敗壞的趨勢。因循苟且，必盡棄前功，他日縱有更大決心和加倍經費，恐亦將失之過晚，追悔莫及矣！

四　改進之道

(甲)學校方面：

教育設施，貴能因時制宜，原無成局定格可以永遵勿渝。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眞已臨到「危急存亡」的嚴重關頭，實在不容許再猶豫苟安了。一切捨本逐末枝節碎零的補救，最終還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必當急起直追，把全國高等教育從「根本上救起」，要澈底放棄以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消極的陳方，而代以有光有熱審愼周密的全盤改組。我們認為在非常時期，擔任教育的非常任務，決不是墨守成章可以克服困難的，必需大膽的採用非常辦法。我們認為要產生一種適應機宜的方案，要成立一種高等教育的新機構，原非奇蹟。只看我們能否澈底排除傳統的陋見，運用現實的眼光來估價全面的得失？改革高等教育，已是時代的呼聲！凡是足以增加高等教育力量的辦法，吾人必當見機立作，不俟終日。同時對於足以減弱高等教育力量的阻難，更當不顧一切，斷然加以排除。不佞以為改進當前高等教育之道，當從學校本身及社會方面，同時下手。

(一)嚴格大學招生，擴充專科學生名額　三十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在不斷的生長與改造的過程中，有一最大的缺憾，卽是政府當局與社會輿論，對於高等教育的設施與評議，往往太偏重於大學，而忽視了專科學校。依一般人的見解，專科學校與大學，僅爲修業年限短長的不同和畢業資格高低上的差別。其實這並不是專科學校與大學的主要不同點，其最大的區別，乃是「職能」上的不同。專科學校的教育（此地專指實科而言），與大學教育之專以養成各種專門人才者不同，與職業學校之專以養成初級技術人員者又不同。專科學校實是介於這兩者之間，它一方面受專門人才的指導，一面又助專門人才指導初級技術人員，故爲一種處於任何事業中堅地位的人才。（參見二十一年十一月，朱前教育部長家驊，對整理全國教育說明書。）但是我們過去的高等教育似多忽視這種人才的作育，例如目前一百三十三所專科以上學校裏，大學與獨立學院竟佔了八十六個單位，而專科學校僅四十七所。在五萬八千餘位專科以上學生中，大學生竟佔了五萬五百餘人，專科學生只有七千餘人。誰能說這不是太畸形的發展呢？

記得若干年前，國聯教育考察團，對於我國高等教育曾有過懇切的評語：「夫一國之需要，並不在最多靑年能入大學，而在各種職業的人才，皆能有適當的分配。中國大學中，自亦不乏具有相當智力，足以領受大學教育之優秀學生。然就現狀而論，實有過多之靑年，錯列於大學生之林。」把這話用來批評我國目前之大學生，自然覺得格外深刻中肯。

我們如果再肯虛心地回過頭來瞧一瞧我們敵人的教育，也很可以作爲借鏡，據日本一九三七年之統計：全國大學生共七萬二千餘人，專科學校學生十三萬五千餘人，他們的大學人才與專科人才之對比爲七萬比十三萬，可見其事業的中堅份子，是何等充實！反看我國高等教育，大學人才與專科人才之比爲五萬比七千，頭重脚輕，中堅人才又是何等缺乏何等稀少？因此我們不得不叫一個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生去做鐵路監工，不得不叫一個大學經濟學系畢業生去做簿記工作，我們是一面在盡量浪費專門人才，一面又喊着專門人才缺乏！

把學力智能不夠進大學的靑年，隨便許其進大學，這是揠苗助長，是蹧蹋人才，是有意促進大學水準的低落。把專科畢業生可能勝任愉快的工作，硬派給大學生去做，反弃得用非所學，亦是戕賊人才，埋歿人才，是國家最深沉而又最不易爲人發現的隱患，亦是我目前高等教育制度上一個最大癥結所在。

爲了挽救目前高中畢業生供求失調的危機，爲了提高目前大學的程度與水準，我們主張嚴格大學招生，減少大學入學新生名額。爲了滿足國家社會需才的迫切，爲了減少人才的浪費，我們主張盡量擴充專科學生名額。因此，我們願敬向最高教育當局請命：從三十二年秋季入學始，實行嚴格大學招生，同時盡量增加專科學生！

(二)減少學校單位，以爲復員時之準備　抗戰六年，祖國無刻不在進步之中，全國的軍隊是統一了，財政系統亦已統一。我們的高等教育呢？也一樣在隨着大時代前進。北洋政府時代的學閥思想，還有倖成的嗎？各人祇顧自己，不顧全局，無所比重的私人教育，能容許不受當局的指導嗎？高等教育已不再僅是少數人私自講學的場所，而已演進而成爲國家作戰機械中強大有力的一環，戰時高等教育，在講究各種有效數字的統計下，正作全面有計劃的推進。

但是爲了使高等教育能更密切配合國家的需要，爲了使高等教育的質與量能同時增進，我們實又不得不春秋責備賢者，覺得還有從更大處落墨，立求改革的地方。我們認爲高等教育的戰時病，不全在師資的缺乏與圖書儀器的簡陋，而是在：學校單位太多，組織機構太鬆弛太重疊，把有限的人才物力扯得太散太遠，以至人不能盡其才，物不能盡其用。這種機構上的缺點，我們可以從下面與各國高等教育學校單位的對比裏，看得更顯明。例如

國別	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總計		學生
意國	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總計	二五所	學生 四五、二六〇人
英國	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總計	二一所	學生 五六、七二五人

國別	學校	學生
法國	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總計一七所	學生六九、九二一人
德國	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總計二三所	學生一五一、六二九人
中國	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總計一三三所	學生五八、四三二人

（見教育部統計室二十五年所編各國高等教育頁三）

從這表格上看，我國專科以上學校單位之多，實在驚人，幾等於英法德意四國總和的兩倍，而學生總數則僅爲四國學生總和的六分之一。這龐大的一百三十三個學校單位裏，包括有一百九十二個大學學院七百個學系。吾人試將二十九年度所錄取的七千餘名大學新生，予以平均分配，則每校只可能分到七十五人，每學院只可得三十六人，每一學系只可有十人。宜乎若干學校若干院系要年年感到招生困難，有學系而無學生！吾人試再將全國二千餘位專任教授平均分配到此七百餘科系中，則必然會感到師資恐慌，有學系而無教授！

德國前國防總長勃蘭僕元帥有一句不朽的名言：「全體比局部重要，細目在大綱裏得到它的位置。」要改進目前高等教育，我們以爲就應針對這高等教育全部組織上的缺點用藥。我們認爲減少學校單位，確足以解決目前大學師資設備的荒歉，也是爲今後學校復員應先有的準備。我們敢強調呼籲，爲集中人才，充實設備，我們要求減少學校，爲減少今後學校遷歸時的困難，我們要求合併學校。

我們認爲從這根本處開刀，雖然不免要流點血，出點膿，但是腐肉既去，定能新生強肌。

我們認爲優良的校風，應該存在教師和學生的工作精神上，決不存在任何某一大學的那塊招牌上。

我們認爲學術應該是國家的公器，就大學教育而談合併與改組，應該是不含有私人感情成份的。

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局部偏執的鄉土觀念，這一切封建殘餘，在過去中國社會上，已製造了不少惡因惡果，政治上的引用戚族鄉黨，軍閥的割據混戰，以及小民間的地域歧視，無不爲上述思想的流毒，我們所望在改進高等教育的過程中，不再聞見這種落伍觀念的化裝出現。

過去，我們的大學，往往以省爲單位，或以地方爲名而設立，因此不免時存門戶之見，演成派別之爭，滋生若干無謂的人事磨擦，實非國族之福，我們希望今後的大學，能不再以地區爲名，一如今日之國防軍，而代以第一第二等數字名稱，如果最高統帥一紙命令，可以撤換任何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重新編整軍隊。我們的最高教育當局，也同樣可以改聘任何大學的校長，轉聘教授由甲大學至乙大學，交換學生由一專科學校至另一同一性質的專科學校。

我們主張成立一專門委員會來主持此事，爲免去交通上的過份困難，可以分區減少學校單位。以一大都市爲中心，對該區附近之專科以上學校的人才物力，先予實事求是細針密縷的調查，以決定如何減少單位，如何集中人才物力以提高教學與研究的效率，以及今後如何遷歸的準備。

這是一件千秋萬世的偉業，今後高等教育成敗的樞紐，爲共求祖國學術的進步，大家該搊誠相見，將小我的私谿，置之度外：

(三)裁併過度重複之院系，以集中人才物力　與減少學校單位應同時並舉的一件事：卽是裁併過度重複的院系。這兩椿事是一件事的兩面，且互爲表裏。大學內共包括文、理、師範、法、商、農、工、醫八學院，每一院系均有其特殊任務。例如文理學院所設立的科系與師範學院設置之科系，在名稱上雖大同小異，而本質上則大相逕庭，師範學院職在培植健全之中學師資，故於課程上，多致力於教學心理及各種有關專門教導之技術訓練與研究。文理學院則重在純粹學術人才之陶冶，冀其能獲得深湛博大的基礎，以爲一身從事學術研究之準備，故兩者性質目標均不相同，施教方針，亦自各異，分別辦理，不容混淆，於理，文理學院之設立與招生，不必求量之多，應求質之精；而師範學院應多設立，學生亦應質量並重。設若吾人此種見解不謬，則以此標準求諸於目下大學文理、師範學院、院系學生之分配情

形，似覺文理師範學院大有再度改組之必要。

據教育部三十年度之統計，全國各大學之中

文學院	三十二所
理學院	三十所
師範學院	九所

文理學院與師範學院之比例，爲六十二對九。

全國文理學院中，有：

中國文學系	三十六系
外國語文學系	三十二系
歷史系	十五系
化學系	三十八系
物理系	十七系
數理學系	三十系
生物學系	十九系

全國師範學院中，有：

國文系	九系
英語系	九系
史地系	九系
理化系	八系
數學系	九系
博物系	三系

文理學院上述七系與師範學院諸系之數比爲一八七對四七。

以學生而論，則：

文學院	六、一五一人
理學院	六、〇八七人
師範學院	三、三七七人

文理學院學生總計凡一萬二千二百三十八人

師範學院學生總計僅三千三百七十七人

我們知道，自從高等師範學校式微以來，中等學校之師資，已久無專門來源之可言，乃不得不借才於文理學院，原是萬不得已的事，中等學校程度之難以提高，此或爲其主要原因之一。抗戰發生，我最高教育當局鑑於中等學校師資之缺乏，乃適時倡設師範學院，確是一件賢明重大的設施。但既設立師範學院，而同時不裁併文理學院，吾人總以爲意有未盡，還不夠澈底，還不夠有效率！

爲了挽救目前中等學校師資的缺乏，爲了未來普設職業學校時的師資起見，我們認爲應該及時增加師範學院，同時減少文理學院過度重複之院系，文理學院院系單位之減少，一方面可因此而集中師資設備於此較少的院系內，藉以提高文理學院教學研究之效率，其餘一部份之教授與設備正可用以充實貧乏之師範學院，從此以後，文理學院可以完全集中精力專心一意於學術研究，可以不再分心於中學師資的訓練，而師範學院也可以不再擔心沒有師資沒有學生的困難。

吾人須知：今日在師範學院求學之數千學生，若干年後，卽將爲數十萬中等學校青年學生之導師，而此數十萬青年學生中之一部份（師範學校）又爲未來國民教育之師資。今後我國普及國民教育之能否到達預期的希望，職業教育是否可能普遍實施，以及中學程度之可否提高，將全視今日師範學院能否及時充實與改進，而師範學院之能否及時改進，則又將視最高教育當局能否下最大的決心來裁併若干過度重複之文理學院院系以爲斷！

常人說：十個不完全的戲班子，不如二三個完全的戲班子，同理二三個殘闕不全的航空工程學系，不如一個充實的航空工程學系，古人說「五穀不熟，不如稗稊」，一個程度很差的工學院，倒還不如一所富有生氣的工科學校，那末以我國目前高等教育師資的缺乏與圖書儀器的短少，是否還應該繼續維持有三十一個土木工程系，二十一個電機工程系，二十七個政治系，十四個化學工程系，十個森林學系，以及二十四個醫學院呢？是否有院系過度重複之處？是否有加以合併充實的必要？

我們以爲今後大學院系之設立，寧可缺，不可濫，一大學內學院不必貪多，一學院內院系少些無妨，一個學院萬不可同時兼辦農工商三大部門，一學系內亦不可同時兼顧地理地質氣象，爲了集中人才充實物力節省經費起見，我們主張研究所，大學部，專修班應予一元化，俾研究教學與服務（推廣）三者之間更有密切之連繫，據作者所知，中央政治學校，金陵大學，武漢大學內，凡師資圖書設備比較優越充實之院系，均已採用此立體的組織，且已收到極佳的成果，竊以爲此種大學組織，實有普遍採取的價值。

（四）增加高等教育經費以提高教職員待遇　近年來，政府與社會共同在努力提倡一件事，就是科學獎金的設立，提倡者的用意未嘗不善，但是事實上似很難收實際的成效，「讀書人的憔悴，與學術的萎縮」，並未因政府的獎金，而稍見起色。這根本原因的所在，並不是因爲獎得太少，而是缺少實際的援助。沒有助，雖有獎，也獎不出什麼偉大的貢獻來。常人說：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不給學者以維持生活必不可少的待遇，不給從事科學研究時必需的設備與經費，而向他說：待你研究出成績來，我一定獎你，等於不給巧婦以米，而向她說：待你炊成好飯後，我一定賞你，是一樣做不通辦不到的。我們如果希望高等教育不致名存而實亡，老教授以一己生命終身赴之的研究工作，不致功虧一簣，好學的後進不致因失學灰心而改業更行，那末最有效的辦法，決不是濫設獎金，而是實實在在去解決其切膚的困難！

大學教授爲國家造就人才，埋頭科學研究，任務不爲不大，但其收入何以竟使不足維持一家的溫飽？同樣一個大學畢業生，到其他國立機關或國營事業裏去做事，其待遇竟可四倍於留校做助教的同學，或兩倍於頭髮花白的老教授，這是應有的現象嗎？爲了適應抗建人才的需要，教育當局確已增添了不少學校，增加了數萬大學生，教育業務也擴大多了，但是又有誰知道：高等教育的經費在國家歲出比例上，反較戰前少之又少？又有誰肯信我國大學一百九十二個學院一年的總支出、反不如美國一個大學裏的師範學院？如今我們的政府每年可以化××萬萬法幣來辦經濟建設，××萬萬法幣來辦糧政，我們如果要求以辦糧政的十分之一的經費來辦領袖所說的「一切建設事業的基本」的人才教育，能說是過多呢？沒有健全的人才，想單憑資金與機器平地湧出一個大工業大農場來，是空想，也是做夢，但是我們的賢明政府與社會人士，似又最吝嗇把錢化在作育人才上。

誰都知道，高等教育是國家學術人才前途之所繫，然而我大學資以及師生的生活竟不幸而降至此等田地，迄今猶未見當局有全盤調整的辦法，在經費上，反待少數領袖及友邦人士零碎的矜恤來救濟，怎能不叫人百感交集。我們以爲過去政府及社會人士對於教育經費，那百拼不脫的半慈善家心理，實爲辦理高等教育最大的致命傷。人才教育既是整個國家作戰機構中的一環，自然應有它所必需的經費。高等教育不需要救濟費，但要求追加經費，我們很懇切的希望全國人士，鑑於以往人才教育的空疏，更應該澈底認識今日人才教育的重要，關於增加高等教育經費一點，社會輿論更應以全力來促進政府注意。我們以爲調整學校機構，裁併重複院系，減少大學生增加專科生，以及追加高等教育經費四點，實是保全戰時高等教育及促進其教育滋長的唯一方案，亦是建國必成的唯一保證！我們更盼望在改進高等教育的過程裏，能明文規定各級教師年資加俸養老卹金之制，各級教師的生活補助金能隨物價指數爲升降，學生貸金能一律改爲三民主義獎學金，且增多其金額。我們深信：設各級教師能不受生活波動的影響，而安心教學與研究，多數青年學生因獎學金而可自己解決其衣食，則必更發奮向學，而貧苦青年亦可因此而得免費求學之實惠，其造福國家民族之大，實在是難以金錢數字計的！

（乙）社會方面：

（五）糾正不良的社會風氣　六年來，我們把國祚民運的休戚存亡，整個獻給血淚交迸的戰爭，前方的將士以曠世無匹的犧牲精神，在浴血拚命。後方的人民以最大的堅忍在刻苦工作，這種堅苦卓絕的

民族精神的發揚，確是我國最後勝利的最大保障！但是我們如果再睜眼細看一看，後方大都市的風氣，一種貪利忘本，欺詐虛僞的不良風氣的蔓延，一種投機發財，官商不分的腐化行爲的泛濫，我們實在不能不感到悲痛傷心！

社會各界的日常交際，男男女女談話的中心，幾乎全是如何做買賣，如何發財。舉全國多數人士的聰明才智，而用以做買賣，焉得不刺激物價？影響所及，以至在大學裏讀書的青年，也學會了如何買進賣出，操奇計贏，離校之後，自然再也不問個人的才識如何，國家的需要如何，而只知一昧向錢多的地方鑽，因此我們常可聽到一些道德家，在咒咀青年德行的破產，以及人格教育的失敗等，常人論事，總好以偏概全，以部份解釋全體。吾人雖相信大多數的青年未必如此，可是此種不良的社會風氣，確是日深一日的在刺激青年，誘惑青年！

吾人就個人一生的教育過程而言，原應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三者之總和，而社會風尙之影響個人言行，似又往往大於學校教育的精神講話，法國學者達爾德氏(Tarde)曾倡社會卽模仿之說，以爲個人在社會裏，常有模仿其環境中有地位有聲譽的人的態度與行爲，以發展其自己的個性與特質，大學生之生活，旣無法可使其與社會接觸，則社會上的黑暗醜惡，敗德亂紀，怎又能叫大學生熟視無視、充耳不聞，而不受其暗示？吾人以爲社會之演進，國家的進步，係政治，經濟，交通，風俗，道德，教育，宗教等多種因素之有機合成，決非任何一種因素可以單獨成功的。近百年來，我國士大夫的意識裏，於有意或無意間，不免有認教育爲萬能之說，認教育爲解決社會一切問題之惟一辦法，實爲一大錯覺。大學教育固不失爲改造現代國家的一種有力工具，但除教育之外，吾人亦決不可忽視其他政治法律，社會輿論，經濟勢力，傳統習慣等有形無形的環境力量。吾人若徒知從事教育的改善，而置其他因素力量的影響於不顧，則教育之不能收效可以斷言，設教育之努力方向，與社會風氣完全違悖，則更可能產生人才反淘汰的不良結果，因此吾人認爲加強政府權力，勵行法治，發揮輿論力量以糾正當今社會之不良習尙，以制裁時下投機發財營私舞弊的腐敗行動，以挽救此泄泄沓沓之人心，實爲急不容緩之舉，我們應從消極方面先做到杜絕惡勢力的再生，再從積極方面，砥礪出一種刻苦沈着，厚重篤實的時代精神，只有此種精神的發揚光大，才可擔保最後勝利的必然來到。

高等教育的優劣與社會習尙的邪正，係互爲因果，互爲影響，在改進高等教育的過程中，希望當局更能注意到糾正不良社會風氣之重要性！

(十八)建設應顧及人才之供應，教建應打成一片　抗戰以還，國人鑑於自身經濟事業的落伍，深覺非大事建設，實不足以救亡圖存，故抗戰開始後一年(二十七年)卽有全國重工業及交通事業之計劃，二十八年有所謂「計劃經濟」的提案，二十九年有總理實業計劃的研究，三十年有中國三年建設計劃之實設，三十一年更有開展西北的呼聲。其他以省區爲單位的各種建設，名目更多，若青海西康的開墾計劃，貴州建設計劃，川康建設，西南建設等等，自政治經濟以至文化教育，眞是無所不包，面面顧到。但是此類大建設，事先似旣乏長期的調查與研究，更少充份的準備，而倉卒發動似又太驟太猛，故機關林立，經費亦有，只是缺乏人才，遂造成各生產機關向大學搶人才的現象，誠如大公報社評所言(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目前工作效率之低，其病不全在人才少，而在事業太繁，機關太多，把人才扯稀了，致使人才難以做事。」我們以爲一個理想的建設事業，應具有四種人才。一要有氣魄宏大，眼光精闢的設計人才，二要有注意細緻性格堅強的管理人才，三要有富有研究精神的技術人才，四要有實地經驗並能指導局部工人的熟練工頭。這四種人才要俱全，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他們又偏偏是任何近代工業所不可或缺的人物，因此我們以爲當今事業人才青黃不接之際，只有事業來遷就人才，萬不可以不足之人才來遷就所有的事業。不顧人才之有無，先撥經費成立機關，關廠址，定機器，如此辦實業，是很難不失敗的。將未成熟的人才超擢

逾量，以至用違其才，揠苗助長，亦是戕賊人才，把大學裏以研究與教學為專業的教授盡情羅致去辦工廠與實業，涸澤而漁，不但高等教育先行破產，而生產事業，建設工作亦必因設計人才多於健全之幹部技術人才，頭重脚輕，以致業務愈大愈無法支持，所以我們主張：在目前，建設應遷就教育，即各種建設應顧及人才之供應與有無，寧可集中過多的人才於少數重要的事業，萬不可將有限之人才物力扯散至若干不大必要的事業上去，反之，在今後、教育應遷就建設，教育計劃應根據各部會各機關所預定計劃中所必需的人才，來作有計劃的作育與訓練，凡於抗建有關之各種特殊問題，有待專門研究調查者，亦可由各主持機關逕呈教部轉致各大學研究所負責研究，由各主持機關個別負責供給有關研究所必需之資料與經費，如近年來財政部委託金陵大學農學院之菸葉研究，四川省政府委託金大文學院川康邊民生活之調查，以及最近教育部為溝通中西學術委託金大理學院製造放大圖報機，以放映美國本年底出版之科學期刊，均為教建合作的先例，如能普遍採用，不特可以節省許多國家之物力，解決主持機關許多實際之困難，且更可藉此以提高大學研究風氣，使建教融為一體，而收分工合作之實效。

總之，經濟建設與人才教育，好似一個人的兩手，一隻飛機的兩翼。兩者之間最要講求合作，講求連繫。能合作，則建設成功，教育亦成功。不合作，則建設失敗，教育亦失敗。建設教育，殊途同歸，同為國家命脈所寄，希望教建當局，能利用時機，來充份發揮高等的合作精神！

五　結論

在目前血肉相搏的緊急時辰，想躺在籐床上作戊戌變法時的空洞名詞的文字夢，是無補於實際的，我們需要的，只是行動。「只有力行，纔能克服一切困難，獲得最後效果。」「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

我們這六點主張，可說是完全針對上述六點病狀而發，亦可以說是綜合許多從事實際教育的專家的意見，經歷很長時間的苦痛，才得來的教訓。

我們深知，這六件事，不易為，但它們確是目下高等教育否泰的樞紐！

最後，我們綜觀近百年來，我國高等教育之革新，幾無一不與戰爭有關。因甲午庚子兩役，遂有清末之廢科舉與學校。因辛亥革命之驅使，遂有民元新學制的頒布。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思想之激盪，遂有民十一年學制之改革。因九一八事變的發生，遂有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的提倡。改革之內容雖互異，而其欲運用高等教育界本身的力量，以挽救當時高等教育內在的缺陷，使符合當時國家社會的需要與期望，則無二致。此次全面全民的長期抗戰，更是我國曠世無匹空前未有的大世變，吾人深信：全國高等教育界人士，必能和衷共濟，合作互信，運用非常的辦法，採取非常的手段，以完成更生高等教育的非常任務！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完稿於成都金陵大學文學院。

七月星座神話

陳遵嬀

一　豺狼座(Lupus)

七月下午八時中天之星座，有神話傳說者為豺狼，天秤，小熊，北冕，天龍，天蝎等座。

位於天秤座與天蠍座之南，狠星被半人馬突擊仰倒之形。古似僅稱曰『獸』，詩人阿拉托斯曾詠爲『半人馬右手所捕之野獸』。

二 天秤座(Libra)

正義女神阿斯托累耶左手所捧之天秤，相傳秤之二皿，乃用以計人間之善惡而定其運命者。此爲黃道之第七星座，視爲秤皿之形者，頗爲牽強。希臘最初視爲天蠍之爪，稱之曰蠍爪。至羅馬愷撒時代，始與天蠍座脫離而予以天秤之名。

三 小熊座(Ursa Minor)

因女神赫拉之嫉妬，美魔女精卡利斯托被化爲熊，逃避於四方。某日熊於森林中，遇一青年獵者，不意即其與大神薛烏斯所生之阿爾卡斯，忘己之爲熊身，走近獵夫之傍；阿爾卡斯大驚，舉槍擬殺之，蓋不知即其生母也。大神薛烏斯見之，攜母子於天空，成大熊小熊二座，此小熊座之所由來也。

另一神話謂大神薛烏斯幼時，父克羅諾斯擬食殺之，母勒亞以石製赤兒代之，將薛烏斯隱於克累泰之巖窟，由二熊育成之。爲報其養育之恩，列爲大熊小熊二座。一說育護薛烏斯於伊達山之二熊，因有大功，變爲女精之姿，後升上空。

凡以北斗爲大熊之民族，咸稱此座曰小熊，蓋亦有七星，恰成小之斗形。又以北斗爲『戰車』『貨車』者，稱此爲『小戰車』『小貨車』。北極星即此座之二等星，中名天皇大帝，一名勾陳第一星。

四 北冕座(Corona Borealis)

此乃葡萄酒神得俄紐索斯贈送於克累泰王密諾斯之女阿利阿多內之冕。雅典王愛該斯世襲之青年西修斯，聞其國內年送男女青年各七人於克累泰島，作爲入貢之品，以供棲息於迷堂之牛魔密諾托羅斯之用，決心除此災害，自身參加爲貢品之一人。

阿利阿多內王女見西修斯，生愛戀之心，授以一劍與一絲毬。又乘陰夜，教西修斯以迷堂祕密之扉，王女在外，執絲毬一端，西修斯執其他端，深入迷堂之內。如斯遂得毫無困難，治滅牛頭人身之密諾托羅斯，捕其角，取其死骸，再按絲而出迷堂之外。遂以王女爲妻，行向故鄉雅典而歸。途經奈基索斯島，上陸休息，受雅典那女神之託，翌晨於王女尚在熟睡未醒之際，開船而去。

阿利阿多內醒後，知被留棄於島上，悲嘆之餘，欲投身於海而死。恰值酒神得俄紐索斯披小鹿斑皮，戴蔦葉冠冕，乘豹曳之二輪車，行經其前，復有一羣女神與森神薩梵羅斯歌舞於其周圍。酒神慰阿利阿多內之心，改嫁爲自己之妻。其贈品爲鑲九顆寶玉之黃金冠冕，王女殁後，神投冕於天空，遂爲星座，相傳爲今之冕形。

北冕座乃對於南極附近之南冕座而言，或單稱之曰冕座。連結此座各星之輪廓，我國稱之曰貫索，共有九星，視爲『賤人之牢』者。此座首星，阿剌伯名曰『缺皿』，蓋以連結此座各星之弧形，爲乞丐寺僧之皿也。中有一星，拉丁名曰『冕之眞珠』者。

五 天龍座(Draco)

相傳此乃守護黑斯別利得斯庭園黃金蘋果之火龍。女神赫拉爲大神薛烏斯之正妃時，其他女神咸贈此蘋果，故命巨人阿特拉斯之女黑斯別利得斯（黑斯別利斯姊妹）保護之，更設一火龍以助之。大力士赫卯利斯十二苦行之一，乃獲取此黃金蘋果。彼遍歷各國，以求此蘋果所在之處，經種種之冒險，得遇擔天之阿特拉斯，遂暫代其荷天於肩，請其說伏其女，遂取黃金蘋果。其後因感火龍長久守護之功，當於星空。

他一神話，謂當智慧女神雅典那與巨人等戰鬪之時，此爲來抗之火龍，女神捕投於天空，咸爲世界之軸，自是以後，睡眠不醒。法挨托驅太陽神二輪車之時，大熊及小熊咸被其熱所灼焦，蜿蜒眠伏於北極周圍終未生禍之火龍，受其暖熱而醒動，恢復其昔日之狂暴性。

又一神話，謂此爲卡多摩斯所殺之龍。卡多摩斯乃費尼基阿王阿該諾爾之子，妹攸羅巴被化身白牛之大神薛烏斯所攫時，遵父命探求其行蹤。經長久時間之尋訪，得阿波羅神之助，隨牝牛之後，抵達巴諾培之野，爲獻禮品於雅典那女神起見，遣從者三人，取林中洞穴湧出之清水。棲息洞穴中之金色鱗龍，聞水瓶之音，伸肉冠之鐮首，忽然殺死三人。卡多摩斯探尋從者，見之，先投大石，不中，次射以箭，龍遂被刺，在龍盤繞大木樹幹之刹那，以長槍使其頭箝於木縫之內，得報從者之仇。此爲阿勒斯神所遣之龍，升於天空而爲星座。

距今約四千年前，埃及建築大金字塔之時，此座首星爲當時之北極星。阿卡德之薩爾恭王所編纂之大古術書，尊爲『天之生命』，『天之判官』『恩惠判官』之星。

我國所稱陰德（二星），大理（二星），上輔，少尉，右樞，內廚（二星），天床（六星），左樞，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衛，尚書（五星），天棓（四星），女史，御女（四星），柱史，扶筐（六星），天柱（五星），天廚（六星）等，皆屬此座。

六　天蝎座(Scorpio)

據羅馬詩人俄維迪斯所說，巨人獵戶俄賴翁豪言『天下一切生物，均非吾敵』，遂觸女神赫拉之怒，自大地跳出大蝎，螫其足而殺之。此卽當時之蝎。

一說獵夫俄賴翁自豪己之武勇，將殺盡地上一切害獸毒蟲，地球聞之，大爲震怒，送出此蝎，一世無敵之勇士，終被咬殺。神醫阿斯克拉皮俄斯深爲惋惜，圖將俄賴翁救使復活；大神薛烏斯謂『俄賴翁已嘗盡世間辛苦，無容再使蘇生』，命雷亦將醫師阿斯克拉皮俄斯打死。

相傳現今天蝎座現於東天之時，獵戶座卽慌忙西沉，決無同時位於天空者。我國古詩所謂『參商不相見』者，參卽獵戶座，商卽天蝎座中央之三星，喻親者難逢之意。

又一神話謂少年法挨托御太陽神之黃金二輪車，出其軌道之外，亂馳於星空。此星座之怪蝎，張大爪，卷毒針之輝尾，現於途中，伸爪以嚇之，吐毒氣以畏之。法挨托驚懼失魂，不意失落牽馬之繩。因此之故，馬遂暴行於天上，少年倒落於挨利達努斯河之中。

此星座之視爲蝎者，遠古巴比倫亞述時代，已見其形彫刻於當時之境界石標。又昔不獨僅視爲蝎，又有視爲蛇或鱷魚者，英詩人斯彭瑟之詩卽認爲蛇之一例。

我國所謂折威第七星，天幅（二星），房宿（四星），罰，建關，心宿（三星），房宿（九星），神官，傳說等，皆屬此座。

首星我國名曰大火，又稱曰火。夏夕輝於南方，爲一顯著目標。在曆法未完備時代，藉此星之位置定播種與收穫之時，知氣節，爲我國古曆之根本。

從物理學立場話空襲

李澤彥

空襲是一種新穎的戰術：它可以用在前方；同樣，也可以用在後方。自從有了空襲戰術以來，只要戰爭一爆發，戰神眞是無所不在，到處都可以看見它的形跡，到處都染遍了火藥的氣氛：破壞屠殺，滿目全是悽慘的景象。無怪乎有人聽了空襲這個名詞，會引起一種恐怖的感覺，大有談虎色變之概，說來，我們在這次戰爭中，總算受夠了空襲的苦況，有過不少實地的經驗。但是，由空中擲落下來的炸彈，

怎樣會有那大的破壞和屠殺能力，恐怕很少人對此深究過，現在，且就物理方面，簡淺的將空襲的轟炸作用，闡述一番：以增進我們對於空襲轟炸的認識，以減少我們對於空襲恐怖的心理。

炸彈爆炸時，每每產生一種極高強的波；這種波常以最高強的速度通過物體，引起強烈的反應。通常機械的騷擾是以音速通過物質的。音速是一種以物體的密度與其彈性比例的平方根來測定的速度。假使密度大，彈性小，波的進行就慢；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它的限度：最慢每秒五百英尺，最快每秒一萬七千英尺；前者是在四氯化碳中的速度，後者是在鋼中的速度。至於傍近爆炸物，因高壓所產生的波，速度更大。這是因為物體的彈性是隨着壓力變更的。壓縮極強的物質，彈性亦高，因而所產生的波速也快。這種現象，在氣體中較在固體中更加顯著。比如說，鄰近爆炸物的音速：在水中可以從每秒六千英尺增到一萬二千英尺；在空氣中則能從每秒一千英尺增到二萬英尺。

波性也有變化。高壓波沒有普通音波一樣的平整波形。相反，它前部的壓力驟然上升到極頂，隨後就漸漸的降落下來，到達某一點，較大氣壓力還低，那就是吸引部分。這種前部突起的震擊波的產生就好像衝斷在海灘的浪波一樣。騷擾的高壓相總比低壓相進行的快，列在前面：好似衝向海灘的波頂，不及波腳易受沙石磨擦的影響，發生阻滯；直往前進，結果將波分裂。震擊波常是被斷的，因為它那活躍的前部比較尾部更容易失去力量，結果不是將波伸張，常是消沉下去。自然，最近爆炸物的，消沉得也最快，結局，它退化成普通的音波。

空中發生的震擊波就是一般所熟知的突擊。空襲的輕微反應，如窗子振破等，都由此而生。這種反應所需的壓力不大。壓力頂點每平方英寸一至十磅，或近一個氣壓，足夠振壞各式各樣的窗子。但要傷害及人，頂點壓力就得增高到每平方英寸一百磅，或六個氣壓；這非靠近爆炸物不可：所以很少有人直接受到突擊的傷害。緊接在波頭之後，空氣繼續向前移動；所以，在初起的前衝力之後，跟隨一種後拽力。這樣，它自然能夠捲移輕鬆的物件，將人推倒，或拋擲別的東西堆在人物上面。不過，多數因突擊引起的傷害並不十分嚴重。

突擊對窗的畸形反應不僅僅為了窗的構造有所不同。震擊波像其他的波一樣，多少帶點吸收作用，從所擊中的物體反射出來。在街市中，特別是在高樓大廈的街市中，這種反射幾趨於完全。因此，炸彈在街市中爆炸時，生出一組反射波；在相當距離就像是一種有週期性的騷擾，倘若湊巧，某些窗有類似如此的自然振動週率，這種週期性的騷擾會藉着共鳴作用，將窗振破，此其故，每每離開炸彈很遠的地方，不相關聯的窗會被振破。

另有一種叫做畸形反應的；它的形成是由於震擊波在狹小的街道中，被不同的方式，從街頭開口處反射出來的緣故。壓縮波通過兩端洞開的管中，到達管口時，產生一種反射的吸引波：因為空氣被擠出管外，管口頓時變成真空。當這種現象發生在街道時，反射的吸引波會比炸彈原有的吸引波強大的多。因之，它會對屋宇的低層門窗發生劇烈的反應，將門窗向街心拽引。

震擊波對於小形障礙物的行動特別，普通音波只遇着項大的障礙，如小山或大廈，才投影：因為它的波長是十至一百英尺。嚴格的說，震擊波沒有純一的波長，卻有一串不同的波長：它的尖峯高壓部分，波長極短；尾段吸引部分，波長特長，結果，震擊波穿過洞孔或繞過障礙，性質必變，大體說來，壓力部分直往前進，並投影；吸引部分就不然，它會毫無困難繞彎抹角的走。如是乎，在牆的背後，震擊波的高壓部分會絲毫不影響吸引部分，削減到十分之一。這一點很有用處，因為大多數生理方面的損害是由震擊波的壓力部分造成的。如此，一段小小的院牆，隔在人與炸彈之間，實際上，可以避免突擊的直接反應，相反，敞開的穿堂卻是危險的場合。所以，一般防空壕的進出口處，總須豎立屏封：一方面避免突擊的損害，另方面又可阻止彈片的飛入。

人們對於炸彈的性能愈不明瞭，愈會引起許多莫須有的恐怖。比

如說，離開災區很遠的人民也常受到幾命的遭刼，死得沒有半點傷痕。這種情形看來似乎很神密離奇：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突擊的反應罷了。所謂突擊波的反應乃是人體受到輕微的一擊。人體大部分是充實的，只有兩肺空空；而突擊的反應是由胸膛處擊傷兩肺。這完全是受了突擊波壓力部分的影響，與吸引部分無關。幸而兩肺能夠抵抗重大的打擊，不致留下永久的傷痕。因此，雖然常有人受到突擊的遭害，多數是週救了。現在，這種傷害的性質已經明瞭，受傷的人只須躺在床上靜養，自會痊癒。

炸彈所產生的主要損害是由彈片和土地震動造成的。炸彈爆裂時，彈殼首先膨脹，隨後破裂：其情形正好像受到過度壓力的儲氣瓶爆裂一般，有角的彈片被膨脹的氣體向外推出。彈片射出的速度極高，每秒約四千英尺；所以，他對於物質有相當強大的侵入力。彈片大小不一：大的在四十磅以上，小的細如灰塵，根據實驗結果：三英尺厚的沙袋能阻擋這次戰爭中一切小形的彈片；十五英寸的磚牆可以阻擋所有的彈片，除了最大的不算。

實際上，只有一部分炸彈真正在地面爆炸；大多數炸彈不是穿進屋宇，就是陷入地下，一個典型的彈坑是由深入地下二十至三十英尺（依彈的大小而定）的炸彈爆炸形成的。在這些情況之下所造成的損害，不是由於突擊，也不是由於彈片，卻是由於土地爆炸所引起的反應，當炸彈在緊密的物質，如土壤中爆炸時，震擊波進行的速度常因土性的不同，有所變更。一般土壤愈深入，彈性愈大。因此震擊波進行的方式也就複雜；它常被下面地層反射出來，又往往在一百英尺之外就已經變成一列複雜的波羣：與地震所產生的波極相類似。這樣的波能夠任意振倒屋宇，若是那屋宇的自然振動週率與它的相近。但一般說來，只有老舊的或建築不良的屋宇才受影響。

愈靠近爆炸物，土地震動的反應愈嚴重。這種反應不是由於震擊波，卻是由於附近炸彈的泥土本身的移動。炸彈爆炸時，它所產生的氣體將泥土推開，形成一種膨脹的初期範圍。被擠出的泥土向外移動；移置的地位相當廣大。擠出的空間既有彈性又柔軟，因而泥土可以移動數寸，復又退回半寸，當然，這種泥土的移動對於地下建築，威脅最大，實在，它的威力僅是那瞬息的一擊。所以，凡是能抵抗某種壓力，不致破壞的建築，它的反應最小。說來，這種土地移動就是煤氣管與水管被炸破裂的主因。

陷入地下的炸彈所生的震擊波到達地面時，被反射成張力波。假使它的力量夠強，土地就會破裂，並形成一個圓錐狀的土堆向上拋出，分裂四散；留下的是一個深深的彈坑。一般的彈坑，因為被拋出的物質有回落下來的緣故，常是雜亂的；真正的彈坑總較所觀察的要深及一倍，倘若炸彈陷落過深，地面不致破裂；泥土只是被舉起復又回落到原來的地位。

炸彈命中屋宇所生的反應當然複雜；但也逃不出幾個原則。炸彈在室內爆炸時，最初的反應是產生一種突擊波，摧毀牆壁。這種反應比室外的突擊大，因為波由各牆反射，加上最初的突擊反應，產生一種更加延長的壓力，結果向外的動力大增，除非在廣大的廳堂中，這種突擊的壓力總足以破裂牆壁，摧倒牆壁，更有怎樣進一步的損害，那就要看屋宇的構造了。在好的情況之下：只是外牆一二面穿有洞孔，其餘部分堪稱完整，但有時，也有因為牆壁損壞，致使屋宇局部或全部崩潰。鋼架或鐵筋水泥的屋宇，它的骨架能使屋宇的上層不倒塌，甚且能抵抗爆炸物所產生比較輕微的損害。

河上公老子章句作者考

唐文播

法人伯希和氏敦煌老子卷子校記之一

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〇七）八月，法人伯希和氏（Paul Pelliot），繼斯坦因（A. Stein）之後，盜刼燉煌千佛洞所藏唐人寫卷甚夥。昭通姜亮夫先生，往遊歐陸，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及巴黎國家圖書館，

勤加搜訪，校錄宏多（見東北大學志林第一期亮夫先生瀛外訪古劫餘錄燉煌卷子目次敍錄），其有功宗邦文獻，蓋在王靜安劉半農二氏之上也！壬午歲梢，亮夫先生以所攝燉煌老子卷子十五幀見寄，屬詳加校勘而論列之。考亮夫先生所見燉煌老子卷子共十九種，悉藏法京，大氏為河上公本，合二五八四、二四一七兩卷，而得老子上下全書，卽所寄照片是也。其餘殘卷，均經校記，吉光片羽，至足珍已！因以暇日，略加理董，先成河上公老子章句作者考一篇，餘將更耑出之。段玉裁云：「校書必毋鑿，毋泥，毋任己，毋任人，而順其理。」余之爲校記，是否有當於理，倘欲就正於海內宏達之士也！

上、舊說

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云：

漢文帝竇皇后好黃老言，有河上公者，居河之湄，結草為菴，以老子教授，文帝徵之不至，自詣河上責之，河上公乃踊身空中，文帝改容謝之，於是作老子章句四篇以授文帝，言治身治國之要。

考陸氏此文，蓋本於葛洪神僊傳，惟太平御覽六六二引神僊傳，文帝作景帝，但云以素書二卷與帝為異。余更考神僊傳之文，與道藏應字號道德眞經集注左仙公葛玄序訣，文悉符合，其文曰：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為天地而立根，布氣於十方，抱道德之至純，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道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為，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卽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窈窈冥冥，眇邈久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玄人，靜思期眞，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治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久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誇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為哉？弘之由人，期文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焉！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帝時，結草為菴於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衆官，皆命誦之，有所不解數句，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說河上公誦老子，乃遣詔使齎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文帝卽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卽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而上玄虛，良久俯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闇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則幽夕覩太陽之耀光！河上公卽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余註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遐感，仰徹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使去耳。恐文帝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尊，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

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爲周師，到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關令尹喜宿命合道，預占見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度，乃齋潔燒香，想見道眞。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關也。喜見老子迎設禮稱弟子。老子曰：汝應爲此宛利天下，稟賢世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二十八日中授太子道德經，義洞虛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聖王不能盡通其義，昔漢孝文皇帝好老子大道，從容無爲之堂，歎凡聖無能解此玄奧，精思遠感，上徹太上道君遣神人下授文帝希微之旨，道人郎信響傳授，至人比字校定，外儒所雜得多誤，今當參校此正之，使與玄洞相應，十方諸天人神仙天地鬼神，所宗摹文同，無一異矣。吾已於諸天神仙天王，校定授傳天人至士賢儒，當宗極正眞，弘道大度，何可不精得吾人本文者乎？吾所以有言此，欲正玄妙於天地人耳。今說至矣一矣，夫學仙者，必能弘幽賾也。道士鄭思遠曰：余家師左仙公受太極眞人徐來勸道德經上下二卷，仙公羲者所記，如親見眞人，教以口訣，云此文道之祖宗也，誦讀萬遍，爽心註玄者，皆必昇仙，尤尊是書，日多朝拜，朝拜願念，具如靈寶注矣，學仙君子，宜弘之焉！仙公常祕此言，無應仙之相好者不傳也。

宋刊河上注老子，會逸錄序訣第二段以爲河上公傳。釋藏玄嶷甄正論及道藏羨字號道德眞經廣聖義第一卷，並復徵引（廣聖義引自第二段首句「河上公者」至「常讀老子道德經」句）。燉煌二五八四卷，首引序訣，起第一段「文宣道德之源」句，亮夫先生攝照，則僅及口訣末十五字。二三二九殘卷，起序訣第三段「見紫雲西邁」句，亮夫先生校勘，則僅及經文。而二四〇七卷，題「老子道德經序訣」，「太極左仙公葛[□□]」（二字殘），起篇首至篇末，與道藏滕字號道德眞經集注前序首一部分，尙能一致，惜亮夫先生未加攝照，亦未校勘，此據日本武內義雄所據內滕湖南照片爲言者也。而內滕湖南所攝玄言新記明老部，二四六二卷，載序訣第三段及第二段之一部，亮夫先生惜未之見，武內義雄已爲校勘，取校益此，復得全璧，亦大幸也。要之，世人之傳河上公者悉本於此，初唐之逸錄此文者，亦悉以爲葛玄之作也。

中、破他

余釋序訣及敍錄之文，頗滋疑竇：

(1)河上公旣爲漢文帝時人，何以遷史固書，均未之及？而漢志錄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亦不及河上公注，此不能無惑者一也。

(2)唐初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九謂漢書及潘岳關中記稱皇甫謐高士傳，皆無河上公結草爲菴說師變事。史記樂毅傳云：「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是河上丈人爲戰國時人，與河上公係一人乎？抑二人乎？此不能無惑者二也。

(3)史遷言戰國時有河上丈人，不謂其作注。漢志本之七略，亦不著錄。而太平御覽五七〇七引皇甫謐高士傳云：「河上丈人著老子章句，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惟丈人隱身脩道，老而不虧。」夫生於一二百年以前之司馬遷班固不知河上丈人曾注老子，而生於一二百年後之皇甫謐獨知之，是否高士傳曾被後人竄改？此不能無惑者三也。

(4)漢人引老子，多與今本異，蓋今本已非漢前之舊矣。如淮南子道應訓引老子云（據武進莊氏本）：

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上二句在今老子第二章，下二句在五十六章。）

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上句在今老子第二十八章，下句在第三十九章，燉煌二五八四卷及羅卷，大制作大剬，燉煌二五八四卷二四二〇卷二六三九卷輿無輿作車無車二三七五卷二五九四

卷作[illegible]。）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上四句在今老子第五十五章，下二句在五十二章。）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上四句在今老子第二十一章，後二句在第六十二章，燉煌二五八四卷作「窈寞中有精」，館卷易州同。）

又韓詩外傳卷九引老子云：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在今老子第四十四章）。大成如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在今第四十五章，惟大辯大巧二句乙轉，無其用不屈四字，有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三句。）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在今四十六章，惟罪莫句上，有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四句，知足之足句上，有咎莫甚於欲得句。）

又史記貨殖傳引老子云：

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illegible]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在今老子第八十章，但無至[illegible]之極句，次二句與後四句乙轉，用字亦有出入。）

河上公既爲漢文帝時人，何以所撰章句，不與西漢人所引相[illegible]此不能無惑者四也。

[illegible]孔穎達禮記正義，稱馬融爲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illegible]漢以來，始就經爲注，何以是書作於西漢，注已散入各[illegible]原至書總目提要語。）此不能無惑者五也。

[illegible]說，折衷信史，得失之數，可睹而言。夫戰國時有河[illegible]，故史遷據以入傳；然河上丈人並無注老子之事，[illegible]錄。若所謂漢文帝時河上公者，觀所謂「不經之[illegible]誕荒謬，必無之事，故劉知幾嘗議於前（新唐書一三二卷幾本傳），姚惜抱致譏於後也（老子章義序）。然則今所傳河上公老子章句，究爲誰何所作乎？自來各家，說亦互異：

(1)姚惜抱以爲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老子章義序）。

(2)馬敍倫以爲出於王本亂離錯譌之後，意者卽仇嶽所爲（老子覈詁自序）。

(3)吳綱齋先生，以爲今所傳章句，有詮發王弼義者，蓋晉以後人爲之（經典釋文敍錄疏證）。

(4)武內義雄以爲「河上公注老子，實本於葛玄所著之老子節解，與葛洪之玄洞經（抱朴子遐覽篇之玄洞經十卷），而校正纂之。託名爲河上公者，以經過葛玄鄭思遠葛洪而成焉。」（老子原始，見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商務版。）

下、立己

余考唐顏師古之注漢書，賈公彥之疏周禮（地官師氏及考工記輪人疏），李賢之注後漢書（翟酺傳），悉錄河上公注无論已。上溯梁元帝金樓子，阮孝緒七錄，並著錄其書。而皇侃論語義疏，更援引其注，是河上公章句，梁世已大行也。道藏長字號彭耜道德眞經集注雜說引謝守灝曰：「安丘望之（案漢成帝時人）本，爲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馬敍倫因疑河上注爲仇嶽所爲，然書苑英華雲谷雜記並引梁虞龢論書表曰：

山陰曇釀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無人能書。

河上公老子，實剏見於此。雖晉書王羲之本傳，止謂寫道德經，不作「河上公老子」，然虞龢所稱，必有所據也。蓋所存晉宋前籍，則多不及。案王羲之生於晉太興四年（西元三二一年），卒於太元四年（西元三七九年），是晉之中世，其書已行，此可據以求者一也。

河上公注老子，剏見於葛玄序訣，既如前述，然序缺第三段，文言新記河老部燉煌二四六二卷，冠以「太極左仙公葛玄曰」八字，屬爲葛玄所序，不煩更出八文，且於文末引「道士鄭思遠曰余家葛仙公

出，考晉書卷七二葛洪傳云：

陽句容人也。……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
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

篇云：

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余從
又從元放受之，……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
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
中，立壇受之，幷諸口訣。

所言鄭君，當卽鄭隱無疑（抱朴子內篇稱其師曰鄭君處不一而
鄭思遠者，鄭隱之字也。知者，葛洪關尹子序（嚴可均全晉文
云：

洪體存嵩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
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符之書，服餌開我以
至道妙藥，呼吸洗我以紫淸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眞人文始經九篇。

又張君房雲笈七籤道教經法傳授部道教相承次第錄，載第二十八代葛元，授十九人，唯三人系代，又一條云，老君勅使三人於天台山，令葛元傳鄭思遠，系三十七代，思遠授十九人，唯二人系代，葛洪李淳風。是鄭隱鄭思遠實一人也。據此諸文，第三段爲葛洪所作無疑。而第二段文氣筆法，與第一段極不相似，且第一段語意完具，再有附益，無異蛇足，是第二段蓋點定神僊傳之文遂錄於此者（略本武內義雄之說），此可蹤迹以求者二也。

陸德明撰老子音義，係依王本，博采衆家，以明同異。今考釋文中出河上公本者凡五十三條，五十三條之中，補奪佚者一條，明句讀者二條，釋音者一條，揭注文者八條，摘經文之同者一條，異者甫四十條。是河上王弼兩本，小有出入，初非截然不同者也。抑有進者，河上公本，每較王本爲簡，似又就王本而有所删落者然。例如老子第一章王弼本云：

無名天地之始，其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河上公本則無上二句之字，及下二句故字，與二以字。其文曰：

无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常无欲觀其妙，常有欲觀所皦。

（此據燉煌二五八四卷，羅振玉藏卷及易州龍興觀石刻悉同。）

論之史記日者傳引作「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則王本之較河上本刊落助字，實確鑿不疑之事也。又如老子第七章：

非以其無私邪？

釋文云河上直云：

以其無私（二五八四，二三二九兩卷同，惟二五八四卷私作尸爲異）。

又如老子第二十章：

澹兮其若海，

釋文引古本河上作：

忽兮若海（二五八四卷作忽若晦）。

悉其證也。不特此也，古字少，故王本多用假借字，至河上本則多用本字，如王本老子第四章有：

解其紛

句，而第五十六章紛又作分，論注義紛分悉忿之假借字也。而河上本老子，則先後兩章，並作

解其忿（二五八四，二四一七兩卷悉同）

矣。又老子卷九王本云：

揣而梲之。

王注云：「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是王以梲爲銳之假借字也。而釋文云：「河上本作銳」，今所見河上本老子，亦作

揣而銳之（二四三五卷同，惟二五八四卷猶作梲爲異）

矣。此可蹤迹以求者三也。

據上稱引，則所謂河上公老子章句者，其成於王弼之後，王羲之之前一百三十年之間乎？意者其爲葛洪之作乎？其成於抱朴子內篇之

後，神仙傳之前乎？初王輔嗣（魏黃初七年生，嘉平元年死，西元二二六——二四九。）之注老子也，何平叔時爲吏部尚書，有位望，見之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見世說新語）後之談玄者，悉以弼注爲宗也。下逮典午，葛洪雖集道家煉養服食兩派之大成，然其注老子，固難與玄理派之王輔嗣相較勝，故託爲河上公之名，復於神仙傳中，故爲神怪之說，又復竄改高士傳之文，以爲旁證，是神仙傳之作，不僅以答弟子滕升問仙人有無，抑且證成河上公注之玄妙，意者亦以此以取重於時乎？予嘗鈎稽河上公注，而得其與抱朴子內篇溝通之處，蓋數事焉：

（1）稚川之中心思想，在於學仙，故抱朴子云：「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卷十四勤求）「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桐。」（卷十明本）「蹈炎飆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論仙）「不死之道，曷爲無之？」（卷二論仙）故河上公注亦云：「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極也。」（二十八章復歸於無極注）五十四章「其德乃眞」注，所謂「眞人」，卽仙人也。「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有道通神，當有何害？」（十三章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是神仙不死之說同也。

（2）抱朴子云：「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卷八釋滯）三者之中，「寶精愛氣，最其急也。」（卷六微旨）故於河上公注亦云：「愛精重氣，髓滿骨堅。」（三章強其骨注）「人能以氣爲根，以精爲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深藏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乃長生久視之道。」（五十九章是謂根深蒂固注）至稚川房中之術，「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卷八釋滯）故河上注云：「治身者當愛精炁不放逸」也。（五十九章莫如嗇注）至稚川行炁之法：「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釋滯）河上公注亦云：「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鼻口之門，乃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鼻口呼噏喘息，當緜緜不絕，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六章是謂玄牝數句注）「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也。」（十章愛民治國能無知乎注）是寶精行炁之說同也。

（3）不特此也，抱朴子云：「道家所寶者無欲也，……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十卷明本）河上公注亦云：「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五藏空虛，神乃歸之也。」（十一章卅輻共一轂注）果能「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也。」（四十八章無爲而無不爲注）又云：「人所以生者爲有精神，託空虛，喜清淨，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爲伐本塞神。」（七十二章無厭其所生注）此除情去欲之說同也。

（4）上來所說，悉養生之事也。雖然，「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故曰：「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禍亂不作，塹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十卷明本）河上公注亦云：「言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三章是以聖人之治注）「用道治國則國安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三十五章用之不可既注）果能「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也。」（五十四章修之於邦其德乃豐注）是以「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爲重；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六十六章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二句注）此以道治國之義同也。

（5）抱朴子曰：「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

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耳。」（卷十三極言）所以者何？河上公注釋之云：「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六章谷神注）此又河上公注與抱朴子互相闡發之義也。

抑稚川雖注老子，然五千文之言，固不足厭其求仙之望也。故曰：「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承按者也？」（卷八釋滯）故河上公注文，實未極周悉著明之能事，姚惜抱以爲流俗人所爲，蓋以此也。

宋史藝文志載有谷神子注諸家道德經疏二卷，下注云：「河上公葛仙公鄭思遠睿宗玄宗疏」，是葛玄自有老子注，序訣第一段之文，或其序也。第二段乃逸錄神仙傳之文，以當河上公之傳者。第三段即河上公老子章句之序也。老子章句之作，蓋以「外儒所雜得多誤」，故「參校比正之，使與玄洞相應。」從此「十方諸天人神仙天地鬼神，所宗奉同文，無一異矣。」所望「學仙君子，宜弘之焉！」是又稚川念念不忘神仙之初意也。或以圖書集成卷四三一老子部彙考二已明載河上公序相詰難者。余考圖書集成所載序云：

五味辛甘不同，期於適口，麻絲涼燠不同，期於適體，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治，今夫天下所以不治者，貪殘奢傲，吏不能循良，民不能肯讓，以及於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儉約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治者乎？今夫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儒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民自化焉，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爲天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務自治，而虛名之幻，內貪賤而外仁義，處奢傲而治禮文，此乃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下也！

夫圖書集成，既未注明出處，原文又復粗論老子較略，殊難遽以爲河上公老子注之序文，今觀其說，略與抱朴子明本篇（卷十）相應，或爲葛稚川論老之佚文，然文獻無徵，余豈敢爲臆必之言乎？抱朴子內篇卷十九遐覽篇，載道經有節解經一卷，玄洞經十卷，節解經不言爲葛玄作，玄洞經不定爲葛洪作，河上公注，粗道學仙之旨，辭義鄙[illegible]足觀采，葛玄鄭思遠自無草創潤色之功，是則武內義雄之言，其猶近之而未諦乎？

（留）

金亡前後南宋和蒙古的一段交涉

余行邁

一　引言

自一二一四年（宋寧宗嘉定七年金宣宗貞祐三年蒙古太祖九年）金遷都汴京，至一二三四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開興元年蒙古太宗六年）金亡，前後恰爲二十年。此二十年中暴興之蒙古既以「旋風」之勢，滅夏殘金，蹂躪河北，囊括西陲，復以迂迴戰略，假道宋境，聯宋攻金；金掙扎於中原，終不免於一亡。宋雖報得所謂君父之仇，但不旋踵蒙古太宗伐宋之議又起。後此四十二年，繁華之臨安，終爲韃靼牧馬之場。南宋滅亡原因固甚複雜，但其關鍵則在於此二十年中對金對蒙古之外交一終一始之間。今請一述其與蒙古一段開場交涉始

發●

二　南宋與蒙古交涉之始

蒙古於成吉思汗時，卽與南宋有使節往還，其見於記載者有下列數則：

(一)元史卷一九三石珪傳：「歲戊寅（宋寧宗嘉定十一年蒙古太祖十三年）太祖使葛不罕與宋議和。庚辰，宋果渝盟。」

(二)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太祖十六年(宋寧宗嘉定十四年)夏，宋遣苟夢玉來請和。」

(三)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凱歌凱樂詞註：「昔我太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卽十六年）夏駐蹕鐵門關，宋主寧宗遣國信使苟夢玉通好乞和，太祖皇帝許之，敕宣差噶哈送還其國。」

(四)劉時擧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嘉定十四年辛巳韃靼國使葛合赤孫來議事。」

(五)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太祖十八年（宋寧宗嘉定十六年）宋復遣苟夢玉來。」

(六)元朝祕史卷十三：「在後成吉思差使臣主不罕通好於宋，被金家阻當了。以此成吉思狗兒年（太祖九年甲戌宋寧宗嘉定七年）再征金國。」

(七)蒙韃備錄立國條：「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韃靼也。每聯轡間，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

右擧各條均「語焉而不詳」，但吾人依據臆測，可得如下之結論：

(一)蒙古與宋之使節往還，當始於元祕史所記太祖九年卽宋寧宗嘉定七年以前。

(二)蒙古使臣有速不罕主不罕葛不罕噶哈及葛合赤孫等名，王國維以速不罕卽主不罕（蒙箋），噶哈卽葛合赤孫（蒙韃備錄箋證跋）。彼等奉使之目的，今已不得其詳。唯石珪傳謂太祖使葛不罕與宋議和，所謂議和恐卽是一種友好的報聘，目的在正式建立兩國邦交，故所謂渝盟卽和議不成之意，此可由太祖於「渝盟」前一年所言「如宋和議不成」一語而得知，而所謂和議不成亦卽邦交未得正式建立之意，大概當時宋之態度不十分熱烈也。

(三)苟夢玉之出使，據後日蒙古求宋假道時，拖雷之言：「彼昔遣苟夢玉來通好。」（元史卷一一五睿宗傳）可知仍是一種一般性之友好報聘。

三　南宋與蒙古聯合滅金

蒙古至太宗時與宋之關係益密。太宗二年（宋理宗紹定三年）蒙古又遣李邦瑞使宋，宋方態度仍甚冷落，邦瑞至寶應縣不得入。未幾命復往，仍諭山東淮南行尙書省李全護送，宋仍拒之。復奉旨以行，邦瑞道出蘄黃，宋遣賤者來迎，邦瑞怒叱出之，宋改命行人，乃議如約而還（元史卷一五三李邦瑞傳）。所議之約，內容如何，已無從得知。

此時宋與蒙古交涉中之最大案件厥爲假道問題。緣自金退守河南以後，蒙古不易渡過黃河及攻破潼關，乃有假道宋境與宋聯合攻金之議，此議創於成吉思汗，彼於臨崩時曾有明白之指示：

「太祖二十三年（宋理宗寶慶三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於薩里川哈喇圖之行宮。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拒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斃，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崩。」（元史卷一太祖本紀）

此議至太宗三年又經降人李國昌之鼓動，並計劃行軍路線，「出寶鷄，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則「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師從天而降乎！拖雷然之，言於太宗，太宗大喜。」於是遣使至宋交涉，約其攻金：

「宋理宗紹定四年（蒙古太宗三年），襄帥陳垓奏韃靼國遣使

約夾攻金，詔羣臣議。」（宋季三朝政策卷一）

羣臣議何如，史文闕略。唯蒙古同時又「自山東通好，欲假淮東以趨河南，羣臣議不許。」（宋季三朝政要卷一）據此可知至襄陽約夾攻金之使亦必廢然而返也。並且蒙古另一使者摑不罕（即主不罕或速不罕），至沔州（今陝西沔縣）又為宋青野原統制張宣所殺。（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一自注及所引理宗實錄第八十三新元史太宗紀）其後又遣李國昌使宋需糧（元史卷二太宗本紀），恐亦無結果。於是蒙古乃以武力解決假道問題。計劃由三道攻金：一道由太宗親自指揮，由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陽進，是為中軍；一道由斡陳那顏指揮，由濟南進，是為左軍；一道由拖雷指揮，繞道陝西迂迴至河南。三軍期明年春俱會於汴。（元史卷一一五睿宗傳）其中拖雷一軍強迫通過宋境，乃宋與蒙古以兵戎相見之始。太宗三年八月拖雷軍入大散關，拔宋鳳州（今陝西鳳縣），破武休關（鳳縣東南），又取宋洋州（今陝西洋縣），攻仙人關（今陝西沔縣與新鄭之間），圍興元（今陝西新鄭）。於是分軍為二：西軍由沔州渡嘉陵江，東軍趨饒風關（今陝西西鄉東），略地而東。西軍渡江後，進襲四川，陷閬州（今四川閬中），過南部而還。東軍出饒風關，沿漢水，取金州（今陝西安康縣）房州（今湖北房縣），前鋒三千人破金兵十餘萬於武當山（今湖北均縣房縣之間），攻趨均州（今湖北均縣）。渡漢水，十二月至鄧州（今河南鄧縣），攻之不下，乃北攻鈞州（今河南禹縣）。是時太宗正由白坡（洛陽東）渡河，乃詔諸軍兼程進發，經鄭州至新鄭。太宗軍未到，拖雷已大敗金將完顏合達於鈞州之三峯山，「金之精銳，盡於此矣。」而太宗又以軍來會，遂合攻鈞州，克之，獲完顏合達，又相繼下商、虢、嵩、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永、等州，於是金只得偏促於汴京一隅，以苟延歲月。（見新舊元史太宗本紀及元史睿宗傳）

以上鈞州等役大概係太宗四年正二月間之事。是年三月蒙古速不台（即雪不台）等圍汴京，金哀宗請和，太宗許之。至七月，蒙古遣唐慶使金諭降，金殺之，戰事又起，蒙古再圍汴京。次年正月金哀宗犇歸德，金西面元帥崔立以汴京降。此役宋曾以兵來助：

「宋理宗紹定五年（即蒙古太宗四年）國兵（宋兵）與韃靼國兵合圍燕京（應為汴京之誤），金義宗（即哀宗）自汴京突圍出犇歸德府。」（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是年六月金哀宗又由歸德犇蔡州。此兩年中蒙古曾兩度遣使至宋議攻金：

（一）「宋理宗紹定五年韃靼國遣使來議攻金人。（宋史理宗本紀繫此事於十二月，時宋與蒙古合圍汴京）史嵩之（京西湖北制置使兼知襄陽府）以鄒伸之奉使草地，報聘北朝。伸之曰：本朝與貴國，素無仇隙，寧宗嘗遣苟（應為荀之誤）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北朝從之，仍許以河南地歸本國。」（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蒙古使臣所謂王宣撫者即王檝。此次交涉大概有相當成就，因蒙古答應以河南地歸宋故也。此或係兩方合作攻金之基本條件。

（二）「太宗五年（宋理宗紹定六年）九月遣王檝使於宋，且徵糧。」（新元史卷四太宗本紀）

此次交涉恐為合攻蔡州問題。宋即於此年十一月遣荊鄂都統孟珙領兵會蒙古兵圍攻蔡州。次年（宋理宗端平元年蒙古太宗六年金哀宗開興元年）正月金哀宗傳位於承麟，同時蔡州淪陷，哀宗自縊死，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此役中宋兵表現頗佳。（宋史卷四一二孟珙傳）

金哀宗困守蔡州，本已成釜中之魚，蒙古一鼓而滅之，固意中事也，然則又何須宋之助力？而假道問題又以強力而達成目的，事實上已不必宋之允可，是可知蒙古仍兩遣使至宋者必另有用意也。新元史太宗本紀記王檝使宋負有「徵糧」之使命，同時新舊元史太宗本紀及元史張柔傳記蔡州之役均有宋孟珙以兵糧來會之事，而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記此事益為詳確：

「紹定六年十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襄陽帥孟珙以兵四萬八至蔡

州滅金，兵駐擾南，師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據此推定，蒙古在此時期遣使至宋，目的顯為徵糧也。

四　南宋與蒙古之破裂

金亡後，宋之言兵者立有收復河南失地之企圖，即在破蔡州之年的五月，趙范趙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於朝。」（宋季三朝政要卷一）丞相鄭清之亦謀「乘虛取河洛」。（宋史卷四一六王萬傳）故力贊范葵等之議。趙葵又上書請出戰。（宋史卷四一七趙葵傳）朝議遂決。

但當時一般文臣均反對此種殊少把握之嘗試。史嵩之以為荊襄連年有水潦螟蝗之災，人民已不堪征戰之苦，故主張「深計而熟圖之」。杜杲亦以為「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故主張於和戰守三策中採取守策。吳潛亦同意守策，曾「告執政論用兵河南不可輕易」，主張「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反對用兵之最大理由，厥為國力不足問題，吳淵以為河南之地「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喬行簡亦「憂事功之不可繼」。彼與眞德秀均感到當時「恢復之人」（謀臣勇將）乃「恢復之具」（聚財積粟）之缺乏，是皆內政不修之弊，故主張「先治內而後治外」。王萬亦以為「當急為自治之規」。此外反對出兵者尚有蔣重珍，主張「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兵應」，又有趙汝談，亦「反覆言不可輕戰」。（以上分見宋史本傳，眞西山文集及宋季三朝政要）

輿論雖然反對，大軍終於出動。全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趨汴，於理宗端平元年（蒙古太宗六年）六月十二日離合肥，經壽州、蒙城、城父、亳州、魏眞、鹿邑、太康等地，於七月二日抵汴京二十里劄寨，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至是乃殺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二十日趙葵以淮東之師五萬由泗宿至汴，與子才之軍會焉。同時潁川路鈐轄樊辛路分王安又以偏師下鄭州。

趙葵促全子才攻洛陽潼關，遂不顧糧餉之未集，令軍士各帶五日糧為七日食，分先後兩批西上。至洛陽軍食已盡，乃採蒿和麵作餅食之。一軍在城外中蒙古之覆，全軍覆沒。蒙兵遂至城下，城中士卒飢甚，至殺馬而食。最後奪關而出，蒙古兵追之，死傷者十八九，途中凡食粲葉者兩日，食梨棗者七日。趙葵與全子才在汴聞報，慌忙班師。（以上統見齊東野語卷五）是役「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而蒙古遂以此為藉口大興問罪之師，正式與宋破裂。蒙古太宗六年七月一面遣達海甘布征蜀，一面議自將伐宋，同時又遣王檝使宋，責宋人敗盟。（新舊元史太宗本紀）從此宋與蒙古兵連禍結，宋只得在風雨飄搖中掙扎，以至於亡。

五　關於收復河南失地問題

南宋與蒙古破裂，起因於爭奪河南。據前所述，鄒伸之報謝蒙古時，蒙古曾許以河南地歸宋，以為聯合滅金之基本條件。據此趙范趙葵何必上書請出戰？鄭清之又何必有乘虛取之之謀？一般大臣更何必紛紛反對而預料必致遭受莫大之危機？據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紀一，端平元年史嵩之露布告金亡，詔遣郭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還師屯信陽，命王旻守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唐鄧屯田。如依河南歸宋之約，史嵩之為何不立即出兵佔領河南三京等地，而只遣少數軍隊掃墓而還？元史一四六楊惟中傳：初滅金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又一一九塔察兒傳：甲午滅金，遂留鎮撫中原。據此河南似又無歸宋之約也。然滅金之役，宋既助蒙古以兵糧，兩方使節又往返數四，宋方何能一無所得而無條件與蒙古合作？是可知蒙古允歸宋河南地之約，必另有解說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一云：「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

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之說，宋元二史俱無之，不知陳氏何所根據？唯據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紀一，史嵩之遣郭春[illegible]陵後，即經理唐鄧屯田。二趙全子才敗退後，詔趙葵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措置唐鄧息營田邊備。元史塔察兒傳：丙申侵宋光息諸州。光州原為宋地，唐鄧息諸州則本為金地，俱在陳蔡之南。史嵩之滅金後既屯田於其地，趙全退師後朝廷又以其地為邊防重鎮，而蒙古亦承認其為宋地，是唐鄧息諸州應為宋有，斷可知矣。所謂河南京東，約當今安徽淮水以北黃河以南亳、穎、壽、泗諸州之地，此等州郡，俱在陳蔡之東，原亦屬金。宋既以之為邊防要地，證之唐鄧息諸州之例，似亦應為宋有也。然則紀事本末以陳蔡西北之地分屬蒙古之說固有所據矣。而鄒伸之與蒙古所訂約中，蒙古允歸宋之河南地，大概即指唐鄧息諸州及河南京東等地帶也。

六 結語

宋與蒙古一段開場交涉，宋顯處於劣勢地位。既不允人假道，而事實上被迫讓人通過。既允合作攻金，而所得則甚微。既處處退讓，又欲僥倖一逞。方針不定，路線不明，是以終不免於一敗塗地也。出師河洛之役，失敗固在意中，當時「中原蹂躪之餘，所在空曠」（宋史喬行簡傳）得之「不過荊榛之區」（宋史吳潛傳），因之大軍至其地，既無糧可因，千里轉運亦多困難，故未戰即不能支持矣。由齊東野語所記全子才出師至汴，沿途所見荒涼景象，可知此役失敗原因所在。而蒙古滅金後亦只能屯兵黃河北岸（元史塔察兒傳），故趙全等出師，如入無人之境，至洛陽始與敵遭遇。其後蒙古憲宗世祖大舉伐宋，俱先長期經營河南，屯田邊防各地，然後始敢發動，可見四戰之地的中原，其經濟狀況之盛衰，關係宋元興亡之局如何重大也。此點宋方反對出師河洛之大臣中已有人論及，而朝廷則舉棋不定，在外交上鑄一大錯，故眞德秀論此役之失云：

「邀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宋史卷四三七眞德秀傳）

認此役為「世道升降治亂之機」，確為的論。

元祕史之酒局

韓儒林

酒局一詞，數見於祕史，除一八七節音譯作古魯額(kürü'e)外，他處均作禿速兒格（tüsürgo）。按動詞 tüsür（華夷譯語音譯為土俗兒）譯云傾。tüsürge 祕史一三〇節譯為甕，如 nigen tüsürge『傛tüsüreü'tii 譯言『傾了一甕』。蒙文總彙譯為噴壺。故所謂酒局者，注於潭。』[illegible]大盛酒之器也。

水即今柳江（上游乞[illegible]節記成吉思汗命其保兀兒臣（ba'určin 譯言膳人）源於貴州獨山縣之東，此地[illegible]汪古(Wangür) 坐於大酒局左右。二三二大地域，亦屬牂柯郡、犍為郡在牂柯郡[illegible]）酒局，二四五節記帖卜騰格南一隅，亦與周水之發源地無涉，此經文之誤也。昭通縣東南，約當今雲南宣威北部及其西。）（註三）

里(Teb tengri) 進成吉思汗帳，坐於酒局西邊。是酒局一物，必為帳中重要陳設之一，其所在地，又必鄰近帳門也。酒局之名，不見他書，祕史亦無詳細描寫，顧中外史料，均見記載，名雖不同，實物則一，吾人參照比較，猶可考知此一代制度也。

祕史一八七節，帖木眞以所獲王罕金酒局，器皿 (altan kürüge auaqa saba)，賜巴歹 (Badai) 及乞失里黑(Qišilig)，吾人試讀東羅馬 Menander Protector 記載，知北族酋首，至少自六朝以來，飲器酒瓶及大壺，皆金製也。（註一）

(Batu)帳，見帳內酒)，盛以金銀器皿。(註二)三日初遇蒙古六月一日離 Soldaia 門口有一棹，上設一革(囊)，盛奶子或他種界。七月三十一日抵 Sartach 帳，覲見時，見幄帳門註三)一棹案，上陳馬湩及杯盞。(註四)

覲見□都(Baatu)時見幄殿入口有一棹案，上陳馬湩及鉗飾寶石之金銀大盞(註五)。一二五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和林覲見蒙哥汗時，亦謂帳口有棹案，上設馬湩。

Plano Carpini 及 Rubruk 在蒙古將官或君主帳中所見帳口酒案，與元祕史之酒局，當爲一物。形製雖有精粗之別，而作用則一。然則所謂酒局者，幄殿貯酒之器也。大抵蒙古時代，宴饗爲國家大事之一，參加之人甚多，所需湩之量亦甚巨，帳內特設酒局，以爲臨時挹取酒湩之地，而掌司御宴之保兀兒臣，亦即北坐於此物左右，以與可汗寶座，遙遙相對也。

酒局之用途既明，吾人始可以進而討論別種形式之酒局矣。Rubruk 謂和林(Qara-Qarum)皇宮大殿門口，有巴黎金器匠製之大銀樹，樹下四銀獅，口吐白色馬湩，有四管通樹頂，每管瀉出飲料一種，即葡萄酒，黑馬乳，密酒及米酒是也。(註六)此銀樹之製作，固甚精巧，就其作用言，亦爲酒局之一種，蓋宮內陳設，隨國勢隆盛而改觀也。

馮雲鵬金石索金索三雜器之屬收錄元至正辛丑(一三六一)朱碧山所製銀槎杯圖，並附朱竹坨銀査歌一首。據云：『杯以銀爲之，形如槎，空其中，有口，以出入酒。』(註七)惜馮氏見仲僅見杯圖，未覩原物，不知其形制大小。中國歷代飲酒之器，種類至夥，然以枯樹爲象，他代似未之見。今讀 Rubruk 紀行所記和林酒樹，頗疑所謂銀槎杯者，乃朱碧山仿製之蒙古酒局也。此器至奇，Bushell 於其『中國藝術』(L'art Chineis p. 127)表彰於前，一九一四年比人 Vanh'ée 又於通報(p. 191)刊其圖於後，顧二人均以奇器視之，未明其淵源，茲特指出，用諗世之關心大元文物者。

酒局乃門口盛酒及放置杯皿之器，雖因時代關係，形制不同，而其物要爲漠北幄殿中之陳設，非漢地所固有也。及蒙古入主中土，奠都燕京，遂於『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大明殿內，亦設置酒局，此則與滿清因薩滿教(Shamanism)關係，於坤寧宮設置兩大鍋竈，同一意義。質言之，即移其漠北帷殿固有器物於大都宮殿，以便舉行其舊有儀式也。輟耕錄卷二十一宮闕制度條：

〔大明殿〕中設七寶雲龍御榻……前置燈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捧牌而出。木質銀裹漆甕一，金雲龍蛇繞之，高一丈七尺，貯酒可五十餘石，雕象酒棹一，長八尺，闊七尺一寸，玉甕一。

此木質銀裹漆甕，又名酒海，輟耕錄卷五劈石斧條：

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人執之(劈正斧)，立於酒海之前。

又元史卷八十輿服志殿上執事條：

酒人凡六十人。主酒(國語曰答剌赤 daračï)二十人，主湩(國語曰郃剌赤 Qaračï)二十人，主膳(國語曰博兒赤 ba'určï)二十人。冠唐帽，服同司香。酒海直漏南，酒人北面立酒海南。

吾人就輟耕錄及元史所記酒海與漏之位置推之，不難知二書之酒海，即木質銀裹酒甕也。『酒人北面立於酒海南』，猶爲祕史二一三節保兀兒臣『面北居中坐』之遺制，然則酒甕酒海酒局，實一物也。

大明殿中酒局製作之時日，吾人今日猶可考得之，元史十三卷世祖本紀

〔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壬寅造大樽於殿，樽以木爲質，銀內，而外鍍爲雲龍，高一丈七尺。

元史雖只言造大樽於殿，而未言明爲何殿，顧就此大樽質料形式尺寸考之，與輟耕錄所志大明殿酒甕悉合，則定其製造時期爲西曆一二八五年三月六日，而酒局又稱大樽，非穿鑿也。

Marco Polo 自謂時常出入宮禁，至元二十九年始離中國，大明殿中大樽或酒局，彼自有親見之機會，吾讀其行紀中所述大都宮殿中大酒甕，竊疑其即至元二十二年所造之大明殿大樽也：

殿中有一器，製作甚富麗，形似方櫃，寬廣各三步，刻飾金色動物甚麗。櫃中空，置精金大甕一具，盛酒滿，量足一桶。櫃之四角，置四小甕，一盛馬乳，一盛駝乳，其他則盛種種飲料。櫃中亦置大汗之一切飲盞，有金質者甚麗，名曰杓，容量甚大，滿盛酒漿，足供八人或十人之飲。列席者每二人前置一杓，滿盛酒漿，並置一盞，形如金杯而有柄。（註八）

大都大明殿之外，萬壽山頂廣寒殿，固別有可貯三十餘石之大酒甕，然其『質爲黑玉，隨白章之形，刻爲鳥獸出沒於波濤之形』，與 Marco Polo 所見者，形式花紋，俱異。

皮袋盛馬湩置於木架之上，爲今日 Bashkirds 人室內主要傢俱，是酒局之制，在北方民族中，猶有存者。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二日於巴縣趙家灣

（註一）H.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I. p. 209

（註二）Johann de Plano Carpini 一九三〇年 Fr. Risch 德文譯本頁二二八

（註三）W. Rockhill—The Journey of Willian of Rubru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1255. p. 61.

（註四）同上 p. 104.

（註五）同上 p. 123.

（註六）同上 p. 208.

（註七）同上 p. 61.

（註八）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頁 319.

水經延存溫浪四水條文舉疑

唐鉞

水經及酈註頗有疏謬，前人已有言之者。作者年來寓居桂省，因對西南水道，偶感興趣，暇時披閱水經注，覺其所言與實際不符者不少，只就延江水，存水，溫水，浪水四條言之，已多可疑之處。茲先論此四條經文之疑點；其注文，當另爲文詳之。

（甲）水經原文之謬誤　水經存水條（今本水經注卷三十六）云：[illegible]水出犍爲郁鄢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又東北至潭中縣，[illegible]（註一）定周爲今廣西宜山縣，周水爲過宜山縣之龍江，潭[illegible]今爲溶江及融江），前人已有定論。（註二）龍江發[illegible]蜀漢之牂柯郡，自此以西，以北，尚有廣[illegible]郡西北，郁鄢縣即在犍爲郡最東[illegible]。（郁鄢縣在今雲南

水經延江水條（今本水經注卷三十六）云：『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東至牂柯鱉縣；又東屈北流；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於酉水；酉水東南至沅陵，入於沅。』南廣在今貴州威寧縣北部，延江水即今貴州省之烏江，至今四川涪陵縣入長江（今涪陵爲漢枳縣，漢涪陵縣爲今彭水縣），此亦前人所考定，已無問題。烏江與酉水實不通流，特其北屈處與酉水西源相近耳，經文認爲通流，實爲謬誤。水經江水條云：『江水……又東至枳縣西；延江水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今本水經卷三十三）。此處經文無誤，不知何以兩處各作一說，自相乖違，至江水條內此處及延江水條下酈注，均謂延江水北入江，又有枝津注更始水，又經西鄉溪，注於酉水，此乃不知延江水經文之誤，將江水與延江水條文兩存，而勉強牽合，實非事實也。

水經溫水條云：『溫水出牂柯夜郎縣；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東北入於鬱』，（「鬱」當作「浪」，說當另詳），斤江水條（今本水經卷四十）云：『斤江水出交阯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於鬱』，據此，知斤江水即斤南水，漢書地理志鬱林領方下云：『斤員水入鬱』，斤員水亦即斤江水，今南寧爲漢領方縣境，今之左江（亦名麗江）有一源出安南境，至南寧入右江，故知水經所謂斤南水，即左江（陳澧已有此說見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卷六）；鬱水即右江（下流爲鬱江），廣鬱縣爲今廣西樂業凌雲縣地。（註四）溫水至廣鬱縣已稱爲鬱水（今右江）；故水經云，斤江水入鬱。水經言鬱水經廣鬱及領方之水道，及東北入浪之方向，均不誤。

惟出夜郎縣之溫水，乃今之南盤江；與右江不相通。漢書地理志牂柯郡鐔封下云：『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鬱林郡廣鬱下云：『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清汪士鐸漢志志疑云：『據此知廣鬱在南盤江合處也。北盤豚水；南盤溫水；合爲鬱水』，此說甚是。今以水經條文核之，知水經作者以爲南盤江下游即泗河；於百色縣流注右江。此與明徐宏祖以右江爲南盤江之下游者，其誤正同（徐氏說，見徐霞客遊記盤江考）。由此觀之，南北盤合流地，漢志不誤。水經已誤。徐宏祖跋涉險阻，亦未至南北盤合流之地，而又不信土人南盤江至若香『又有一水東北來合……即安南衞北盤江』之言，致陷於同種錯誤。

於此可附說一事，即漢志於南北盤之合流地雖不誤，惟其合流後之下游水道則已誤，是也。漢志既云豚水溫水合爲鬱水矣，而又云斤員水入鬱。斤員水爲左江。其所入爲右江。是以今之右江爲南盤（溫水）北盤（豚水）所合之鬱水也。且漢志武陵郡鐔成縣下云：『潭水……東至阿林入鬱』。阿林，在今桂平縣。潭水即柳江：是漢志不以紅水河（黔江），爲豚溫所合之鬱水，因如此則不當云潭水至阿林入鬱；以在未至阿林之前，早已合紅水河矣，漢志以爲南北盤下游幷入右江，此又一證也。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八）亦謂南北盤同爲一川，……入廣州泗城州界，謂之左江（即今所謂右江）；尚沿漢志之誤。

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卷六）以溫水爲今之西洋江；豚水爲今之泗河；而以今凌雲爲漢夜郎縣，今百色爲漢廣鬱縣；因謂水經不誤；誤起酈注。今欲辨水經之誤不誤，須先考定漢夜郎縣爲今何地。

據汪氏之說，豚水爲北盤江，溫水爲南盤江，北盤，南盤，均發源今雲南霑益一帶。此地即漢夜郎縣。故水經云，溫水出夜郎縣。漢夜郎縣，前人或以爲今貴州桐梓縣，或以爲今貴陽，或以爲今水城郎岱，或以爲今廣西凌雲，樂業，或以爲今雲南霑益。漢志牂柯郡夜郎下云，『豚水東至廣鬱』。桐梓、貴陽均無流至廣鬱（凌雲樂業）之水道：此二說無須考慮。北盤江雖流經水城郎岱，但南盤江不發源於其地，故以夜郎爲水城郎岱，則與漢志夜郎已有豚水，水經溫水出夜郎之說不合。（註五）故夜郎爲水城郎岱之說，亦難成立。惟陳澧之說，與漢志水道可合；但夜郎非今凌雲（下言凌雲，均包樂業而言），以下數事可證：

一、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漢書地理志牂柯郡夜郎下引應劭曰『故夜郎侯邑』。夜郎侯邑，即夜郎國「都」（非夜郎國全境），（註六）滇國在滇池（今呼昆明湖）附近；邛都在今四川西昌縣東。今廣西省最西南一隅，古屬交阯郡，故如夜郎在今霑益一帶，則與後漢書所言北邛都之言相合；東西兩界，雖不準確，然尚大致不差（滇國在其西南，交阯在其南及東南）。若夜郎在凌雲，則其北仍爲牂柯郡；北邛都一語，全無歸着；且交阯亦非在夜郎之東或東南而在其西南矣。

二、同傳又云：『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今本華陽國志載此事，文與此小異；但漢書牂柯郡下顏注引華陽國志，與後漢書文合，惟「莊豪」作「莊蹻」；

知後漢書亦係引華陽國志。其文較今本華陽國志當較近古。「頃襄王」，史記西南夷傳作「咸王」）。由此似可推知夜郎與滇國甚近、以霑益爲夜郎，則與接近滇池之說合。若夜郎在淩雲，則去滇池較遠。

三、漢志言『豚水東至廣鬱』。若淩雲爲夜郎，泗河爲豚水，百色爲廣鬱，則當云南至廣鬱，不當云東至廣鬱，惟夜郎在霑益，故云東至廣鬱。

四、史記西南夷列傳載賈人曰『夜郎者臨牂柯江』。出霑益之北盤江，經牂柯郡之水道頗長，故謂之牂柯江。若泗河，則即姑認淩雲爲夜郎，亦幾於一發源即入鬱林郡，不當有牂柯江之稱。如北盤江爲牂柯江，則夜郎必不在淩雲。至賈人謂『江廣數百步，足以行船』者，乃就下游言之耳；不能因北盤江在霑益附近，尚不能行船，而謂北盤江必非牂柯江（即豚水）也。（註七）

五、晉書地理志（卷十四）益州條云劉禪改益州爲建寧郡。又分建寧，牂柯，置興古郡，宋書州郡志（卷三十八）寧州條『夜郎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柯，朱提，建寧立，領縣四。……夜郎令，漢舊縣，屬牂柯。』朱提縣在今雲南昭通縣南部；朱提郡當爲此一帶之地，建寧郡在今雲南東北部。牂柯郡在朱提郡之東，建寧郡，興古郡之東北。夜郎郡既係分牂柯，朱提，建寧三郡所立，則必在三郡交界之地。故夜郎縣當在昭通以南。今霑益之方位與此相當。若在淩雲，則方位不合，且其西北爲興古郡，牂柯郡，不能接朱提郡之界也。

由是觀之，夜郎縣在今霑益一帶無疑，故水經所云出夜郎縣之溫水，必爲南盤江。既以南盤江爲溫水，又以今右江爲溫水，故知其誤以右江爲南盤下流也。

水經泿水條（今本水經卷三十七）云：『泿水出武陵鐔成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爲大水，又東南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於海。其餘水又東至龍川爲涅水；屈北入員水；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泿水爲今洛清江；鄰水爲今過永福縣注入洛清江之水（永福水）；鬱溪即潯江。所謂至高要爲大水者，即西江。西江入番禺分兩道入海。經文至此止，均與實際相合。其云『餘水東至龍川爲涅水』者，指東江。屈北入員水之員水，酈注云東歷揭陽縣入海。此當指韓江（漢揭陽縣爲今廣東潮安及揭陽縣地）。然東江乃西流入海，韓江亦不與東江相通，依經文之意，則西江之水逆流入東江，又流入韓江，然後入海：實爲大誤。其餘水以下數語，趙一清校本作注文，戴震校改爲經文；以戴說爲長（戴校理由見清官本），故吾人認爲此誤屬於水經本文。

（乙）水經本文之疏漏　水經言及泿水入海之道，延江水，溫水，亦可由他水條文，尋其入海之道。如延江水入江，江入沔，沔入海；溫入泿，（今本「泿」誤作「鬱」）泿入海，惟存水條中，言周水入潭；然經文無潭水之條，亦未附見他水條文中，按理經文應有潭水出某處，過某處，入於泿之條，如此則周水入潭，潭入泿，泿入海，脈委分明矣。觀酈注詳言潭水源流；知酈氏所見水經，亦無此條，非今本脫落。此則經文之疏漏也。

（丙）水經條文前後之歧異　延江水條言延江水注更始水，又入西水，西水入沅；沅水條（今本水經卷三十七）言沅水入江，而江水條又言延江水至枳縣直接入江（文見上）。延江水條，全不提及直接入江之道。前後條文，雖非自相矛盾，但顯爲自相歧異。酈注依違兩條文之間，謂延江水一支直接入江，一支經西水入沅，此豈不知延江水條文之誤，從而爲之辭耳。此節前已言之。

戴震謂水經大抵爲三國時人作（說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水經注條）。然若爲一人所作，似不當有上文所舉之疏漏及前後歧異。水經撰作年代，當以胡渭之說爲長。胡氏禹貢錐指例略云：『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今據戴震所校，凡有晉以後人所作之

錄疑者，盡歸注內。如此則水經殆為東漢至魏時人繼續編成。其未能成為有系統之著者，非一人之疏謬也，至杜佑（通典州郡典四）云：『詳水經所作，殊為詭誕，全無憑據』，則未免詆之過甚矣。因水經所記，瑕瑜固不相掩也。

以上論水經延江水，存水，溫水，浪水四條經文，雖未敢自信其皆當；然此四條經文之有疑問，似為事實，故陳其梗概，以備精研是書者，更詳考之。

（註一）水經文均據清官本，即戴震所校四庫全書本。

（註二）本篇所云古郡縣為今何地，古水道為今何水，均據前人所考（吳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錢坫新斠注地理志及徐松集釋；汪士鐸漢志釋地略；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及吳承志補正）其有異說紛歧或與其他已考定之事實抵牾者則斟酌更定。本篇內自不能一一為之羅列辨證。至與本論無直接關係之郡縣，則不盡言其今為何地，以減繁瑣。

（註三）漢書地理志之豚水為今北盤江；其北源為可渡河，發源於雲南宣威縣北界；或即水經所謂出犍為郁鄢縣之存水。「存」「豚」（亦作「遯」）同韻；兩者亦至相近，或後人以其出郁鄢縣（「郁」原作「存」；今本漢書或誤作「都」），因誤呼為存水歟（漢志郁鄢縣下未言有水）。然此水亦不與周水通流。竊意水經「存水出犍為郁鄢縣」之下，「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為周水」之上有闕文，今本存水條原係兩條耶。漢志兩言豚水（牂柯郡夜郎下，鬱林郡廣鬱下）且言其過郡及入海之道，是豚水甚為重要，而今本水經不及豚水，則存水即豚水非不可能，至錢坫（新斠注地理志卷十一）因周水（龍江）發源獨山之東，遂謂郁鄢在今貴州都勻府；不知郁鄢屬犍為郡，必不在都勻也。

（註四）杜佑通典（州郡典十四懷澤郡）以為貴州即漢廣鬱縣地。「貴州」即今廣西貴縣一帶，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梧州興業縣下）亦襲此說，實誤。水經作者，當知漢縣之東西方位。今溫水諸經文云溫水先經廣鬱，後又東至領方。領方為今南寧一帶，是廣鬱必在其西，必不在貴縣。陳澧謂在百色，差近；惟汪士鐸謂在南北盤合流處，即今樂業縣（舊屬凌雲縣），最當。

（註五）漢志牂柯郡夜郎下不言溫水；鐔封下云：『溫水東至廣鬱』，此不能證溫水發源於鐔封，不發源於夜郎。因漢志所注，不限於發源其地之水。水經注溫水條下引應劭曰：『鬱水出廣信，東入海。』亦非謂鬱水發源廣信（今梧州），事同一例，惟水經云某水出某地，乃指發源耳。

（註六）漢志牂柯郡下云王莽名牂柯郡為同亭，又名夜郎縣為同亭，亦緣牂柯郡與夜郎因地域大體相合。故夜郎縣與牂柯郡故從同名。

（註七）洪亮吉以豚水為今貴州之都江（徐松新斠注地理志集釋引），且謂者盤遷『自廣西泗城界以上，不通舟楫，（漢）武帝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必非此水』，然緣兵下江，在泗城以下，亦可云下牂柯江。且豚水出夜郎縣，都江發源地去漢夜郎縣甚遠，洪說非。

論紅樓夢及其他小說中之科學史料

嚴敦傑

小說雖多依託，然其所述典章制度，必由作者用當代事實言之，足資考信；反言之，吾輩言某書為偽，某書非某人所作，亦莫不由典章制度而證明之也。蓋此種事實，最難贗造，據此實可有所發明，故雖為小說，當不容以消閒作品等閒視之。欲求科學史料，何獨不然？舊小說中亦類多記載；近人方豪先生撰紅樓夢考證之新史料一文刊東方雜誌三十九卷二期，從小說中汲取科學史料者，實以方氏為第一人。按明清之間耶穌會教士來華傳教史，即可云片段之中國科學史，彼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無不以曆算之學顯，而國人若徐光啓李之藻孫文化諸人亦無不通曆數之學。裴化行神甫(H. Bernard, s.j.)曰：『當時歐洲天文學與傳教師之菁華，皆有相連關係，若無天文則幷傳教之事亦無矣。後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劉松齡(Hallerstein)神甫猶云：藝術在朝廷固為人所喜，然天文曆算尤有功用，而不可須臾離也。』(註) 良哉此言，故明清間之傳教史，直不啻為中國天算史之一葉也。

方氏原文引據西文史料，頗可珍貴，紅樓夢作者為曹雪芹，且紅樓夢背景即曹府事實，已成定讞，予未敢置一辭。惟方氏考證，據耶穌會士通訊集，以康熙二十八年西敎士畢嘉洪若翰於織造局覲帝，而江南通志所載二十八年織造則為桑格非曹璽，詞句間頗致惋惜之意。蓋方氏實先「假定」西敎士曾涉足曹府（即紅樓夢之賈府），且曾與曹府中人接觸也。方氏所引張穆編閻潛丘先生年譜「康熙十七年，曹璽以工部侍郎典江寧織造，越三十餘年而子清繼之」之語，本可以推翻江南通志桑格任織造之說，或至少可疑其有誤，然方氏以張穆書為孤證，寧從江南通志而闕疑焉。然余近亦査到一則，足釋方氏之疑，足證康熙二十八年西敎士進織造局覲帝時入任織造者確為曹寅，儻亦讀者所樂聞歟？

周黎菴吳鉤集有「談清代織造世家曹氏」一文云：『故宮博物院於民國十七年刊行康熙硃批諭旨計內有曹寅奏摺百十八件，起康熙三十五年至五十一年；曹顒十七件，起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曹頫四十六件，起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又引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曹寅子連生奏曹寅故後情形」摺云：「奴才故父一生，叨沐聖主浩蕩洪恩，出管江寧織造二十餘年」。』五十一年上推二十餘年，是在江南通志所云三十一年之前，奏摺允為第一手材料，除非曹顒憶錯，否則江南通志必誤，惜後方閱書困難，康熙硃批諭旨原書未能覆查，而曹氏奏摺中必可更發現與西洋人關係史料，遂亦無法利用。

紅樓夢十六回：『鳳姐言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曹家能與西洋人見面，可無問題，紅樓夢內所舉西洋物件，若不由外國人帶來，或為時俗所趨，與史實顯屬無關，曹家與西洋人見面是一事，西洋物又是一事，而能與西洋人獲見而致得西洋物，亦又一事也。方氏文中，殆謂曹家能與西洋人見面，則西洋物之來源多一線索；惜其文中時云「余另有專文考證」，「余別有考」，吾人固深願能及早獲讀其全文也。

予所以嘵嘵不休反復論之者，蓋（一）證明方氏文內疑點，為之一快。（二）十七世紀外國人與士大夫之晉接，亦可多一材料。曹寅善收藏圖書，有楝亭書目傳世，而曹氏收藏書中或有西洋書，（當然不能以書目所載為定。）當時士大夫收藏西書，有事實可證：

瞿中溶古泉山館題跋「西洋算法書」一册跋云：『紙如册葉者共計二百廿七葉，以兩面倍之，當為四百五十四葉，然年久線有斷爛者，恐稍有遺失矣，其文橫行，與今之番錢無異，而中多割圓切線等圖，又有大圓渾儀圖一葉，及測規人圖一人二人八人者各一，知必是算書無疑。』

進而言之，若藉紅樓夢而求曹家線索，更能因此獲得算學史料，則為予所馨香以祝求者也。

予喜算史，次當取其他舊小說約略述之：

水滸傳有「神算子蔣敬」，算子二字顯為宋元俗稱，宋詞調有卜算子，其來源迄今尚未考得，卜字可作另一解法，而着重者，算子也，故當求此二字之歷史，水滸傳一則，亦可旁證，此予有專文論之。又如警世通言今古奇觀引算盤材料，可為明代民間流行算盤之證。

金瓶梅八十三卷「湯來保欺主肆風狂」云：

『於是他也不等月娘來分付，四手奪過算盤來。』

明末馮夢龍黃山謎（歌謠）云：

『結織個私情像個算盤來，明白來往，弗搭來個外人猜，姐道郎呀我搭你上落指望直到九九八十一，囉知你除三歸五就丟開。』

吾人以是可斷小說中蘊藏算史，亦頗可足道也。

鏡花緣為海州李汝珍作，同時同邑許桂林亦有文字竄入，其內容之考證，自有專家論之，未敢置喙，然鏡花緣內論算學，許桂林撰有算牖宣西通諸書，可為許氏撰文明證，若否，則李許至友，李能撰入算數，其由許處得來，必無疑也。

劉鐵雲老殘遊記，世所傳誦，劉氏撰有算書，（其詳參宇宙風關於老殘遊記諸論文。）故遊記內論正負數一段，頗顯其學識之裕如

也。

清末有青樓夢一書；討論紅樓夢後再述青樓夢，頗饒興趣，青樓夢第四十四回云：

『近又見得天地人三元，以及海島算法諸書，所以終日研求句股弦開方，直豎杆以測高低，立八線以望遠近，故近著句股弦捷法一本，約商處有用籌算，有用筆算，較之一掌金，畫地乘，更爲簡便。』

天地人三元即爲四元玉鑑之一門，海島即算經十書中之海島算經，亦即古之重差術，八線即今之三角學，一掌金，畫地乘（鋪地錦），則出明程大位算法統宗，由此可見青樓夢作者，必熟諗算數，作者究爲何人，雖不可考，然藉此已可知當時算學之流行也。

筆記小說：若聊齋之稱算盤，閱微草堂之言借根方等，一鱗半爪，亦可考證，而褚人穫堅瓠集俞曲園隨筆所錄「移棋問題」，更爲珍貴，此二書雖但舉二色二子二十移，然其法實不誤。查移棋問題之算理研究，迄今尙未求得原理，歐西討論此問題，亦祇爲晚近之事，孰知我國於淸初已有述之者？

以上但舉元明淸小說，唐宋尙不及，若夫薈萃羣書，逐則分析，當俟之異日焉。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

（註）裴化行神甫語見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馮承鈞譯本湯若望傳註。

三代以下

王陵平

無論是誰，雖然是悄悄地來到這世界，可不願寂寞地走進自己最後的歸宿；當衰老的脚蹤，快要步入墳墓之前，必得要竭盡智慮，使天下後世知道曾經在某一時期有過這樣一個人，做過了些怎麼的事，根據他的著作和發明，是應該歸納於那一類的『家』，可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願。因此，人們爲了自己的急於要成名，急於把自己的名字，設法掛在陌生人的嘴邊，不惜運用任何種的技術，以期滿足這樣一個急切的要求，也自有他們的苦衷在，就是有離經叛道的地方，但其目的是爲了自己要成名，似乎還是可以原諒的；所以說，『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了。』

我們都是三代以下的人，好名，急於成名，是天經地義的。至於成名的技術，常由於人們成名的目的不一樣，而有種種的區別；如果，某種人成名的目的，在於發財，升官，驕妻子，騙女人；當然，這與成名的目的，祇在於成名的人，是絕對不同的。人人都好名，未必人人都能成名，原因雖然極多，而在方法的運用上，有難易之分是事實。經驗告訴我們：大約從事於滿足人們機能的快感的人，比較容易成名，從事於理智的創造或發見者，成名較難；從事於通俗文字，與論報道的寫作者，比較容易成名，從事於實際工作的事業家，成名較難。

滿足機能快感的事業，最顯明的有如電影與戲劇，這是令人一接觸到舞台和畫面，領略到演員們的動作，表情，歌唱，對白，就能立刻使你的聽覺和視覺，得到充分的快感，人們由於快感的獲得，便會對演員們發生一種感謝的心；所以，一般人最樂於稱道演員們，而演員們的大名，人們不僅樂於掛在嘴邊，而且是永遠記在心頭的。劇院裏，往往是男性的觀衆，佔有較多的數量，這之中，又因爲有另一種神祕的誘惑力，對於女演員們每能逾格地寬容她們的缺點，無微不至地讚美她們的稍優之點的；因此，女演員便更容易成名了。反之，

如從事於理智工作的劇作者和導演，是常被一般的觀衆所忽略的。

有些通俗文字的寫作者，由於他們常常能把雜文小品，齊東野語，街頭巷尾的捉奸偷盜等等的敍述，投合了世俗的胃口，他們也就因此口碑載道了。至於那些極少數的科學家，在研究室中做苦工的實驗家，在工廠裏埋頭苦幹的技術師，尤其是在前線奮不顧身的士兵們，永遠是無名的英雄，誰也不會知道他們的大名的。

最容易成名的事業，同時，也最容易引起同行的忌妒和傾軋。例如，從事於滿足機能快感的工作者，不一定要多麼高深的修養，僅憑了一點天賦，就可以一鳴驚人；所以，這些人最不容易和衷共濟，為了一件毛細的事故，爭吵得死去活來，是極平常的事。先成了名的人，最怕後來居上，實在說，要爬到他們的上面去，也眞是太不費力了。

『名至則實歸』，也可以說必須先成了名，才能有利可圖，有飯可吃的意思；於是，一般人認定必須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設法去成名。學劍不成去學書，是為着要成名，學書不成去學劍，也是為着要成名。有的人因為沒有明白走那一條路比較上容易成名，就不免要走了許多冤枉路；而『疾沒世名不稱焉』的憂慮，又比任何人來得急切，於是，在走了許多冤枉路之後，就會自作聰明地創造出許多終南捷徑來了。

像賭輪盤灘似的，先是沉默了相當的變化，最後，揀選了大家放棄的冷門，盡其所有作孤注一擲，卻巧碰着機會了，於是，立刻就成名了。這叫作『出奇制勝法』。

先研究一下現代人的心理，以那一種東西最容易卜得大衆的歡迎，換句說，就是那一種東西最合生意經，自己便從其中選出一種綱領來，立即如法泡製，變本加厲，於是，也就成名了，這可叫作『逢迎時代法』。

像以上兩條成名的捷徑，是人所共知的。此外，尚有着由於友朋的捧場而成名的，由於盲目的附和而成名的，由於經過前輩的栽培提拔而露面，露面之後，不承認甚至醜詆栽培提拔的前輩而成名的，有適合一般的低級趣味而成名的，有欺騙外行的讀者與觀衆而成名的，有實際上是熱中利祿而表面上裝出澹泊的懷抱，故意玩世不恭而成名的，有故意在成名者的身上，找出幾個弱點來揶揄一下，一經反唇相譏，便連帶地成了名的，還有些自以為已經成了名的人，幫助人家去成名而從中取利的，如為人作祭文，訃告，墓誌銘或抗戰八股之類。還有一個例外，就是自己不從正路去成名，專於鬧亂子，害人，害國，害民族，用遺臭萬世的方法去成惡名的，如此刻的漢奸賣國賊之類。

像這些都可以說是一般人成名的捷徑，應用這些捷徑而成名的名人，當然是很多的，我們觀到滿坑滿谷是名流學者，尋察這一點上，便可以深信不疑了。不過，這些名人，祇是選到一條最適宜於成名的捷徑而成名的，並沒有從成名的基本工夫上，化費了較長的歲月；所以，我們就祇知道他們是名人，至於他們因什麼而成名，我們是無從知道的，也許，連他們自己也是茫茫然不知名從何來的吧！

唉！管他呢！我們都是三代以下的人，但求大家不用遺臭的方法成惡名，祇要不妨害別人的成名，無論你採用怎樣的捷徑去成名，我還是竭誠擁護，祈禱大家如願以償的。